诗歌卷【上】

博尔赫斯全集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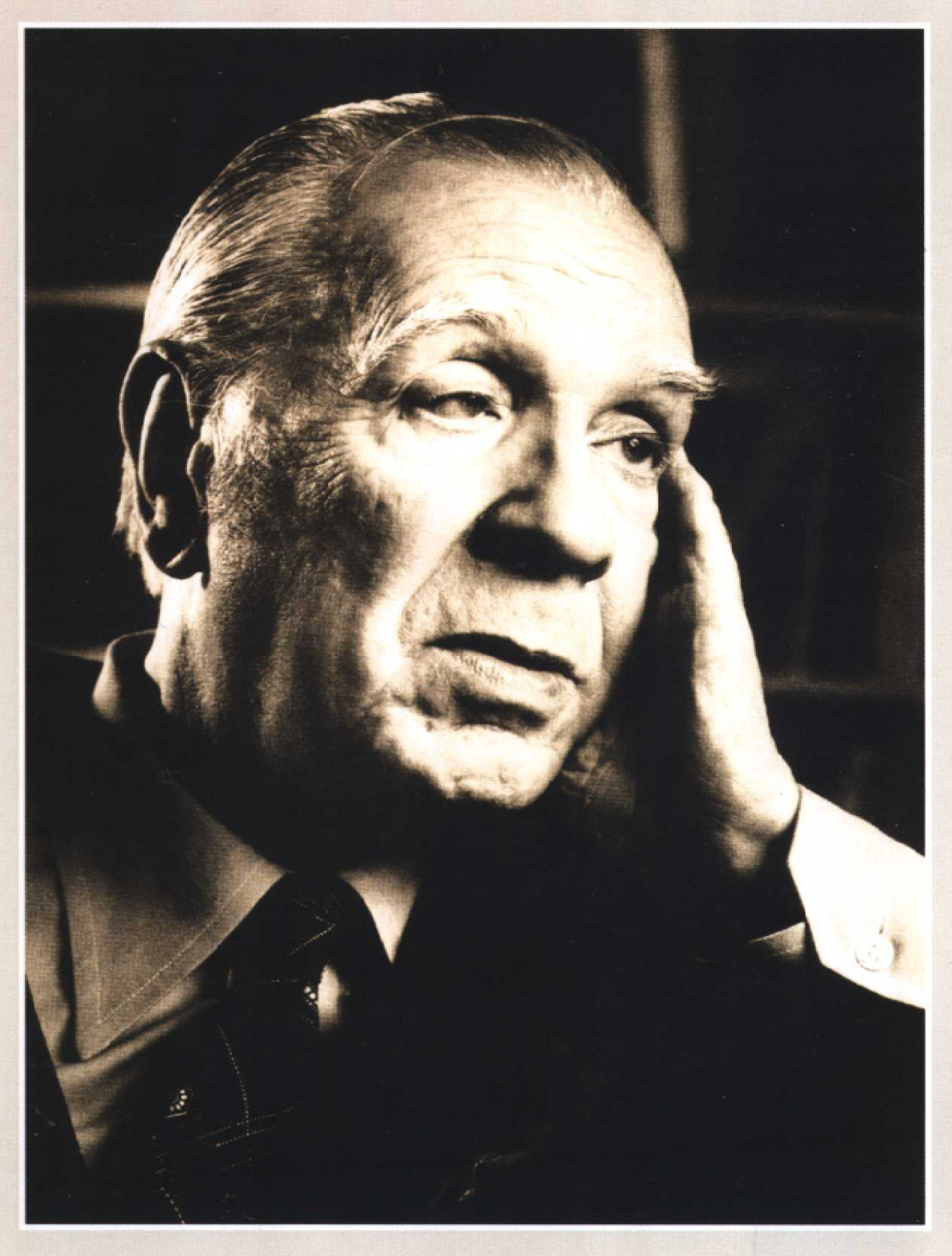
林之木 王永年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主编：林一安

策　　划：舒建华
责任编辑：舒建华
装帧设计：梁　珊
责任校对：王蓉蓉
孙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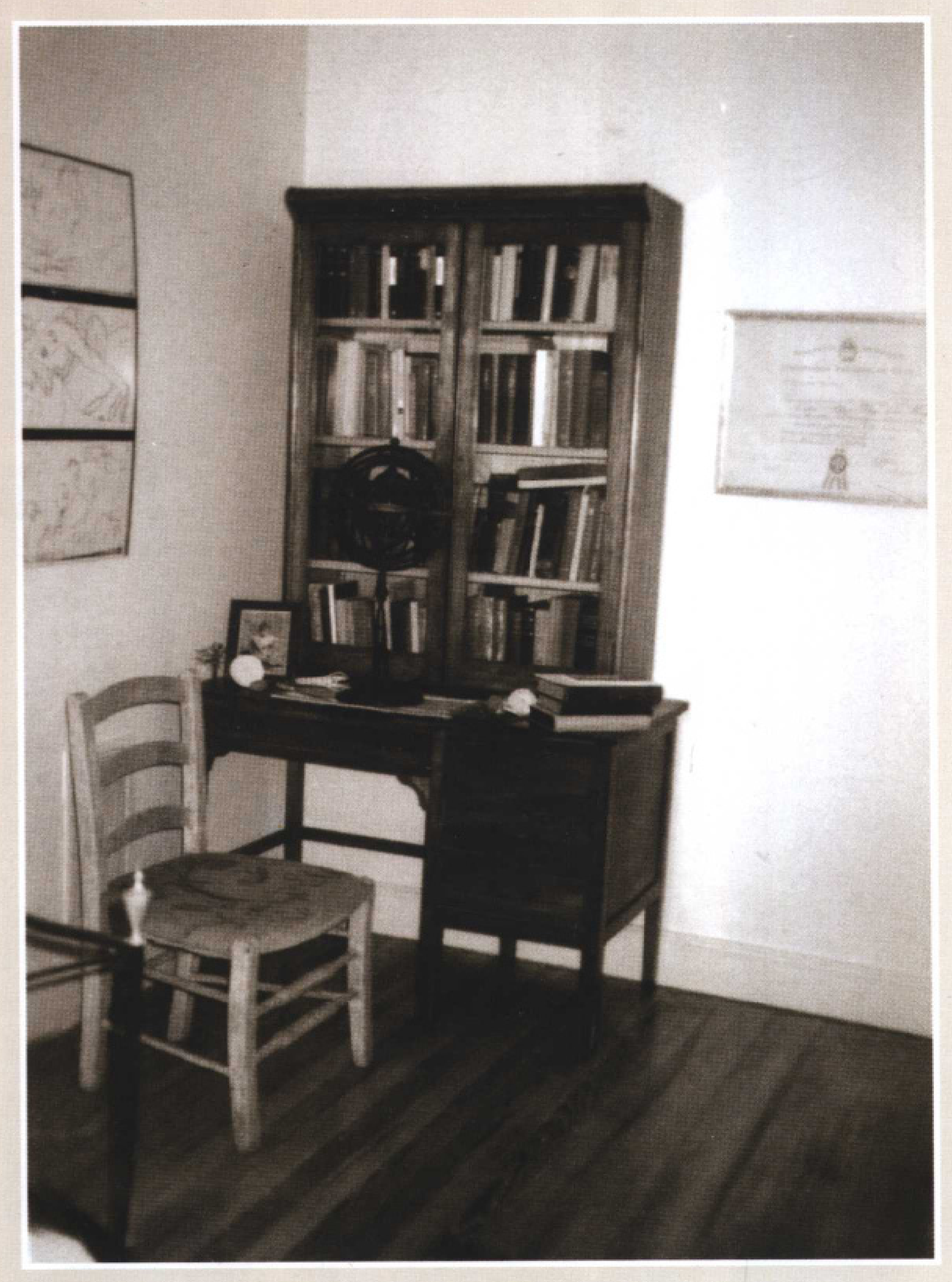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大街五百六十四号，
阿根廷国立图书馆旧址



布宜诺斯艾利斯安乔雷纳大街一千六百六十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所在地



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内保持原状的作家书房

出版前言

本卷为《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分上、下卷，共收入十四个诗集。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诗人》(1960)、《为六弦琴而作》(1965)、《老虎的金黄》(1972)、《铁币》(1976)、《天数》(1981)、《密谋》(1985) 由林之木翻译。《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札记》(1929)、《另一个，同一个》(1964)、《影子的颂歌》(1969)、《深沉的玫瑰》(1975)、《夜晚的故事》(1977)、《图片册》(1984) 由王永年翻译。

在本卷编辑过程中，我们特别邀请了曹家驹担任审校工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另一个，同一个（1964）



林之木译

序 言

我并没有将这本书重新写过，只是淡化了其中过分的夸饰，打磨了棱角，删除了矫情和胡话。在这项有时痛快有时烦人的工作过程中，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本质上”是什么意思？）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俩全都不相信失败与成功、不相信文学的流派及其教条，我们俩全都崇拜叔本华、斯蒂文森和惠特曼。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这本诗集以其朦朦胧胧地表现了的和通过某种形式预示着的内容而得到恩里克·迪埃斯-卡内多[1]和阿方索·雷耶斯[2]的慨然称许。

同1969年的年轻人一样，1923年的青年也是怯懦的。他们害怕显露出内心的贫乏，于是也像今天的人们似的想用天真的豪言壮语来进行掩饰。拿我来说吧，当时的追求就有些过分：效法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某些（我所喜爱的）疮痍，作一个17世纪的西班牙作家，成为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发现卢戈内斯已经发现了的隐喻，歌颂一个满是低矮建筑、西部或南部散布着装有铁栅的别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① 恩里克·迪埃斯-卡内多（1879—1944），西班牙诗人、评论家和新闻记者。

② 阿方索·雷耶斯（1874—1952），墨西哥著名诗人和作家，曾任驻阿根廷大使。

我那时候喜欢的是黄昏、荒郊和忧伤，而如今则向往清晨、市区和宁静。

豪·路·博尔赫斯

1969年8月1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致偶然读到这些诗作的人

如果这本诗集里面还有一句半句好诗，首先恳请读者原谅我贸然将之窃得。我们的无知没有多大分别，你成为这些习作的读者而我是其作者纯属不期而然的巧合。

街　道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
这街道不是贪欲横流、
熙攘喧嚣的市集，
而是洋溢着晨昏的柔情、
几乎不见行人踪影、
恬淡静谧的街区巷里，
还有那更为贴近荒郊、
连遮荫的树木
都难得一见的偏隅僻地：
棚屋陋舍寥若晨星，
莽莽苍苍辽远幽寂，
蓝天和沃野汇聚于茫茫的天际。
那是孤独者的乐土，
有万千豪杰繁衍生息，
在上帝面前和岁月长河之中，
堪称绝无仅有而且壮美无疑。
向西、向北、向南，

街巷——祖国也一样——展延羽翼[①],
但愿它们能够扎根于我的诗行,
就像飘扬的战旗。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东面临海,故只能向其余方向发展。

拉雷科莱塔[1]

实实在在的厚厚积尘
表明着岁月的久远，
我们留连迟疑、敛声屏息，
徜徉在缓缓展开的排排陵墓之间，
树影和石碑的絮语
承诺或显示着
那令人欣羡的已死的尊严。
坟丘是美的：
直白的拉丁文铭刻着生死的日月年，
碑石和鲜花融为一体，
冢园葱翠好似庭院一般，
还有那如今已经停滞并成为仅存的
许许多多历史上的昨天。
我们常常错将那恬静当成死亡，
以为在渴望自己的终结，
实际上却是向往甜梦与木然。
生命确实存在，
震颤于剑锋和激情，
傍依着常春藤酣眠。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陵园。

时间和空间本是生命的形体、
灵魂的神奇凭依，
灵魂一旦消散，
空间、时间和死亡也随之销匿，
就像阳光消失的时候，
夜幕就会渐渐地
把镜子里的影像隐蔽。
给人以恬适的树阴，
轻摇着小鸟栖息的枝头的徐风，
消散之后融入别的灵魂的灵魂，
但愿这一切只是
总有一天不再是不可理解的奇迹的奇迹，
尽管一想到它注定会周而复始
我们的日子就会充满惊恐疑惧。
在拉雷科莱塔那个我的骨灰将要寄存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些念头萦绕在我的心际。

南 城

从你的一座庭院
观赏亘古已有的繁星，
坐在夜幕下的长凳上
凝望
因为无知而不知其名、
也弄不清属于哪些星座的
天体的寒光荧荧，
聆听从看不见的池塘传来的
溪流淙淙，
呼吸素馨与忍冬的芳菲，
感受睡鸟的沉寂、
门廊的肃穆、湿气的蒸腾，
——这一切，也许，就是诗情。

陌生的街道

希伯来人曾将黄昏初始比作
鸽子的晦暝[①]：
暮色无碍行人的步履，
夜幕的降临
犹如一首期待中的古曲、
好似一种飘逸的滑行。
恰在那一时刻，
我踏着如同细沙的霞光
步入一条不知名的街区之中：
路面平展宽阔，
两旁的飞檐和墙壁
呈现着同远处天际一样的
柔润色泽。
种种景象——普普通通的房屋、
俭朴的栅栏和门钹，
也许还有阳台上少女的期望——
涌入我空荡的心底，
卷带着泪珠的明澈。

---

① 此说不确。德·昆西（《作品集》第3卷第293页）指出，据犹太术语，曙光称之为“鸽子的晦暝”，黄昏是“乌鸦的晦暝”。——原注

也许正是这银灰的晚景
赋予那街道以温馨的意趣，
使它变得那么谐美，
就好像已经被忘却但又重新记起的诗句。
只是在事过之后我才想到：
那夜色初上的街道与我无关，
每幢楼舍都是烛台一具，
人的生命在燃烧，
好比是各不相同的蜡炬，
我们向前跨出的每一步
都是在髑髅地[①] 里驰驱。

① 耶稣受难处，又音译为“各各他”。

圣马丁广场

致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

追寻着黄昏的踪迹，
我徒然地在街头漫步。
门洞里全都张起了黑色幕布。
披着桃花心木柔润光泽的暮色
已经在广场上驻足：
宁静而恬适，
像灯盏一般宜人楚楚，
像额头一般光洁明净，
像重孝在身者的表情一般冷峻严肃。
一切感觉均趋平和，
融会于婆娑的树影：
蓝花楹、金合欢的
祥和娇姿
冲淡了冷漠雕像的峻挺，
交织的网络里面
青天和赤地
突显出并行的光彩辉映。
舒心地坐在宁适的长凳之上，
满目的晚景是多么陶心愉性！

下面，
港湾憧憬着远处的涛涌，
而这平等待人的幽幽广场
敞开着怀抱，如死亡似梦境。

摸三张[1]

四十张纸牌[2] 取代了现实的生活。
画在纸版上的图饰
使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苦与乐，
一个绝妙的创造，
用家制神话的
斑斓变幻，
把窃据的时间消磨。
别人的命运
就在桌角台边落了座。
那里面有一个奇异的王国：
投筹认注都冒风险，
剑花幺点
就像堂胡安·曼努埃尔[3] 威力无边，
更有唤起希望的七金元。
蛮荒的沉稳
使言语变得徐缓，
牌势轮转

① 一种纸牌游戏。
② 西班牙的纸牌共四十张，有四种花，即：金元、金杯、剑和棒。
③ 当指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

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
今夜的赌徒们
让古老的把戏重演：
这件事情多少（尽管不多）
勾起了对先辈的思念，
正是他们为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代
留下了同样的恶作剧、同样的诗篇。

一处庭院

时近黄昏，
庭院里的两三种色彩失去了分明。
今天晚上，那晶莹的圆月
没有升入属于自己的苍穹。
庭院圈起了一片天空。
那庭院变成为甬道，
将天空导入居室之中。
永恒
沉静地潜伏于密布的繁星。
黑暗笼罩着门廊、葡萄架和蓄水池，
真是乐事啊，得享这份温情。

墓志铭

为我的曾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① 上校而作

他曾勇贯安第斯的山峦。
他曾同险峰和大军作战。
果敢为他的佩剑司空见惯。
在胡宁② 的原野之上，
他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让西班牙人的鲜血染红了秘鲁的矛尖。
他用冲锋号角般的铿锵文字
写出了自己的功勋汇编。
他选择了光荣的流亡。
他如今只剩下一抔尘土和些许美谈。

① 伊西多罗·苏亚雷斯（1799—1846），早年参加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领导的安第斯军，屡建战功。

② 胡宁，秘鲁中部的一个地区。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西蒙·玻利瓦尔和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曾于1824年8月6日在此指挥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将西班牙殖民者最后赶出了秘鲁。

玫 瑰

玫瑰，
我不讴歌的永不凋谢的玫瑰，
有分量、有香气的玫瑰，
夜阑时分漆黑的花园里的玫瑰，
随便哪一处花园、哪一个黄昏的玫瑰，
通过点金术
从轻灰中幻化出来的玫瑰，
波斯人的和阿里奥斯托[①] 的玫瑰，
永远都是独处不群的玫瑰，
永远都是玫瑰中的玫瑰的玫瑰，
柏拉图式的初绽之花，
我不赞颂的热烈而盲目的玫瑰，
可望而不可即的玫瑰。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53），意大利诗人。

失而复得的城区

没人留意过街市的美丽，
直到有一天天空披起灰纱、
发出骇人的咆哮、
化作浓云急雨倾泻而下。
风暴铺天盖地，
在人们的眼里世界变得可厌可怕，
然而，当一弧长虹
为黄昏装点起歉意的彩霞，
湿润泥土的气息
使花园的容貌重新焕发，
我们步入大街小巷，
就好像走进了失而复得的故园旧家，
窗户的玻璃映满了斜阳，
夏日假借着璀璨的树叶
道出了自己那颤动着的不灭光华。

空荡的客厅

桃花心木的家具
将平日的聚谈
锁定在形形色色的锦幛绣幔之间。
银版照片制成的肖像
使凝滞在镜框里的岁月
蒙上虚假的近期外观,
然而,在我们的审视下,
终于现出了
模糊年代无谓时日的真颜。
他们从遥远的过去
对我们发出凄楚的呼唤,
而如今却只不过停留在
我们童年时期的晨曦初现。
今天的日光,
通过喧闹繁忙的街市,
映照得窗上的玻璃光洁明灿,
使祖辈的苍凉声音
遭到冷落、喑哑黯然。

罗萨斯[①]

大厅里一片宁静，
古朴的挂钟滴洒着
已经无惊无险的光阴，
洁白的粉壁犹如死人的装裹
罩住了桃花心木的火红激情，
仿佛是一种亲切的责备，
有人道出了这个熟悉而又骇人的名字。
瞬间里，暴君的雕像
成了瞩目的对象。
在这黄昏的时分，
那雕像没有大理石的光洁，
倒像是远处的山影一般庞然而昏暗，
真真假假的奇闻轶事，
一时间成了人们的话题，
就好似莫测的回声激荡绵延。
他那远播的恶名

①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不是不知道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辈的一个祖父是罗萨斯的前辈。鉴于我们历史上的人口稀少和几近乱伦的特点，这件事情本不足怪。1922年前后还没人能够预感到会有“修正的狂热”出现。这种消遣旨在“修正”阿根廷的历史，其目的不是探究事实真相，而是为了得出事先设定的结论：为罗萨斯或者手头别的什么暴君进行辩白。显而易见，我至今仍是个野蛮的集权论者。——原注

曾经意味着百姓的灾殃、
高乔的膜拜偶像、
刀砍脖子的惊慌。
如今，忘却已经模糊了死者的名册，
倘若把死亡看作是时光的组成部分，
死亡也可以标价出让，
那不知疲倦的恒动
就是种族灭绝的无声罪魁，
它那永不弥合的伤口
将会吞噬最后的天神的最后时日，
因而容得下所有流洒出来的鲜血。
祖辈说过罗萨斯只是一柄贪婪的匕首，
我无法验证这一结论，
但却觉得他与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
他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也曾有着凡人的烦恼焦虑
并把别人的惶惑
引向激愤和苦难。
现在大海成了无边的屏障，
横亘在他的遗迹同祖国之间。
无论是谁，也不管多么卑贱，
都可以践踏他的虚名和沉寂。
上帝可能已经将他遗忘，
用残存的仇恨
延缓他的最后泯灭，
与其说是羞辱，不如说是怜悯。

岁 末

以二换三的
小小象征把戏、
把一个行将结束和另一个迅即开始的时期
融会在一起的无谓比喻
或者一个天文进程的终极，
全都不能搅扰和毁坏
今夜的沉沉宁寂
并让我们潜心等待
那必不可免的十二下钟声的敲击。
真正的原因
是对时光之谜的
普遍而朦胧的怀疑，
是面对一个奇迹的惊异：
尽管意外层出不穷，
尽管我们都是
赫拉克利特① 的河中的水滴，
我们的身上总保留有
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

---

①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闻名。他曾将生命比作河流，说过：“流经踏入同一条河里的人们身边的水是不同的，永远是不同的。”即“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肉　铺

肉铺带给街市的羞辱
甚至比妓院更为不堪。
一颗冷漠的牛头
雄踞在门楣之上，
以似是而非的偶像威严，
俯瞰着
杂陈的肉块和大理石的地面。

城 郊

致吉列尔莫·德·托雷

城郊映照出了我们的厌倦。
我正要踏上地平线的时候，
却突然收住脚步，
滞留在了房舍之间：
一个个方方正正的街区
看似各异却又难分难辨，
就好像
全是同一个街区的
单调重复翻版。
羸弱的小草
拼命挣扎着
钻出街石的缝隙，
面对西方
远处的彩色牌阵，
我感觉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原以为这座城市是我的过去，
其实是我的未来、我的现时；
在欧洲度过的岁月均属虚幻，
我一直（包括将来）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

为所有的死者感到的愧疚

失去了记忆也失去了希望，
没有了局限，神秘莫测，几乎成了未来的偶像，
死者不只是一个死了的人，而是死亡。
就像对其全部说教均应唾弃的
秘宗教派的上帝，
将一切全都置于度外的死者
就是整个世界的背离与沦丧。
我们窃据了他的所有，
没有给他留下一丝儿色彩、一点儿声响：
这里是他的眼睛再也看不到的庭院，
那边是他曾经寄予希望的街巷。
甚至连我们正在想着的事情他也曾经想过，
我们像一群盗贼，
瓜分了昼与夜的宝藏。

花 园

沟壑，
崇山，
沙丘，
散布于气咻咻的荒原之间，
承受着来自沙漠深处的
风暴和流沙漫漫。
在一块坡地上有一座花园。
每一棵小树都是绿叶的森林一片。
以其阴影催促夜幕早张的
肃穆荒岭、
徒然流碧的可悲海涛
无碍于那花园葱茏。
整个花园就是为黄昏增彩的
宁谧光明。
小小的花园
恰好似贫瘠大地的节庆。

1922 年，楚布特矿区

适用于任何人的墓志铭

不知趣的碑石啊,
不必喋喋不休地
用名字、品性、经历和出生地
去挑战忘却的万能。
再多的赞颂都是枉然,
大理石也就不必历数人们有意回避的事情。
逝去的生命的精髓
——战战兢兢的期望、
不可弥合的伤痛和物欲的惊喜——
将会绵延永恒。
有人狂妄地盲目祈求长生不死,
孰不知他的生命已经确实融进了别人的生命之中,
其实你就是
没有赶上你的时代的人们的镜子和副本,
别人将是(而且正是)你在人世的永生。

归 来

流亡的岁月终于结束，
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家里，
一切还都显得生疏。
我用手触摸了庭院里的树木，
就好像是对沉睡中的亲人的爱抚；
我重又踏上昔日的路径，
就好像在追忆已经忘却了的诗赋；
在那夜幕初张的时候，
我看到荏弱的新月
偎依在棕榈树的梢头，
就好像是归巢的飞鸟
寻求着荫庇呵护。
在这旧家重新接纳我、
在我熟悉这旧家之前，
白昼的天空
还会有多少次映照庭院，
瑰丽的晚霞
还会有多少次点染街头巷端，
娇嫩的新月
还会有多少次将那柔情注入花园！

晚 霞[1]

即使是无华而又平淡,
日落也总是感人的景观;
然而,更能让人动情的
却是夕阳最终沉没之后
那将原野染成锈色的
余晖残焰。
那光焰浓烈、多变,让我们的心灵震颤,
那光焰将黑夜的恐怖
遍洒于整个尘寰,
在我们发现它的虚幻的刹那,
那光焰却消隐在转瞬之间,
就好似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梦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晨曦

夜幕沉沉漫无边际，
幽幽的路灯难显微明，
一股迷向的狂风
骚扰了寂静街道的上空，
恰好似徘徊于尘世荒郊的
那可怖的晨曦
发出预报的涌动。
惑于黑暗的玄秘，
慑于黎明的近逼，
我重温了叔本华和贝克莱的
奇特至极的推理：
世界不过是
思维的运作、
心灵的梦境，
没有根基、没有目的、没有形体。
既然思想
不像大理石那样恒定
而是如同森林和江河一般长生不死，
哲人们的论断
在拂晓时分就有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当阳光像常春藤一样

即将遮没暗夜的四壁的时候，
对黎明的迷信
战胜了我的理智，
从而引发出这样的荒诞解释：
既然万物均非实体构成，
既然这人烟密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
只不过是
人们心灵协同施法造出的梦境，
必定会有那么一个时刻，
也就是黎明降临的刹那，
这个都会的存在就将面临极大的险情，
因为，那个时候，梦见世界的人屈指可数，
只有些许彻夜不眠者
才会朦胧、模糊地记得
街巷的样子和布局，
而后，他们必须同别人一起将城市的面貌廓清。
那将是生命的顽梦
面临破灭的时分，
那将是上帝
可以轻易捣毁其全部创造的时辰！

然而，世界又一次逃脱了灭顶的灾难。
阳光的流泻造出种种脏污的色彩，
我的卧室也在晴明中变得清冷暗淡；
由于曾为白昼的降临推波助澜，
我心中难免几分歉疚，
从而对自己的蜗居更感眷恋；
恰在这个时候，一只小鸟打破了沉寂，

而那残败的夜色
只留在了瞎子的眼底心间。

贝纳雷斯[①]

我的眼睛从未见过的
这座魂牵梦萦的城市，
就像是映在镜子里的花园，
虚幻而又拥挤，
远近交汇，
屋舍重叠不可企及。
骤然跃出的太阳
扯碎裹着寺庙、粪场、监牢、庭院的
巨大黑色幕布，
还将缘着墙壁爬升
并把光芒倾入圣河的激流滩涂。
繁星笼罩下的都会
气喘吁吁地
拓展起自己的疆土，
在这脚步杂沓、睡意未尽的
清晨时分，
阳光疏导着街巷像树枝一般伸延展舒。
就在曙色
潜进所有朝东的窗口的同时，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别称。

召唤晨祷的呼喊
从高高的塔台
飞向初明的天际，
向这众神聚居的城市宣告
上帝的孤寂。
(于是，我想到：
就在我玩味似是而非的意象的时候，
我所讴歌的城市
继续矗立在尘世为它设定的地方，
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民居层叠好似梦境仙乡，
有医院、有兵营、
有徐缓的林阴大道，
还有唇烂齿冷的
穷汉游荡。)

思 念

整个生活至今仍是你的镜子，
每天清晨都得从头开始：
这种境况难以为继。
自从你离去以后，
多少地方都变得空寂，
就像是白天的日光，
完全没有了意义。
你的容貌寓寄的黄昏，
伴随你等待我的乐声，
那个时候的千言万语，
我都将亲手从记忆中涤除荡净。
你的不在就像是
恒久地喷吐着无情火焰的骄阳，
我该将自己的心藏于何处
才能免受炙烤灼伤？
你的不在萦绕着我，
犹如系在脖子上的绳索，
好似落水者周边的汪洋。

恬 淡

花园的栅门
顺从地悄然开启，
就好似经常潜心翻阅的书籍；
园中的景物
无需瞩目观赏，
因为早已完全印在了脑际。
我熟悉每个人类群体
正在形成的习俗和灵魂，
还有那特定的言辞语义。
无需侈谈和杜撰
专长及天赋，
身边的人们了解我的为人，
对我的烦恼和弱点一清二楚。
不指望称颂与成功，
只求简简单单地被纳入
不可否认的现实，
就像那岩石和草木：
也许这就是上帝能够给予的、
我们可以期望得到的至福。

街头漫步

夜色带着精茶的幽香
拉近了荒郊的距离，
陪伴我的孤独的街面
了无人迹，
化作长长的线条、引发朦胧的恐惧。
微风裹挟着田野的搏动、
庄园的甜蜜、白杨的记忆，
柏油的硬壳下
那被屋舍的重负禁锢了的大地
重又颤动着现出活力。
少女们黄昏时分遥寄满怀憧憬的阳台
已经紧紧地关闭，
虎步猫行般悄然张起的夜幕
却还在无端地撩拨调戏。
门洞里也是一片静寂。
醉人的深更时钟
朝向无底的黑暗
倾泻着恢宏仁厚的流瞬，
犹如汹涌的波涛
容纳着各色的梦幻追寻、
让人开怀舒心，

不似制约白昼冗务的
那猥琐贪鄙的时辰。
我是这街巷的唯一见证，
没有我的凝注，它将荡然无存。
(我看到了
一堵长满芒刺的长垣，
我看到了
一盏街灯的幽微黄焰。
我还看到了繁星的忽闪。)
夜幕壮阔而又绚丽，
如同天使的乌黑羽毛一般，
展开的翼幅遮没了白昼，
将平庸的街市尽掩。

圣胡安之夜

西方的天际一片光艳，
景物的间距骤然难辨。
夜色轻柔，好似柳林一片。
突兀燃起的篝火
哔哔剥剥地将火星喷溅；
腾腾的烈焰，
像旗帜飘舞、顽童嬉闹，
将劈柴化作青烟。
夜幕宁谧而悠远，
今天的街巷
从前不过是荒原。
这整个神圣的夜晚，
凄寂都在捻动繁星的珠串。

近 郊

一座座庭院日久经年，
一座座庭院
矗立于天地之间。
窗口安装着铁栅，
依栏展目，
街巷好似灯盏一般亲切熟惯。
居室幽深，
桃花心木的家具犹如凝滞的火焰；
镜面上泛着微光，
好似黑暗中的水潭。
迷茫的交错路径
朝着宁静的郊野
四射绵延直至无限。
所有这些地方
全都洋溢着柔情万端，
而我却只身一人，与影相伴。

星期六

致C. G.

屋外的日落黄昏
犹如镶嵌在时光中的乌金珠宝,
沉沉的城市陷入了夜幕之中,
人们已经不能再见你的姿容妖娆。
暮色时而悄寂时而轻歌,
有人将钢琴奏响,
释放出期望的音调。
你的姣美永远都是那么浓重不凋。

尽管你冷漠无情,
你的俏丽
却在与日俱增。
时运之于你,
就像春光之于新叶初生。
我已经几乎无足轻重,
犹如那期望
迷失在黄昏的雾霭之中。
妩媚之于你
就好似利剑上的冷锋。

夜色将窗栅遮蔽。
在那肃穆的客厅里，
你我的孤寂就像两个瞎子相互寻觅。
浓重的夜色
掩不住你肌肤的白皙。
在你我的情好里面，
有一缕如同幽灵的哀戚。

你，
昨天只是美的化身，
此刻却又成了爱的女神。

收 获

就好像漫步在茫茫的岸边
惊叹那波光粼粼、壮阔浩渺的
大海的涛涌浪翻，
在这漫长的整整一天里，
我都在把你的娇容赏玩。
黄昏时候分手之后，
你的倩姿仍在街头的人影中闪现。
随着寂寥的渐增，
我的喜悦失去了光彩变得黯然：
美好的感受真可谓千千万万，
也许只有少许能够永驻心间，
为长流不息的心迹
留下些微装点。

黄 昏

西天多彩的明丽
使街市变得灿烂，
那街市像无边的梦境
为各种可能提供了空间。
清幽的树林
隐没了最后的飞鸟、最后的金焰。
乞丐平伸的枯手
突显了黄昏的凄惨。

镜子里的宁谧
令人窒闷气竭。
夜色成了
受损的万物溢出的血液。
变化无定的晚霞下面，
破碎的暮色
只是些许淡彩的重叠。

黄昏时分的田野

傲然的西天好似一个大天使
挺立在道路的尽头。
梦境一般浓重的寂寥
笼罩了村庄的四周。
牛羊颈上的铜铃
浓缩了黄昏时分的凄清,
新月犹如来自天空的低鸣。
随着夜幕的渐次张起,
村庄重又变成荒野朦胧。

西天就像未愈的伤口,
仍在折磨着黄昏。
震颤不已的彩霞
正在遁入万物的灵魂。
空荡的卧室里面,
夜幕终将抹去镜面上的光晕。

离 别

三百个夜晚必定变成三百堵高墙
无情地将爱侣与我隔断，
大海将成为我们之间的梦魇。

可能有的只会是思念。
啊，凄清悱恻的黄昏，
渴望能够见到你的夜晚，
脚下的田野，
眼前渐失的蓝天……
你的不在就像无奈的石碑，
将会使许许多多个黄昏暗淡。

可能于1922年写成并遗失了的诗

天际郊野的
晚霞的默默挣扎，
天空的一场自古连败的鏖战，
如同源自时光深处的
那从茫茫宇宙的虚空底部
涌现到我们面前的熹微霞焰，
雨中黑沉沉的花圃，
我害怕开启
而其影像却在梦中展现的书卷的谜团，
我们将化作的腐朽与回响，
洒在大理石碑上的月华光斑，
仿佛肃穆的神祇一样
挺拔傲立并常青不枯的树木，
缠绵偎依的夜晚和充满期盼的黄昏，
声同寰宇的沃尔特·惠特曼，
悄然沉埋河底的
国王的威武佩剑，
无意中孕育了我的
撒克逊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祖先，
我就是这一切和其他种种？
或者，这一切都是我们永远不能破解的
密码和难点？



王永年译

序　言

1905年前后，赫尔曼·巴尔[1]断定说：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无一例外。除了威尔斯虚构的某些冒险家以外，谁都没有发现在未来或过去的时间里生活的艺术。任何作品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精雕细琢的历史小说《萨朗波》[2]里的人物是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布匿战争的雇佣兵，小说本身具有19世纪法国小说的典型性。我们对于可能丰富多彩的迦太基文学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没有一本福楼拜所写的那样的书。

我常常忘记自己是阿根廷人，也想多一些阿根廷特色。我冒险买了一两部阿根廷方言词典，从中学到了一些今天连自己几乎都不懂的词：madrejón，espadaña，estaca pampa……

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里提到的城市一直怀有亲切之感；这个集子里的城市却有些张扬和公开。我不想对它有所褒贬。有几首诗，例如《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也许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另几首诗，我斗胆说，例如《在一本约瑟夫·康

① 赫尔曼·巴尔（1863—1934），奥地利作家、剧作家，早期试图调和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后期有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倾向，著有评论《现代性批评》《克服自然主义》，剧本《维也纳女人》等。

②《萨朗波》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21—1880）于1862年发表的作品，描写两千年前迦太基的内战历史。

拉德的书里发现的手稿》,不至于给作者丢脸。问题是我觉得它们恍如隔世;它们的失误或者可能有的优点和我关系不大。

这个集子我没有作什么改动。如今它已不属于我。

豪·路·博尔赫斯

1969年8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

他渴望看到每个街口的夜晚，
仿佛干旱嗅到了雨水的气息。
所有的道路都不远，
包括那条奇迹之路。
风带来了笨拙的黎明。
黎明的突然来到，
使我们为了要做新的事情而烦恼。
我走了整整一宿，
它的焦躁使我伫立
在这条平平常常的街道。
这里再次让我看到
天际寥廓的平原，
杂草和铁丝凌乱的荒地，
还有像昨晚新月那么明亮的店面。
街角的长条石和树木掩映的庭院
仍像记忆中那么亲切。
一脉相承的街道，见到你是多么好，
我一生看的东西太少！
天已破晓。
我的岁月经历过水路旱道，
但我只感受到你，粉红色的坚硬的街道。

我思忖，你的墙壁是否孕育着黎明，
夜幕初降，你就已那么明亮。
我思忖着，面对那些房屋不禁出声
承认了我的孤陋寡闻：
我没有见过江河大海和山岭，
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使我备感亲切，
我借街上的灯光推敲我生与死的诗句。
宽阔和逆来顺受的街道啊，
你是我生命所了解的惟一音乐。

致郊区地平线

潘帕草原：
我望见你的辽阔延伸到郊区天际，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

潘帕草原：
我在不绝如缕的吉他声里，
在棚屋里，在夏季的饲料大车
沉重的吱呀声中听到你的声息。

潘帕草原：
庭院的多彩气氛
足以让我感到你的温馨。

潘帕草原：
我知道车辙和街道
使你支离破碎，风改变了你的面貌。
苦难和顽强的潘帕草原已经不存在，
我不知你是否死去。我知道你活在我心中。

爱的预期

亲近你节日般光彩照人的面容，
看惯你依然神秘、恬静、稚弱的躯体，
倾听你絮絮细语或默默无言的生命交替，
都算不上神秘的恩惠，
同瞅着你在我无眠的怀中的甜睡
简直无法比拟。
因梦的免罪力量而奇迹般地重获童贞，
像记忆选择的幸福那么宁谧明净，
你将把你自己所没有的生命彼岸给我。
我陷入安静，
将望见你存在的最后的海滩，
也许初次看到你本人，
正如上帝看到你那样，
时间的虚幻给打破之后，
没有了爱情，没有了我。

离 别

破坏我们离别气氛的黄昏。
像黑暗天使那么尖刻、迷人而可怕的黄昏。
我们的嘴唇在赤裸的亲吻中度过的黄昏。
不可避免的时间超越了
　无谓的拥抱。
我们一起挥霍激情，不为我们自己，
　而为已经来近的孤独。
光亮拒绝了我们；黑夜迫不及待地来临。
长庚星缓解了浓重的黑暗，我们来到铁栅栏前。
我像从迷乱的草地归来的人那样
　从你怀抱里脱身。
我像从刀光剑影的地方归来的人那样
　从你的眼泪里脱身。
如同往昔黄昏的梦境一般生动鲜明的黄昏。
那之后，我便一直追赶和超越
　夜晚和航行日。

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

干涸的河床对水已没有盼望，
拂晓的寒冷中月亮黯淡无光，
饥馑的田野像蜘蛛那般凄凉。

马车辚辚，摇摇晃晃地爬坡；
阴影幢幢的庞然大物带有葬礼的不祥。
四匹蒙着眼罩的马，毛色黑得像死亡，
拉着六个胆战心惊的人和一个不眠的硬汉。

车夫旁边有个黑人骑马行进。
驱车驶向死亡，多么悲壮的情景！
由六个丢脑袋的人伴随，
基罗加① 将军要进入黑影。

险恶狠毒的科尔多瓦匪帮，
(基罗加暗忖) 岂能奈何我的灵魂？

① 基罗加（1793—1835），阿根廷联邦派军阀，拉里奥哈人，生性残忍，有“平原之虎”之称。1835 年同联邦派首领罗萨斯会晤后返回途中在科尔多瓦遭伏击被杀，罗萨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一般认为是罗萨斯安排了暗杀。阿根廷作家、政治家萨缅托的小说《法昆多——阿根廷大草原上的文明和野蛮》以他为原型。

我扎根在这里的生活，坚如磐石，
正如打进草原土地里的木桩。

我活过了千百个黄昏，
我的名字足以使长矛颤抖，
我才不会在这个乱石滩上送命。
难道草原劲风和刀剑也会死亡？

但是当白天照亮了亚科峡谷，
毫不留情的刀剑劈头盖脸向他袭击；
人皆难免的死亡催促那个拉里奥哈人，
其中一击要了胡安·曼努埃尔的性命。

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
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
人和马匹的赎罪幽魂，
支离破碎、鲜血淋漓地随他同行。

宁静的自得

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
认不出来的城市在田野上显得更为高大。
我确信自己生死有命，瞅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试图对他们有所了解。
他们的白天像空中旋舞的套索那么贪婪。
他们的夜晚是刀剑愤怒的间歇，随时准备攻击。
他们侈谈人性。
我的人性在于感到我们都是同一贫乏的声音。
他们侈谈祖国。
我的祖国是吉他的搏动，几帧照片和一把旧剑，
傍晚时柳树林清晰的祈祷。
时间将我消耗。
我比自己的影子更寂静，穿过纷纷扰扰的贪婪。
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惟一的、明天的骄子。
我的名字微不足道。
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

蒙得维的亚

我顺着你的下午滑落，
　仿佛劳累得到了斜坡的同情。
鸟翼似的夜幕覆盖着你的平台屋顶。
你是我们有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曾随岁月悄悄远去。
你属于我们，像水面的星光那么欢欣。
你是时间的暗门，你的街道通向短暂的过去。
你是旭日映在滚滚浊浪上的光亮。
在照耀我的百叶窗之前，你低斜的太阳
　曾为你的庄园祝福。
听来像诗歌那么舒扬的城市。
庭院明快的街道。

在一本约瑟夫·康拉德的书里发现的手稿[①]

颤动的大地暑气蒸腾，
白天刺眼的白光难以逼视。
百叶窗透进残忍的条纹，
海岸骄阳似火，平原流金铄石。

旧时的夜晚仍像一罐水那么深沉。
微凹的水面展现出无数痕迹，
悠闲地驾着独木舟面对星辰，
那个人抽着烟计算模糊的时间。

灰色的烟雾模糊了遥远的星座。
眼前的一切失去了历史和名字。
世界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温柔。
河还是原来的河。人还是原来的人。

① 关于这首诗有个小故事：博尔赫斯的好友内斯托尔·伊瓦拉委托他用诗歌写一篇烟草广告稿，他同意了，但条件是不能出现特定的商标名称；伊瓦拉付给他一百比索稿酬，后来诗稿从未用做广告，博尔赫斯才知道那是一个善意的玩笑。

航行日

海洋是数不清的剑和大量的贫乏。
火焰可以比作愤怒，泉水比作时间，
　蓄水池比作清晰的接纳。
海洋像盲人那么孤独。
海洋是我无法破译的古老语言。
深处，黎明只是一堵刷白的土墙。
远处，升起光亮，仿佛一团烟雾。
在无数岁月面前，
海洋像凿不透的岩石。
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我们遭到海洋鞭打的目光移向天空：
最后的温柔的海滩，下午黏土的蔚蓝。
孤僻的海洋上落日多么甜蜜亲切！
云彩像集市那么流光溢彩。
新月挂上船桅。
正是我们留在石拱门下
　把柳林映得更妩媚的月亮。
我默默地待在甲板上，像分享面包似的
　和我的妹妹分享下午的风光。

达喀尔[1]

达喀尔位于阳光、沙漠和海洋的交叉路口。
阳光普照天空，流沙埋在路旁，海洋充满仇恨。
我见过一位酋长，他的披风比灿烂的天空更湛蓝。
信徒们祈祷的清真寺白得耀眼。
简陋的民房在远处背风向阳，
　太阳悄悄攀上外墙。
非洲的命运终古常新，那里有
　业绩、偶像、王国、莽林和刀剑。
我有过一个下午和村落。

① 西非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濒临大西洋，是通往南美的重要海空航线中途站。

远洋上的许诺

祖国啊，我还没有同你接近，但已见到你的星星。
我曾向苍穹最远处的它们诉说，
　如今桅杆消失在它们的呵护下。
它们像受惊的鸽子似的蓦地飞离高高的挑檐。
它们来自庭院，那里的蓄水池有塔楼的倒影。
它们来自花园，那里的藤蔓不甘寂寞，
　像水迹一样爬上墙脚。
它们来自外省慵倦的傍晚，
　像杂草丛生的地方那么温顺。
它们不朽而充满激情；
　任何民族都不能比拟它们的永恒。
在它们坚定的光线下，
　人们的夜晚像枯叶一般蜷曲。
它们是光明的国度，
　我的地方无缘进入它们的领域。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①

我的祖父辈同这片遥远的土地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和田野亲密无间，
对这里的水、火、风、土
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们是一些军人和庄园主，
以明天的希望哺育心胸，
地平线有如一根琴弦，
在他们严峻的日子深处回响。
他们的日子像河流那么明澈，
他们的下午像水池
蓄的水那么清新，
一年四季对于他们
像是熟悉的民谣的四行诗句。
他们眺望远处扬起的尘雾，
辨认车队或者马群，
宁静的剑刃闪着光芒，
使他们心花怒放。
有一个曾同西班牙佬打仗，

① 标题原文为拉丁文。

另一个在巴拉圭冲锋陷阵；
他们都久经风雨世面，
征战对于他们只是顺从的女人。
天空寥廓，平原无垠，
他们的日子过得艰辛。
他们有户外生活的智慧，
纹丝不动地骑在马背，
支配着平原上的人们，
指挥每天要做的工作，
和一代一代的牛群。
我是城里人，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
城市、地区和街道是我活动的圈子：
下午传来远处的电车声
增添了我的忧伤。

准最后审判

我的爱遛大街的人无所事事，
　晚上到处闲逛。
夜晚是漫长而孤独的节日。
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开脱吹嘘：
我证实了这个世界；讲出世界的希奇。
我歌唱了永恒：留恋故土的明月、
　渴望爱情的面颊。
我用诗歌纪念围绕我的城市
　和散漫的郊区。
别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作惊人之语，
面对平淡的篇章，我发出炽烈的声音。
我赞扬歌唱我家族和我梦中的先辈。
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用坚定的词句抓住的感情
　心软时可能消散。
我心中泛起旧时恶劣行径的回忆。
正如一匹被波浪推上海滩的死马
　回到我的心头。
然而，街道和月亮还在我身边。
水在我嘴里仍有甜味，
　诗节的优美没有把我抛弃。

我感到了美的震撼；我孤独的月亮原谅了我，
谁又敢将我谴责？

我的一生

周而复始，值得回忆的嘴唇，
　我独一无二而又和你们相似。
我执著地追求幸福，
　无悔地忍受痛苦。
我渡过海洋。
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女人
　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白皙的姑娘，
　她具有西班牙的恬静。
我见过辽阔的郊野，
　那里的夕照无比辉煌。
我玩味过许多词句。
我深信那就是一切，深信不会再看到
　或作什么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的日日夜夜同上帝和所有的人
　一般贫乏和充实。

比利亚·奥尔图扎[①]的落日

傍晚让人联想到最后审判日。
街道像是天空的一条伤口。
我不知道尽头火一般的光亮
　是回光返照还是天使的形象。
距离像梦魇似的压在我身上。
地平线上大煞风景的是一道铁丝网。
世界似乎已无用处，被弃置一旁。
天上还很明亮，但沟渠已是险恶的夜晚。
余晖全部倾泻在蓝色的围墙
　和那些喧闹的女孩身上。
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里露出来的
　不知是一株树还是一个神灵。
多少景象同时展现：田野、天空、郊区。
今天我饱览了街道、鲜明的落日
　和令人惊愕的傍晚，
远处，我将回到我的贫乏。

① 比利亚·奥尔图扎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西部，南端有平民公墓。原为郊区，现已为市区。

为西区一条街道而作

孤独的街道，你将把别人的永生给我。
你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影子。
你像剑刺似的直穿我的夜晚。
死亡——阴暗凝重的风暴
　　——将把我的时辰打散。
有人将拾起我的脚步，夺去我的虔诚
　和那颗星星。
(远方像长风似的抽打他的道路。)
摆脱了矜持的孤独，他对你的天空
　怀有同样的渴望。
同我一样的渴望。
在他未来的惊愕中我将再现。
再次来到你这里：
像痛苦地绽开的伤口一样的街道。

十四的诗句

我的城市的庭院好似坛坛罐罐，
笔直的街道交错纵横，
日落时街角蒙上光环，
郊区像天空那么湛蓝。

我的城市开阔得像是潘帕草原，
我从东部古老的土地回到家乡城市，
重新看到了它的房屋和窗口的灯光，
杂货店盼望的柔和灯光。

我在郊区体味到大家都有的深情，
薄暮时分，我敞开胸怀赞美，
歌唱孤身独处的自在，
以及庭院里一小片潘帕草原的多彩。

我说过星期日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
天国的影子使之开裂的围墙，
悄悄地埋伏在刀口的命运，
香得像窨过的马黛茶似的夜晚。

我预感到“边缘”这个词的核心，

它在陆地意味着水的预期，
它给郊区以无限的冒险奇遇，
给模糊的田野以海滩的意义。

上帝把无限的财富交到我手里，
我用这种方式回报他几枚辅币。



王永年译

人们偶然得到一本诗集，很少会抽空阅读，很少会出于心灵的音乐感而心醉神迷，一生中即使有十来次合适的机会，也不能用诗歌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利用这些机会并没有害处。

菲茨杰拉德：致伯纳德·巴顿的信，1842

---

①本集九首诗作最初是写在一本叫圣马丁牌的练习簿上的。

序　言

我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我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我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那么莎士比亚或但丁应该归于哪一种呢？

从这个集子所收的诗作中，显然可以看出追求的是第二种。我必须向读者作些说明。面对愤怒的批评（它不容作者后悔），我现在写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建城的神秘》而不是“建城的神话”，因为“神话”使人联想起庞大的大理石神像。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的两首诗——我借用了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的标题——不可饶恕地夸大了恰卡里塔的平民含义和拉雷科莱塔的贵族含义。我想《伊西多罗·阿塞韦多》的装腔作势很可能博得我外祖父一笑。

除了《质朴》以外，《城南守灵夜》也许是我写的第一首真正的诗。

豪·路·博尔赫斯

196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建城的神秘

难道最初前来建立我国家的船只
是从这条迟缓泥泞的河流到达？
险恶的水流漂着水草纠结而成的浮岛，
那些斑驳的小船难免一番颠簸。

我们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猜想
这条河流原先像天空一样湛蓝，
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星标志，那是
迪亚斯[1] 挨饿，印第安人饱餐的地点。

可以肯定的是成千上万的人陆续来到，
他们经历了五个月的海上航程，
当时的海里还有许多美人鱼和怪物，
以及把罗盘搞得晕头转向的磁石。

他们在岸边搭起一些简陋的房屋，
晚上睡不踏实。据说那是里亚丘埃洛，

---

① 迪亚斯，指西班牙航海家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他于 1508 年和维森特·亚涅斯·平松一起考察了玛雅文化中心的尤卡坦半岛（现分属墨西哥、伯利兹和危地马拉），1516 年发现拉普拉塔河口（现阿根廷境内），被印第安土著杀死。

其实只是在博卡编的谎话。[1]
那是整整一个街区，我家所在的巴勒莫。

说是整整一个街区，但四面都是田野，
面对的是曙光、雨打和猛烈的东南风。
街道相依的街区依然存在于我那个市区：
危地马拉、塞拉诺、巴拉圭、古鲁恰加[2] 围成一圈。

一家杂货铺的粉红色门脸像是纸牌背面，
灯光明亮，店后房间里在玩纸牌；
粉红色门脸的杂货铺生意兴隆，
它的主人已成地方一霸，炙手可热。

打老远运来了第一架风琴，
呜咽地奏出哈巴涅拉和外国乐曲。
大院里支持伊里戈延的呼声很高，
钢琴传出了萨沃里多[3] 的探戈舞曲。

一家雪茄店像玫瑰似的熏香了沙漠。
傍晚已在昨日中消失，
人们分享着虚幻的往昔。
只缺一样东西：对面的人行道。

---

① 里亚丘埃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意为边界小河，博卡在东南端，西班牙语中有“河口”之意。两地现均为市区。

② 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四条街名，依次环绕，形成一个正方形的街区。博尔赫斯一家当时住塞拉诺大街。

③ 萨沃里多，乌拉圭人，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任职，创作了一些探戈舞曲。

我不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过开端：
我认为她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

拱门的哀歌

献给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纳德斯

比利亚·阿尔韦亚尔地区①:四周为尼加拉瓜街,马尔多纳多小溪街,坎宁街和里韦拉街。仍有许多荒地,重要性不大。
曼努埃尔·毕尔巴鄂:《布宜诺斯艾利斯》,1902

这是一首哀歌,
悲叹那些在泥地广场
投下长长影子的高耸的拱门。
这是一首哀歌,
忆起傍晚在荒地上
洒落的淡淡的亮光。
(小街的天空
足以让人感到欣喜,
围墙染上夕阳的颜色。)
这是一首哀歌,
交织着将在遗忘中消失的
巴勒莫的回忆。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政上并不划成市区。

在拱门下等人的姑娘们
引得街头手摇风琴艺人奏起圆舞曲，
六十四路电车的售票员放肆地吹响喇叭，
她们却不忘自己的仪态。
马尔多纳多小溪边不长仙人掌的空地
仿佛也含有敌意
——干旱季节溪里的泥比水多——
行人的衣着琳琅满目，
铁栅的花纹多姿多彩。

有些事情恰到好处，
只为了让人心情欣悦：
庭院里的花坛，
地痞走路的大摇大摆。
早期的巴勒莫，
米隆加[1] 乐曲为你增添豪气，
街头斗殴拿性命当儿戏，
凝重的拂晓领略了死亡的滋味。

在你的人行道上，
白天比市中心马路上的漫长，
因为天空留恋深沉的空地。
车厢漆有广告的有轨电车
穿过你的早晨，
亲切的街角上的杂货店

① 米隆加，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一种民间乐曲。

仿佛在等待天使来临。
我从我家所在的街道（相距大概一里）
来到你彻夜不眠的地方寻找回忆。
我的单调的口哨将穿透
熟睡人们的梦境。

墙内探出头来的那株无花果树
和我的心情吻合，
你街角的粉红色
比云彩的颜色更讨我欢喜。

似水流年

忆起我家的花园：
花草树木温馨的世界，
幽雅神秘的生活，
博得人们的艳羡。

周围一带树是最高的棕榈树，
成了麻雀的大杂院；
欣欣向荣的黑葡萄蔓，
夏季的日子在你阴影下酣睡。

红漆的风车：
吃力地转动轮子提水，
成了我家的骄傲，因为别的人家
由摇铃铛的卖水人从河下游送水。

屋基的圆形地下室，
你使花园头晕眼花，
从罅隙里窥探
你那阴湿地牢似的景象让人害怕。

花园，铁栅外面

车把式风尘仆仆地赶路，
狂欢的街头乐队
吹吹打打闹翻了天。

盘踞街角的杂货铺
是地痞的庇护；
但店后苇塘有可作刀枪的芦苇，
还有喊喊喳喳的麻雀的聚会。

你的树木的梦同我的梦
在夜里仍要混淆，
糟蹋花草的喜鹊
至今让我胆怯。

你方圆不过几十尺，
在我们心目中却成了广阔天地；
一个隆起的土堆是座“大山”，
它的斜坡是鲁莽的冒险。

花园，我的话到此为止，
但我一直会琢磨：
你树木的荫翳纯属偶然，
还是你的一番好意。

伊西多罗·阿塞韦多[1]

我对他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
——除了一些地名和日期：
那只是语言的欺骗——
但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再现了他最后的一天，
不是人们，而是他自己，看到的那天，
我想抽空把它写下来。
他喜爱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常玩的纸牌，
是个阿尔西纳[2] 派，出生在中界河[3] 南边，
他在九月十一日广场的老市场担任果品稽查员，
当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的时候，他从了军，
曾在塞佩塔、帕冯和科拉莱斯滩作战[4]。

我这枝笔不打算叙述他参加的战役，
因为他把它们带进了他主要的梦中。
因为正如别的写诗的人一样，
我的外祖父做了一个梦。

---

① 伊西多罗·阿塞韦多（1828—1905），博尔赫斯的外祖父。
② 阿尔西纳（1829—1877），阿根廷政治家，自治派领袖，1868 年任共和国副总统（总统为萨缅托）。
③ 中界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圣菲省分界线上的小河。
④ 塞佩塔、帕冯、科拉莱斯滩战役分别发生于 1859、1861 和 1880 年。

当他被肺充血折腾得死去活来，
高烧谵妄使他看到的都是假象，
他汇集了记忆中炽热的材料，
编进了他的梦想。

这一切发生的地点是塞拉诺街的一座住宅，
时间是1905年炎热的夏天。
他梦见两支军队
投入一场战斗的影子；
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指挥官、旗号、团队。
“头头们正在商议，”他的声音清晰可辨，
还想支起身子亲眼看看。

他眺望潘帕草原：
看到了复杂的地形，步兵可以固守，
看到平原，骑兵可以冲锋，一往无前。
他最后扫视了一眼，看到了千百张脸，
多年后这个人不知不觉都已认识：
在银版照相上日趋模糊的胡子拉碴的脸，
在阿尔西纳桥和塞佩塔同他朝夕相处的脸。
当年他披上军装，
为的就是那次幻想的爱国行动，
要求的是信仰，不是一时冲动；
他纠集了一支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
为的就是让自己阵亡。

于是，在可以望见花园的卧室里，

他在一个为祖国献身的梦中死去。

人们用出门远行的比喻告诉我他的死讯；我不相信。
我当时很小，不明白死的意思，我没有死的概念；
我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

城南守灵夜

献给莱蒂齐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由于某一个人的去世
——我知道这种神秘事情的空名，
　　我们并不了解它的实质——
城南有户人家敞着大门直到天明，
一幢陌生的房屋，我不会再见第二次，
但今晚它等待着我，
通宵达旦，灯火不眠，
因为熬夜而显得憔悴，
同平时大相径庭。

我走向死气沉沉的守灵夜，
街上像回忆似的清晰，
夜晚的时间充裕得很，
除了一些游荡的人在打烊的杂货铺附近
和远处一个孤独的口哨声，
周围没有什么动静。

我缓缓而行，怀着期待的心情，
来到我寻找的街区、房屋和真挚的门，

接待我的人在这种场合不得不显得持重，
他们的年龄同我的长辈相近，
在一个经过布置、望见庭院的房间里我们平起平坐
——庭院处于夜晚的权力和肃穆之下——
气氛凝重，我们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在镜子里显出阿根廷人的懒散，
啜饮着马黛茶打发无聊的时间。

随着任何人的去世而消失的细微的智慧
使我深为震惊
——心爱的书籍、一把钥匙、同别人相处的习惯。
我知道所有的特权，不论怎么隐秘，都属奇事之例，
参加这次守灵更其如此，
聚在不可知的事物——死者——周围，
陪伴和守卫他死后的第一夜。

(守灵使人面容憔悴；
我们仰望的眼睛逐渐像耶稣那么无神。)
至于那个，那个难以置信的人呢？
他在与他无关的鲜花覆盖下面，
他身后的殷勤将多给我们一个记忆，
南区一条条缓缓走过的街道，
回家路上悄悄拂面的微风，
以及让我们解脱最大悲哀的夜晚：
现实的繁琐。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

一、恰卡里塔墓地[①]

由于城南的墓地
被黄热病填得满坑满谷，难以为继；
由于城南的大杂院
纷至沓来地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运送尸体，
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忍多看那种死亡，
便在西区偏僻的一角，
在泥土的风暴
和牛车难行的泥泞地那边，
一锹一锹挖出你这片墓地。
那里只有荒凉的世界
和小庄园上空惯有的星星，
火车从贝尔梅霍的棚子里驶出，
装载着死亡的遗忘：

① 恰卡里塔墓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埋葬的多是1871年黄热病流行时的死者，该年六个月内死了13614人；第二节中的拉雷科莱塔墓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埋葬的多是阿根廷知名人士，包括博尔赫斯的祖先。

男尸耷拉着下巴，口眼不闭，
女尸失去灵魂的躯体，毫无魅力。

人的死亡像诞生那么肮脏，
死的圈套不断扩大你的埋葬，
你替灵魂的大杂院和骸骨的地下部队招募，
它们仿佛沉到海底似的
坠入你漆黑夜晚的深处。

无人理睬的杂花野草
顽强地同你望不到头的围墙较劲，
因为你的围墙意味着毁灭，
郊区在铺着火苗似的黏土的街道上
加快它火热的生命的脚步向你靠近，
在没精打采的手风琴
或者羊咩似的喇叭声中不知所措。
(命运的判决一成不变，
那晚我在你的黑暗中听得格外真切，
郊区居民弹奏的吉他声
如泣如诉似乎在说：
死亡是活过的生命，
生命是迫近的死亡；
生命不是什么别的，
而是闪亮的死亡。)

凯马停尸房
招呼外面的死亡来到墓地。
我们耗损了现实，伤了它的元气：

210车尸体大煞早晨的风景，
把染上死亡的日常事物
运往那个烟雾缭绕的墓地。
怪诞的木圆顶和上面的十字架
在你的街道上移动——仿佛残局的黑色棋子，
它们病态的尊严掩盖了
我们的死者的羞愧。
在你循规蹈矩的范围里
死亡编了号，空洞而平淡无奇；
缩减成姓名和日期，
言词的死亡。

恰卡里塔：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排水口，最后的山坡，
你比别的地区活得更久，死得更早，
你是眼前死亡而不是天国的隔离病房，
我听到你年老昏聩的话语但不相信，
因为你痛苦的信念正是生命的行为，
因为盛开的玫瑰远远胜过你的大理石墓碑。

二、拉雷科莱塔

这里的死亡具有尊严，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在这里显得端庄，
和救援圣母教堂[①]的门廊

① 救援圣母教堂坐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建于18世纪末。

幸福持久的荣光、
火盆细微的灰烬、
精致的生日奶糖
和深邃的庭院的关系不同寻常。
古老的温馨和古老的严谨
同死亡十分和谐。

你的正面是轩昂的门廊，
树木不分彼此的慷慨，
鸟的影射死亡而不自知的语言，
以及军人葬礼时
振奋人心的急促鼓声；
你的背面是北区沉默的大杂院
和罗萨斯执行枪决的大墙。
自从乌拉圭的女孩玛丽亚·马西埃尔
——你的通向天国的花园里的种子——
在你的荒野无声无息入睡以来，
无所作为的死人族
在你黑暗的领域败坏，
却在祈祷的大理石碑群中壮大。

我浮想联翩，思索着
作为你的虔诚评介的轻灵的花朵
——你身旁金合欢树下的黄土，
你墓地里寄托哀思的鲜花——
为什么潇洒而沉静地存在
我们亲爱的人的遗骸中间。

我提出疑问，也将作出回答：
鲜花永远守护着死亡，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理解地知道
它们潇洒而沉静的存在
正是陪伴死者的最好事物，
不以生的高傲冒犯他们，
不比他们更生气蓬勃。

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1]

假如你故意让自己蒙受死亡，
存心摒弃世上所有的朝阳，
恳求你的话语全听不进去，
那些话肯定无济于事，白费气力。

我们所能做的只有
说说那些没能挽留你的玫瑰的羞愧，
容忍枪击和丧命的那个日子的耻辱。

我们的声音怎么能对抗
陨灭、眼泪和大理石碑确认的事实？
有些事情感人至深，不是死亡所能减弱：
带来亲切而难以解释的感觉的音乐，
无花果树和承雨池勾起的故土情结，
以及证明我们正确的爱情的引力。

我想着这些事情，隐藏的朋友，也想着

①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1904—1928），阿根廷诗人，受法国印象派诗人影响，作品哀婉，富有音乐性，1928 年自杀。博尔赫斯和他有交往，《影子的颂歌》里“1928 年 5 月 2 日”一诗就是哀悼他的。

或许我们按照我们偏爱的形象塑造了死亡，
正如你从钟声获悉的模样，稚气而可爱，
好似你小时勉力书写的字母，
而你想在睡梦中那样在它的领域里游荡。

如果情况属实，时间许可，
我们将保留一点永恒的痕迹，世界的余味，
那么你的死亡就无足轻重，
正如你一向在其中等待我们的诗句，
那时它们唤起的友情
不至于亵渎你的黑暗。

北 区

这是有关一个秘密的表白，
无用和疏忽所保守的秘密，
它既无神秘之处，也无誓言约束，
只由于无关紧要才成为秘密：
具有它的是人们和傍晚的习惯，
保守它的是遗忘，神秘的最贫乏的形式。

想当年，这个区有一段眷眷情意，
如同爱情纠葛那样，标志着反感和情分；
现如今，这种信念几乎不复存在，
逐渐远去的事物终将归于消失：
五道口的米隆加舞曲，
围墙下像一株顽强的玫瑰似的庭院，
还能辨出“北区之花”字样的油漆剥落的招牌，
杂货铺里弹吉他和玩纸牌的小伙子们，
盲人清晰的记忆。

那种零星的情意就是我们沮丧的秘密。
一件看不见的东西正从世界上消失，
不比一支乐曲宽广的爱情。
北区远离了我们，

我们抬头看不到大理石的小阳台。
我们的眷恋由于厌倦而畏缩。
五道口天上的星星不是当年模样。

但是那份殷勤友好的情意,
我正在表白的隐秘的忠诚——城区,
仍然不声不响,始终如一,
存在于隔绝的、消失的事物里,
(事物一向如此,)
在橡胶树影疏落的天空,
在曙光和夕照下的牲口槽。

七月大道[①]

我发誓说，我回到那条街道绝非故意，
那里一模一样的棚屋像是镜子的反映，
铁箅子上烤着科拉莱斯的肉串，
性质截然不同的音乐掩饰着卖淫。

没有海面的残缺港口，带咸味的阵风，
退流后附在你地上的淤泥：七月大道，
尽管我的回忆对你有怀旧之情，
你从没有给我以故乡的感觉。

我对你只有迷惑不解的无知，
仿佛对飞鸟似的不可靠的所有权，
但是我的诗出于疑问和证实，
为了表达我隐约看到的事物。

在别区脚下像恶梦那样清醒的城区，
你的扭曲的镜子揭露了丑恶的一面，
你在妓院里火烧火燎的夜晚依赖城市。

① 即七月九日大道，也简称七九大道。阿根廷于1816年7月9日独立，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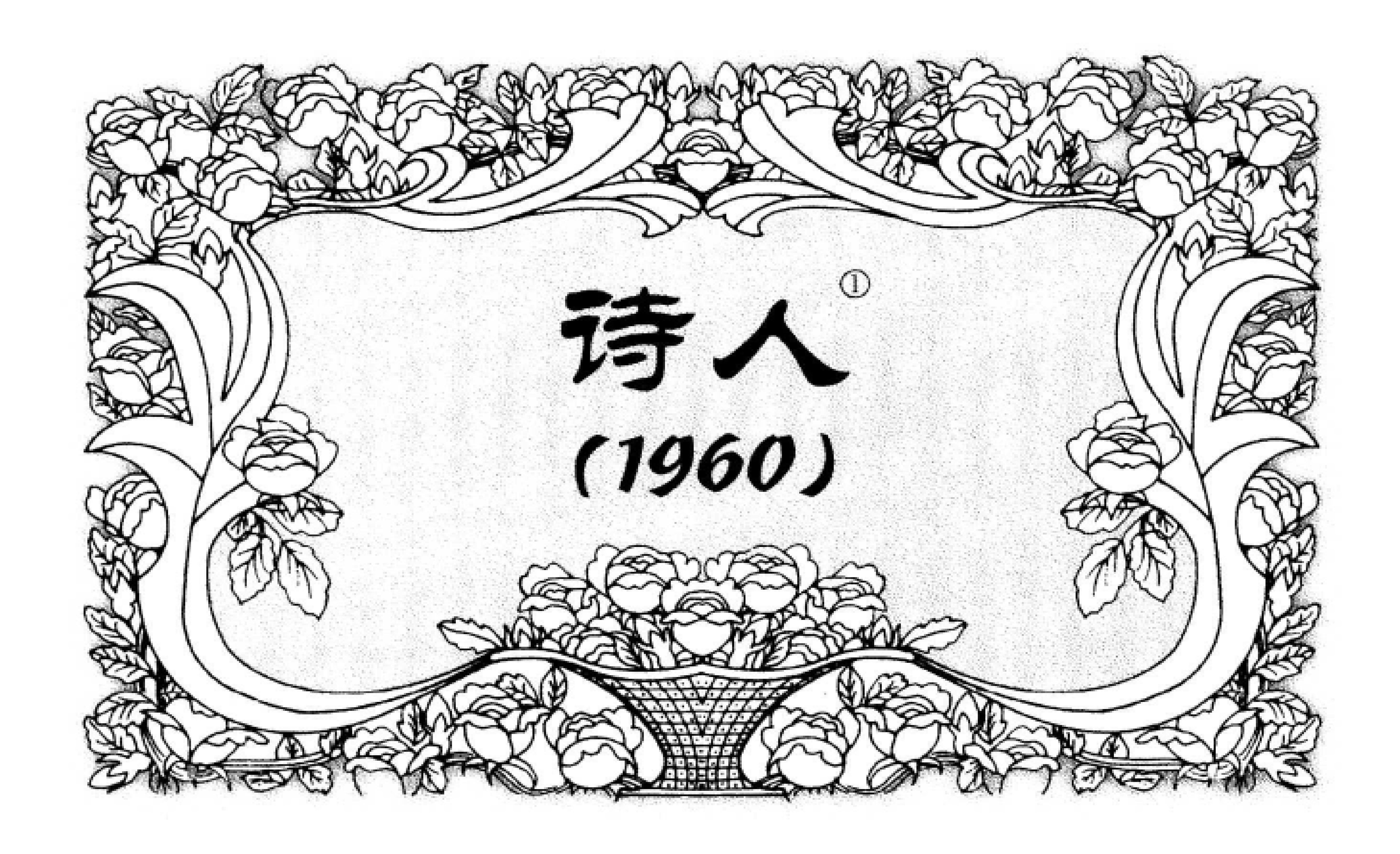
你是凝成一个世界的堕落，
带着它的映象和畸形；
你受混乱和不真实之苦，
用磨烂的纸牌拿生命打赌；
你的酒精挑起斗殴，
你的狡诈的手不断地翻弄魔法书。

难道因为地狱已经空缺，
你那伙魑魅魍魉都是假货，
招贴上的美人鱼是蜡制的死物？

你的头脑简单得可怕，
好似无奈，破晓，知觉，
被命运的日子抹去的
未经净化的灵魂，
被灯火通明照得雪白，空无一人，
只像老年人那样贪图眼前。

我所在的郊区的大墙后面，
吃力的大车向可悲的铁和尘土的神道祈祷，
至于你，七月大道，你信奉的是什么神，
　什么偶像？

你的生命同死亡订了契约；
只要活着，一切幸福都对你不利。



林之木译

① 本集的原文题名是 El hacedor。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汇的意思是“制造者”、“创造者”，特别是用于指称上帝，亦即“造物主”。在智利作家瓦尔德马尔·维尔杜戈－富恩特斯所著访谈录《博尔赫斯自述》(1986,墨西哥)中，博尔赫斯在谈到这部著作时说道：“我出版过一本书，题名为 El hacedor。我的一位英文译者写信来说，英文中不存在足以表达该词含义的语汇。然而，hacedor 一词恰恰是我从英文的 the maker 一词翻译过来的。这个英语词汇，12 世纪的时候，在苏格兰方言里，意为‘诗人’。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不过，hacedor 的含义更贴近英语而离开了西班牙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翻译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是一个 hacedor……，一个诗人和一个作家，仅此而已。对我来说，任何别的称谓均属溢美。”正是根据博尔赫斯本人的这段说明，现将本集的题名译作《诗人》。

致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

广场上的喧嚣留在了背后，我走进了图书馆。顷刻间，我几乎是从肉体上感受到了书籍的重压、有序的宁谧气氛和那被神奇般解剖并封存了起来的光阴。左右两侧，孜孜的灯光下，读者的瞬息面庞沉浸在清醒的梦幻之中，简直就跟弥尔顿用换置法描绘的一模一样。在这同一个地方，记得我曾提起过那种修辞手段，后来也曾谈及《月历》[1] 里的干旱的骆驼那个同样是由其环境引出的说法，再后来还曾引用《埃涅阿斯纪》中那句运用并超越了这同一技巧的六韵步诗：

他们隐蔽地在黑夜的昏暗中行进[2]。

我正是怀着这些思绪挨到了您的办公室门边。我走了进去，同您互致了几句惯常的热诚问候并把这本书交给了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并不讨厌我，卢戈内斯，您肯定希望我的某部著作能够令您满意。此事一直未能成真，不过，这一次您翻开了书页，对某一诗句表示了赞赏，也许是因为在那句诗里您辨认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许是因为您更为看中健康的内涵而不计较表述的缺欠。

恰在这个时候，我的梦影消散了，就像是水重又汇入了水中。我身处的庞然图书馆位于墨西哥大街，不是在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而您，卢戈内斯，早在三八年初就已弃世。我的虚荣和思念幻化出了一个不能成真的场面。会有那么一天的（我在想），不过要等到明天我也死了之后，到那时，您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将融合在一起，年序在符号的世界里失去了意义，而且，总得以某种方式确认

① 指卢戈内斯的著作《伤感的月历》。
② 原文为拉丁文。

我给您带来了这部著作，您也欣然地收下了。

豪·路·博尔赫斯

1960年8月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诗　人

他从未沉湎于追忆往事的快慰。在他，各种印象总是接续闪过，转瞬即逝却生动而鲜活。陶工手里的沙泥，密布着同时也是神祇的星辰的苍穹，曾经有过一头狮子从中坠落的月亮，轻轻移动着的敏锐指尖感觉到的大理石的平滑，惯常喜欢用洁白的牙齿猛然撕下的野猪肉的香味，一个腓尼基语的词汇，一柄长矛投在黄色沙滩上的黑影，傍依大海或者亲近女人，甘醇胜于辣烈的浓酒，这一切全都能够攫住他的整个心灵。他知道什么是惊恐也曾愤怒和无畏，有一次竟然最先攀上敌营的壁垒。他曾浪迹异乡的土地并见过大洋此岸或彼岸人们聚居的城镇及其宫阙，贪婪、好奇、身至心随，唯一的信条就是及时享受、过后不再思念。在熙来攘往的市廛或者完全可能会有神怪出没的崇山峻岭的脚下，他曾经听到过种种离奇的传说故事而且全都相信，并不探究是真是假。

美好的世界渐渐将他抛弃：挥不去的翳影模糊了他掌心的纹路，夜空已经不见了繁星，脚下的大地也不再平稳。一切全都迷离恍惚。当他知道自己正在成为瞎子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长嘘短叹；隐忍的羞怯尚未发明，赫克托尔[①] 也可以无所顾忌地临阵逃逸。我将再也看不到（他心里想道）那像神话一般令人心生恐惧的天空和这张岁月在不断改变着的脸了。白天连着黑夜倏忽而过，无

① 赫克托尔，希腊神话里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英雄，作战勇猛，曾烧毁希腊人的舰队。

视他的肌体的坏损，然而，一天清晨醒来之后，他看了看(已经并不感到惊异)周边的模糊景物，就像听到了一首乐曲或者一个声音一般，突然意识到事情果然发生了，自己对此虽然有点儿害怕，却又感到某种欣喜、希冀和好奇。于是，他陷入了回忆，那仿佛无尽无休的回忆，并且从那种混沌之中清理出了那件早已忘却了的往事，就好似一枚被雨水冲刷出来的钱币，也许是因为从未留意吧，只是偶尔梦见过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孩子欺侮了他，于是他就到父亲跟前讲了前后的过程。父亲任他自说自话，仿佛不感兴趣或者没听明白，随后却从墙上摘下了一把青铜匕首。那匕首漂亮而又锋利，他觊觎已久。如今攥在手里，占有的喜悦消解了曾经蒙受的屈辱。可是，父亲开口说道：应该让人知道你是个男子汉。那口气中透着命令。夜幕掩蔽了路径。他怀揣那把使他充满某种神奇力量的匕首冲出家门，顺着屋旁的陡坡朝海边跑去。他幻想自己成了埃阿斯[1]和珀耳修斯[2]，想像中咸涩的夜幕下飘洒着血雨腥风。他此刻追寻的只是当时的确切感受，雪耻的盛气、愚蠢的搏斗以及血刃而后归来等等则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那件事情又引出了另外一件同样是发生在夜里并且带有冒险意味的事情。一个女人，神灵呈现到他面前的头一个女人，已经在漆黑的地下墓堂里等着他了，他前去赴约，寻遍了石砌网络般的甬道和黑暗之中的穴窟。

他为什么会记起那些往事呢？那些往事为什么只是如同现今的简单预演而不带任何苦涩的滋味呢？

他十分惊异地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在他如今正要步入的肉眼

---

① 埃阿斯，希腊神话里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② 珀耳修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

的长夜里面，等待着他的同样也是爱情和风险，亦即阿瑞斯[1]和阿佛洛狄忒[2]，因为他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因为身陷包围之中）荣耀和赞颂的喧声，那捍卫神灵无力拯救的庙堂的人们和在大海中寻找心爱岛屿的黑色舟楫的喧声，也就是他命中注定要讴歌并使之在人类的记忆空谷中回响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喧声。我们对这些事情都能理解，但却无法知道他在堕入永久黑暗时的感受。

① 阿瑞斯，希腊神话里的战神。

②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里的爱与美的女神。

梦中的老虎[①]

小时候,我狂热地崇拜老虎:不是出没于巴拉那河滨水泽及亚马孙丛莽的黄虎,而是只有高踞于象背之上的护笼里的武士才能对付得了的亚洲产威武条斑虎。我曾常常在动物园里的虎笼前面长时间地逗留,曾因其精美的老虎插图而珍爱那些浩繁的百科辞书和自然历史典籍(我尽管不能准确无误地回忆起某位女士的额头或笑颜,但却至今仍然记得那些图像)。童年过去了,老虎及对老虎的热中尽管也已经随之淡漠,但它们却还不时地会在梦中出现。在那个潜存和混乱的层面里,它们依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所以,睡着了之后,每当为一个梦境陶醉的时候,我都会立即意识到那是一个梦。于是,我时常会这样想道:这是梦,纯粹的意念产物,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去造出一只老虎。

噢,竟然不能如愿!我的梦从来都没有能够造出那向往的老虎。老虎出现过,这是真的,然而,不是剖制的标本就是丑陋不堪:有时形体难看,有时个头太小,有时转瞬即逝,有时像狗,有时像鸟。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关于一次对话的对话

A：我们忘情地探讨着长生不死的问题。尽管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也没有想起开灯。我们相对而不相见。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以远非激昂而是显得冷漠、柔和的语气反复地说灵魂是不死的。他断言：肉体的死亡绝对无足轻重，死亡是人生最为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手里玩着马塞多尼奥的折刀：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起。邻居的手风琴没完没了地奏出《拉昆帕尔西塔》[①]，很多人都喜欢这支哀怨的曲子，因为有人骗他们说那是一首古曲……我建议马塞多尼奥跟我一起自杀，那样一来就可以更加无所拘束地继续讨论下去。

Z：（讥讽地）不过，据我推测，你们最后没能下得了那个决心。

A：（已经完全进入了玄秘的境界）坦率地讲，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是否自杀了。

① 《拉昆帕尔西塔》，阿根廷著名探戈舞曲。

趾甲

白天有柔软的袜子裹着和坚固的皮鞋护着，可是我的脚趾却不愿领情。它们只是一味地长着趾甲：那用以自卫而又无所针对的半透明柔韧角质薄片。它们无比地愚蠢而又多疑，无时无刻不在打磨那微不足道的武器。它们闭目塞听、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地制造那被索林根[1]的锋利剪刀一再修剪的无用芒刺。它们早在落座于母腹之后的第九十天就已经掌握了那惟一的机能。待到我被安置在拉雷科莱塔的一处饰有干花和供品的灰色居所的时候，它们还将顽固地一意孤行，直至朽烂成泥。那些脚趾，还有脸上的胡须。

① 索林根，德国城市，世界著名刀具制造中心。

遮起来的镜子

伊斯兰教的教义说，到了不可逃避的末日审判那一天，凡是摄取过生灵的形貌者都将连同被其摄取了的生灵形貌一起复活并且还必须使那些被摄取了形貌的生灵再生，如果做不到，就将同其摄取的生灵形貌一起被投入惩治的火中。我从小就感受过现实被神秘地再现或多次复现的恐惧，不过那只是在面对巨大的镜子的情况下。那时候，对我来说，从傍晚时分起，镜子准确而持续的作用、对我的举止的追踪以及串演的无尽哑剧都是异乎寻常的。我最经常向上帝和自己的保护神祈求的事情之一就是别梦见镜子。我记得自己总是惴惴不安地窥视着镜子。有时候害怕镜子会失真，有时候又担心自己的容貌会莫名其妙地在镜子里走形。我知道那种忧虑如今又不可思议地再次出现在了世界上。事情极其简单，但却让人不快。

我大约是在 1927 年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性情抑郁的姑娘：先是在电话里（因为胡莉娅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没有名字和未曾露面的声音而已），后来是在黄昏时分的街角。她的眼睛大得出奇，头发黑而且直，身材瘦削矮小。她是联邦分子的孙女和重孙女，我是集权主义者的嫡传。对我们来说，融在血液里的先人的纷争倒成了一种联系、一种对祖国更为深刻的认同。她同家人住在一幢棚顶很高的破房子里，境况贫寒而清苦。黄昏的时候（少数几次是在晚上），我们一起在她家所在的巴尔瓦内拉区里散步。通常我们都是顺着铁路护墙走来走去，只有一回穿过萨缅托大街一直走到了世

纪公园的空场。我们没有相爱也没有假装相爱:我觉得她内心里有一种与爱绝不相容的紧张,她怕爱。为了同女人亲近,人们常常会对她们提起儿时的某些或真或假的事情。有一次我大概是对她讲到了自己对镜子的感受,而且还就此于1928年写下了一篇随后在1931年得以发表的文章。如今,我刚刚得知她疯了,把卧室里的镜子全都遮了起来,因为镜子里映出的是我而不是她,于是她浑身战栗,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我像鬼似的缠着她。

我脸上的表情,我从前某个时候脸上的表情,肯定是可怕的。那可憎的相貌肯定也让我本人变得可憎,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

鸟的命题[①]

我闭上眼睛并且看到了一群飞鸟。那景象持续了一秒钟或者还不到一秒，我不知道看见了多少只鸟。那鸟有数还是没数？这个问题牵涉到了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上帝存在，那鸟就有数，因为上帝知道我到底看到了多少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鸟就没数，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数得清楚。那一次，我看到的鸟不到十只（权且这么说吧）又不止一只，但是，我看到的鸟却不是九只、八只、七只、六只、五只、四只、三只或两只。我看到的鸟数在十和一之间，但不是九、八、七、六、五等等。具体的数目说不清楚，因此[②]，有上帝存在。

① 标题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俘 虏

在胡宁或者塔帕尔根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土著人对白人的袭击事件发生过后，一个半大孩子失踪了。人们都说是印第安人把他给掳走了。孩子的父母找了又找，但是毫无结果。几年过去了，一位从内地来的士兵对他们讲到了一个蓝眼睛的印第安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印第安人(传闻言之不详，我不想胡编)，并且觉得他确实是自己的儿子。由于长期在荒山野岭过着野蛮人的生活，那人已经听不懂母语了，但却木然而顺从地让他们带回到了家里。到家以后，他就停了下来，也许只是因为看到别人也都不再朝前走了的缘故吧。他看了看房门，显得有点儿迷惑不解。突然，他低下头大吼一声，接着就飞跑着穿过门廊和两重很大的院落，最后钻进了厨房。在那儿，他毫不迟疑地将胳膊伸进黑黢黢的烟罩里面掏出来了一柄小时候藏进去的牛角把儿小刀。他兴奋得眼睛一亮，他的父母也因为终于找到了儿子而流出了热泪。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那个印第安人也许后来还记起了别的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无法在四堵墙壁之间生活，于是，有一天就重又返回到了那属于自己的荒原。我很想知道他在那个过去与现在搅混在一起的纷繁瞬间曾经有过什么感觉，很想知道那个失而复得的儿子是否获得了新生并在那个优裕的环境中终老、是否像一个孩子或者一只小狗似的认出了自己的父母和故居。

骗　局

1952年7月的某一天，一个身穿丧服的男人到了查科地区的那个小小的村落。那人又高又瘦，长得像个印第安人，脸上毫无表情，或者说像是带着面具。人们对他毕恭毕敬，倒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扮演的或者本来应该是的那个人。他选中了河边的一幢房子，在几个村妇的帮助下，用两个架子支起了一块木板，在木板上放下了个装有一个金发布娃娃的纸箱。此外，人们还点起了四根蜡烛插在高高的烛台上，并在周围摆放了许多鲜花。人们很快就接踵而至。悲痛欲绝的老妇、面带惊悸的孩子、边走边恭而敬之地摘下软木帽子的农夫排着长队从纸箱前面走过，嘴里还不断地重复道："请接受我深切的哀悼，将军。"将军满面凄楚，像个孕妇似的双手交叉捧着肚子站在灵床边上接待着众人。他不时地伸出右手去握住人们伸过去的手并悲伤而从容地回答着他们的安慰："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人力能做的全都做过了。"一个铁皮钱罐接收着两个比索的份子，而且很多人还并非走了一趟。

（我要问）借用死人构想并上演了那出悼亡闹剧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可怜虫、一个疯子或骗子、一个无耻之徒？在扮演心怀丧妻之痛的鳏夫角色的同时，他是否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庇隆[1]了？这个故事让人难以相信，但却是真的，也

[1] 胡安·庇隆（1895—1974），阿根廷军人，1946—1955年和1973—1974年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

许还不止一次，而是再三重复，只是演员有变、场合不同罢了。这个故事充分地概括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就像是梦里的幻影、《哈姆雷特》中的那种剧中剧。身穿丧服的人不是庇隆，金发娃娃也不是名字叫做埃娃·杜亚尔特[1] 的女人。不过，庇隆也不是庇隆、埃娃也不是埃娃，他们只是在盲目轻信的大众心中曾经制造了一个愚蠢神话的两个无名之辈或隐姓埋名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不了解他们的真正面貌）罢了。

① 埃娃·杜亚尔特·德·庇隆（1919—1952），胡安·庇隆的夫人，原是舞台演员，1945 年同庇隆结婚后，积极参与丈夫竞选总统的活动，后来虽未在政府担任要职，但却做了许多有益公众的事情。

德莉娅·艾莱娜·圣·马尔科

咱们在九月十一日大街的一个街角分了手。

我从街的对面回头望去，您已经转过身来并向我挥手道别。

一条车辆和人群的长河在咱们中间奔流不息。那是某一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怎么会想到那条长河竟然就是那悲惨的、不可逾越的阿刻戎[①] 呢。

从此咱们未再见面，一年以后您就与世长辞了。

此刻我正在追忆当时的情景，一切全都历历在目，但是，我却在想那不是真的、继那平平常常的离别之后的怎么竟会是永诀。

昨天晚饭以后我没有出门。为了能对这类事情找到解释，我又重温了柏拉图假借其师之口道出的最后一个教诲。我在书上读到：肉体死亡的时候，灵魂可以逃逸。

我至今不知道真谛到底存在于事后的无奈宽解还是蕴涵在无辜的离别本身。

因为，如果灵魂不死，其离别也就绝对无关紧要。

道别就是否定永久分离，也就是说：今天咱们权且分手，可是明天还会再见。人们发明了道别，因为，尽管知道人生无常转瞬百年，但却总是相信不会死去。

德莉娅：咱们会有机会（在哪条河边？）继续这场迷离的谈话

① 阿刻戎，希腊神话里的冥河，因船夫阿刻戎在那里将亡灵渡至冥府，于是就被冠以那位渡工的名字。

的，而且还会相互提出这个问题：咱们曾经就是一座消失在漫漫荒原里的城市中的博尔赫斯和德莉娅吗？

死人的对话

1877 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那人从英格兰南部来到了这里。他红光满面，剽悍而魁伟，几乎所有的人全都不可避免地把他当成了英国佬，事实上，他也的确非常像那个典型的约翰·布尔[①]。他头戴高筒礼帽，身上披着一条中间开了口的古怪毛毯。一群男女老幼在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脖子上都有一道红印，另外一些人则没有了脑袋，全都像黑暗中的影子一般，犹犹疑疑、摇摇晃晃地游游荡荡。他们朝着那个新来的人走去，人群的后部传出了一声叫骂，但是固有的恐惧还是使他们收住了脚步不敢再向前靠拢。一位皮肤黝黑、眼珠乌亮的军人冲出人群，蓬乱的头发和浓密的胡须几乎遮住了他的整个面庞。十道或者十二道致命的伤口像虎皮上的斑纹一样散布于他的全身。外来人见到他以后情不自禁地为之一震，但是很快就迎上前去并朝他伸出了手。

"一位那么精明的武士竟然会因为遭到暗算而丧命，实在让人痛心！"他的话语掷地有声，"不过，下令让人在胜利广场的绞架上了结您的罪愆，又是一种何等的内心满足啊！"

"如果您是指桑托斯·佩雷斯及雷纳斐之流，告诉您说吧，我已经谢过他们了。"浑身血污的人坦然而严肃地答道。

对方望着他，仿佛在琢磨那话到底是讽刺还是威胁，然而，基

① 约翰·布尔，又译作"约翰牛"，指英国文学和政治漫画中的一个具有英国传统特色的人物形象，由苏格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翰·阿巴斯诺特所创造。

罗加却接着说道：

“罗萨斯，您从来都不理解我。咱们的命运是如此之不同，您怎么可能会理解我呢?您曾经有幸主宰过一座面向欧洲、位居世界著名都会之列的城市，我则征战于只有穷苦高乔人出没的美洲荒原的穷乡僻壤。我的世界里有的只是长枪短剑、战斗呐喊、漫漫沙原和在没有名目的地方取得的几乎未为人知的胜利而已。这一切怎么会被人记得呢？我现在活在人们的心里并且今后的许多年里还将继续活在人们的心里，因为我是在名叫亚科谷的地方的一艘苦役船上被骑马持剑的人们杀害的。是您让我得以壮烈就义，当时我还不知道珍惜，不过继后的几代人却不愿意忘记。您一定不会没有见过那些非常精美的画片和一位了不起的圣胡安人写的那部有趣著作。”

重又恢复了自信的罗萨斯不屑地望着他。

“您倒是个浪漫的人，”他说道，“后世的褒扬并不比同代人的夸赞更有意义，尽管同代人的夸赞也不值什么，只要花几个小钱就能买到。”

“我了解您的思维方式，”基罗加回答说，“或者是由于慷慨大度，或者是因为想对您进行深入的考察，命运曾于1852年的一次战斗中为您提供过一个堂堂正正地死去的机会。但是，您不配得到那份荣耀，因为鏖战和鲜血使您胆怯了。”

“胆怯?”罗萨斯反问道，“我曾经在南方驯过烈马，后来又制服了整整一个国家，还会胆怯?”

基罗加有始以来头一次微微一笑。

“我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根据您庄园的总管和雇工们提供的完整资料，您确曾不止一次地显示过马上功夫，不过，正是在那个时期，在美洲，而且同样是在马背之上，却有过另外许多壮举，那就是查卡布科、胡宁、帕尔马—雷东达和卡塞罗斯。”

罗萨斯不动声色地听着，随后反驳说：

“那时候我不必逞能。就像您说的那样，我的一大成功就是能让比我勇武的人为我卖命和送死。比方说吧，结果了您的性命的桑托斯·佩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勇敢就是忍耐，有人耐性大一些，有人小一点，不过，或早或晚总有忍耐不下去的时候。”

“也许是吧，”基罗加说道，“然而，我曾经活过又死了，但却至今不知道什么是胆怯。现在，我希望被人忘记，希望能够换个模样，另有一番作为，因为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的狂暴之徒。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遭际，但是，肯定不会胆怯。”

“我却只想做我自己，”罗萨斯声言，“不想变成另外什么人。”

“岩石也是希望永远都是岩石，”基罗加说，“而且千万年间也确实一直是岩石，最后却化成了尘土。我刚死的时候同您有着同样的想法，不过在这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您瞧，咱们俩都在变嘛。”

罗萨斯没有搭茬儿，但是却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也许是我这个人注定不该死吧，不过，这种地方、这类讨论倒像是一场梦，做这梦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还没有出世的人。”

他们没再继续谈论下去，因为恰在那个时候有人喊了他们的名字。

天 机

恺撒[①] 被其朋友们急不可待的匕首逼到了一座雕像的下面。惊恐之余，他竟然在人群和刀丛之中看到了受自己保护的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②] ——说不定是他的儿子——的面孔。于是，他不再抵抗，只是大声喊道："你也跟他们在一起啊，我的孩子！"莎士比亚和克韦多均曾引录这一悲怆的呼叫。

命运喜欢重复、推演、偶合。19 个世纪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南部，一位高乔人遭到另外一些高乔人的攻击。就在倒下去的刹那，那人认出了自己的一个养子，于是，他不无责备与惊异地对之说道（下面这句话应该听，而不是读）："怎么，是你！"人们将他杀了，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死不过是在重演一桩旧案。

---

① 朱利乌斯·恺撒（公元前 102/100? —前 44），罗马将军和政治家，曾任执政官，后在元老院大厅遇刺身亡。

②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公元前 85—前 42），刺杀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后因兵败而自杀。

一个问题

可以设想在托莱多[1] 发现了一页阿拉伯文的稿子，古文字学家们判定那是塞万提斯据以写出了《堂吉诃德》的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2] 的手笔。根据那张纸上的文字，身经百战的主人公(众所周知，他带着佩剑和长矛在西班牙四处漫游并且无缘无故地随便向人挑战)，在一次战斗之后，发现自己杀了一个人。那段记载到此结束，问题是要猜测或推断堂吉诃德当时的反应。

我能想到的，可能会有三种答案。第一种是否定性的：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因为，在堂吉诃德的幻象世界里，死亡并不比魔法少见，杀一个人不会使一个同妖怪或魔法师搏斗或者自以为是在同妖怪或魔法师搏斗的人感到不安。第二种是感人的：堂吉诃德从未忘记自己是爱读神怪小说的阿隆索·吉哈诺的影子，看见了死人，意识到幻觉使自己犯下了该隐的罪孽[3]，因而从也许永远都不可能治愈的恣意型疯狂状态中清醒过来。第三种也许最为可信：那人死了以后，堂吉诃德不会承认那个暴行是由神志错乱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后果必定会促使他去设想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所以，他永远都不可能走出疯狂。

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推断。这种推断超越了西班牙乃至整个西

---

① 西班牙城市。

② 塞万提斯在叙事中虚构的阿拉伯学者，据说他写过堂吉诃德出游的故事。

③ 指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因嫉妒而杀死了弟弟亚伯，见《圣经·旧约》。

方的氛围，要求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复杂、更为纷繁的环境。堂吉诃德——已经不再是堂吉诃德，而是印度斯坦[①] 时代的一位国君——面对敌手的尸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杀生与孕育显然是昭示人的属性的神功或魔力。他知道那个死人是一种幻象，就像他手中那把沉甸甸的血剑以及他本人、他的全部经历、各路神明和整个宇宙也都是幻象一样。

① 印度斯坦，历史名词，一般指北印度，偶尔作为印度的同义词。

一枝黄玫瑰

被显赫之族(这只是一个他至为看重的比喻)异口同声誉为荷马再世、但丁重生的英才吉亚巴姆蒂斯塔·马里诺[1] 的死，不是在那天傍晚也不是第二天的同一个时辰，不过，当时的那种一动不动和悄无声息的状态倒确实是他平生经历过的最后一次。他老态龙钟、功名赫赫，平卧在一张西班牙式的雕柱大床上静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完全可以想像，几步开外有一个朝西的宁谧阳台，下面是大理石雕像和婆娑的月桂以及台阶倒映在一潭方池碧水之中的花园。一个女人将一枝黄玫瑰插入杯中。他不由自主地默颂起坦率地讲连自己都有点儿厌倦了的诗句：

花园的姹紫，田野的葱翠，
春天的蓓芽，四月的眸辉……

恰在这个时候天启昭彰。就像当初亚当可能会在天国里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马里诺看到了那枝玫瑰并且意识到玫瑰存在于自己的恒定而不是其名称之中，我们可以明提或暗指，但却不能取代，而房间角落里那金碧辉煌的厚重卷帙并非(像他出于虚荣而梦想的那样）是尘世的镜子，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件赘物而已。

马里诺在临终之际有了这番感悟，荷马和但丁大约也当如此。

① 吉亚巴姆蒂斯塔·马里诺（1569—1625），意大利诗人。

见 证

几乎紧贴在新起的石砌教堂背后的马棚里，有一个灰眼睛、灰胡须的男人躺在牲口的气味之中，像等待入睡一般默默地等着死亡的降临。日光遵循着茫茫的秘密法则推移和搅混着那鄙陋空间里的暗影，外面是耕地和一条落满枯叶的沟壑以及林边黑土地上的些许狼迹。那人孑然伶仃、沉沉睡去并做起梦来。召祷的钟声将他惊醒。在英格兰的各个属地里，鸣钟已经成了黄昏时分的惯例，不过，那人从小就见过了沃登[1]的嘴脸、天神的喜怒、缀满罗马制钱和沉重衣装的笨拙木偶、屠宰犬马及俘虏的祭礼。他将在天亮之前死去，最近刚刚举行过的异教典仪也将随他而逝、不再重现。这位撒克逊人死后，世界将多少会变得更加乏味。

确实存在的事物竟会伴随某人的去世而消失，这种事情可能让我们感到惊异，然而，除非像通神论者们所断言的那样存在有宇宙记忆，否则的话，每当有人死去，就一定会有某种或者无数的事物跟着销匿。闭合起最后见过基督的眼睛的日子已经成了过去，胡宁战役和海伦[2]的情爱也都随着一个人的亡故而不复存在。等到我死的时候，什么东西会伴我而去、世界又会失掉哪些牵动人心或

---

① 沃登，即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的主神奥丁，主司战争、诗歌和智慧。

② 海伦，希腊神话里的美女，曾为许多希腊英雄追求的对象，后来嫁给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但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将她诱拐，遂引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一时应景的礼仪？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声音、一匹红马留在塞拉诺及查尔卡斯荒郊[1]上的英姿，还是放在桃花心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块硫磺？

① 塞拉诺和查尔卡斯均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名，当时为市郊。

马丁·菲耶罗[①]

看似强大而后来的光辉业绩也证实了其强大的军队从这座城市开拔而去。岁月流逝，有一位战士回到了这里，操着外乡的口音，讲述了在伊图萨因戈[②]或者阿亚库乔[③]等地的亲身经历。如今，这类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这儿曾经两度出现过专制暴政。第一次暴政期间，有一回，一辆从普拉塔市场出来的马车上有几个人在叫卖白桃和黄桃，一个半大孩子掀开了苫布的边角，看到里面是集权分子们胡子上沾满鲜血的脑袋。第二次暴政期间，许多人被投进监狱和死于非命，人人自危不安、天天提心吊胆、时时蒙屈受辱。如今，这类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一位博学多识的人细心地观察了世上所有的花草和飞鸟并逐一地为之定下了也许永远都不会改变了的名字，他还用绘声绘色之笔详尽地记述了景象万千的晚霞和月亮的圆缺变幻。如今，这类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同样是在这儿，一代又一代人都曾经见到过那些成了艺术素

---

① 马丁·菲耶罗，阿根廷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名著《马丁·菲耶罗》的主人公。

② 伊图萨因戈，乌拉圭的地名，1827年阿根廷和当时的巴西帝国曾在那里交战。

③ 阿亚库乔，秘鲁内陆省份，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爱国者们于1824年在那儿大败西班牙军队。这一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解放了秘鲁并保证了新生的南美洲各共和国脱离西班牙取得独立。

材的普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永恒的变迁。如今，这类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然而，一八六几年间，有一个人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梦见了一场格斗：一个高乔人用刀将一个黑人挑了起来，接着又把他像个装着骨头的麻包一样丢到了地上。为了不给人留下仓皇逃跑的印象，他眼看着那人挣扎和咽气，然后才弯下身子擦去刀上的血迹，解开牲口，悠然地骑了上去。这件事情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却一再地被人记起。浩荡的部队去而不返，一场微不足道的格斗却流传至今：一个人的梦竟然留在了所有人的记忆之中。

变 异

我在一个走廊里见到了一个指示方向的箭头，于是想道：那个不会伤人的标志曾经是个铁制物件、一种令人不及躲避而且还会致人死命的武器，钻进过人类的肉身、猛狮的躯体，遮蔽过温泉关[①]的天日并使哈拉尔德·西于尔兹松永久地赢得了六英尺英格兰土地[②]。

几天之后，有人给我看了一张一位马札尔[③]骑士的照片，一根套索绕在他的坐骑的脖子上。我知道，那根曾经在空中飞舞并套住过牧场的牛群的套索不过是周日鞍具的显赫配搭而已。

我曾在西陵见到过一个刻有古斯堪的纳维亚文的红色大理石十字架，架臂微曲而粗重，嵌在圆环之中。那个被套了起来的敦实十字架象征着另一个没有外缘的十字架，这另一个十字架又代表着一位神明受难的绞刑架，也就是那个被萨莫萨塔的卢奇安[④]咒之为“卑污机械”的东西。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不会被忘记或者不被记忆扭曲，没人能够

① 温泉关，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 480 年 8 月，少数希腊军队在此抵御波斯大军达三天之久，此役成为勇对强敌的战例载入了史册。

② 哈拉尔德·西于尔兹松（1015—1066），挪威国王（1045—1066 在位），1066 年曾入侵英格兰，但被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打败。此典即出于这次战争。

③ 即匈牙利。

④ 萨莫萨塔的卢奇安（约 120—约 190），古罗马讽刺作家。

知道某件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为什么十字架、套索和箭头，这些如今都已降格或升级成了标志的人类古老器具竟会让我惊异。

关于塞万提斯和吉诃德的寓言

国王麾下的一位老兵厌倦了西班牙故土，于是就到阿里奥斯托的辽阔国家、梦幻空耗着光阴的月亮峡谷和被蒙塔尔万盗走的穆罕默德金像中去寻找乐趣[①]。

作为温和的自嘲，他杜撰出了一个轻信的人物。此人被神怪小说搅乱了神智，一心想要在平平常常的托博索或蒙铁尔之类的地方建功立业、降妖伏魔。

堂吉诃德未能改变现实、未能改变西班牙，1614年左右在自己出生的村子里与世长辞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比他稍微多活了一段时间。

他们俩——一个是造梦的和一个被梦造的——的全部遭遇就是两个世界的冲突：一个是骑士小说里的非现实世界，一个是十七世纪普通而平常的世界。

他们未曾料到岁月最终竟会将那矛盾弥合，未曾料到后世竟

① 指塞万提斯从1569至1580年间的经历。在此期间，他先是游历了意大利，1570年在罗马加入反对伊斯兰教的神圣联盟的军队，不久即在同土耳其人进行的勒班陀战役中受伤，愈后相继参加了攻占突尼斯和戍守巴勒莫及那不勒斯的战斗，1575年获准退役，归国途中遭遇土耳其海盗并被掳至阿尔及尔过了长达五年的奴隶生活，1580年方被赎出得返西班牙。蒙塔尔万是西班牙的考古学家，摩洛哥的得士安考古博物馆的创建者。穆罕默德（约570—632），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创始人。

然不会觉得拉曼却及蒙铁尔和骑士的清癯形象比辛伯达[1]的海上经历和阿里奥斯托的广袤家乡缺乏诗意。

因为，文学始之于杜撰，其结局自然难测。

1955 年 1 月，德沃托医院

① 辛伯达，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旅行记》的主人公。

《天堂篇》第三十一章第一百零八行[①]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②]讲述了关于一位粉身碎骨、烟消云散了的神明的故事。漫步于晚霞之中或者记起过去的某个日子的时候，谁又未曾有过曾经失落过某种至为重要的东西的感觉呢？

人类失去了一个形象、一个无法重新见到的形象，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位（梦见自己在最高天的玫瑰花[③]下的）香客[④]，因为正是他在罗马见到了维罗尼卡的汗巾[⑤]并虔诚地悄声说道：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上帝啊，难道你的容貌就是这样的吗？

一条路上有一个石雕人像及一句铭文：哈恩[⑥]之神的圣容写真。倘若真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就掌握了破解那些比喻[⑦]的诀窍，从而知道那个木匠[⑧]的儿子是否也是上帝的儿子。

---

① 但丁的《神曲·天堂篇》的这一行是："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上帝啊，难道你的容貌就是这样的吗？"

②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丛书》四十卷。

③ 根据《神曲》，在天府，幸福灵魂的座位呈玫瑰花状。

④ 即《神曲》中的"我"。

⑤ 维罗尼卡为耶路撒冷的一个妇人，据传，在耶稣扛着十字架走向刑场的途中，她曾用自己的汗巾为他擦脸，于是耶稣的容貌便留在了那块汗巾上。

⑥ 哈恩，西班牙城市。

⑦ 指耶稣在说教时所用的比喻，见《圣经·新约》中的诸《福音》。

⑧ 指约瑟，耶稣基督的父亲。

保罗[1] 见到的主是一道将他扑倒在地的强光，约翰[2] 见到的主则如中天喷薄的太阳，耶稣之特雷莎[3] 多次见到主环裹在祥光之中却又从来都没能说清其眼睛的颜色。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他的模样了，就像忘掉了一个由普通数码组成的神奇数字，就像永远不能再现万花筒里的某个图像。我们可能会视而不见。地铁里遇到的某个犹太人也许就长得同基督一模一样，从窗口递给我们零钱的手臂说不定就跟曾经被士兵们钉上十字架的那双手臂毫无分别。

也许每面镜子里面都藏有那位被钉上十字架的人脸上的某个特征，也许那张脸之所以消失、模糊，正是为了让人人都能成为上帝。

说不定今天夜里我们就可能在纷乱的梦境中看见主的容颜，而明天却忘得一干二净。

---

① 保罗，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据《圣经》记载，他初次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天上忽然现出一道强光将他扑倒在地。

② 指施洗约翰，据《圣经》记载，他是从上帝那里被差来为光作见证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③ 耶稣之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终生献身宗教事业。她的名字通常译作“特雷莎·德·赫苏斯”，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名字用在普通人的身上时一般译做“赫苏斯”，根据文意的需要，此处为意译。

关于宫殿的寓言

那一天,黄帝向诗人展示了自己的宫殿。他们浩浩荡荡地走过西侧的头几条路径,那路径如同一个几乎看不到边的竞技场的台阶通向一处天堂似的花园,花园的金属镜子和刺柏篱落标志着已经开始了迷宫的地界。他们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迷宫,起初倒还像是游玩,随后可就不无惴惴之感了,因为,看似笔直的道路实际上有着轻微的弧度,绵延开去,形成了诸多不易觉察的圆环。直到午夜时分,在适时地祭献了一只乌龟之后,他们才循着星象走出了那个仿佛中了邪祟的地区,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就消除了始终未能摆脱的茫然不知所在的感觉。接着,他们游览了堂榭、庭院、书楼以及六角形的漏刻阁。一天早上,他们从一座高塔的顶端望见了一个石人,可是,那石人转瞬之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乘坐着檀木小舟渡过了一条又一条波光粼粼的溪流,或者,那溪流本为一条,只是过了一次又一次罢了。黄帝一行所经之处,人们无不顶礼膜拜,但是,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小岛,岛上的一个从未见过天子的人竟然不知需要下跪,遂被砍掉了脑袋。他们对黑色的人头、阴森的舞蹈、精致的赤金面具无动于衷;现实和梦境搅混在了一起,换句话说,现实已然变成了梦中的景象。似乎整个世界不能不都是花园、流水、楼阁和幻境奇观。每隔百步就有一座直冲云霄的高塔,那塔看似一色,实则从黄到红依次绵延,谐和有致,排比成行。

在倒数第二座高塔的脚下(对堪称奇绝的景色一直漠然的),诗人朗诵了那首我们今天将之同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短诗。

就连最为认真的史学家们都一再断言，正是那首短诗使他名垂千古又死于非命。那诗已经失传，有人认为只是一行，也有人说不过是一个字而已。事实上，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诗包容了整个那座庞然的宫殿以及其中的所有细部，包括每一件珍贵的瓷器及每件瓷器上的每一个图案以及自远古以来在里面住过的人、神和龙的光辉朝代的每一个黄昏和黎明、每一个或悲或喜的瞬间。人们登时哑口无言，只有黄帝大声喝道："你掠走了我的宫殿。"于是，刽子手的利剑就结束了诗人的性命。

关于这个故事，别人还有别的讲法。世上不可能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只要（他们说道）诗人让那座宫殿随着他的诗句而悄然消失也就足够了。当然，这类说法不过是文学的杜撰。其实，那位诗人是黄帝的奴隶而且也是以奴隶的身份了却一生的。他的诗被人遗忘了，因为只配被人遗忘；他的后人们还在寻找那把宇宙的钥匙，但却永远也不可能找到。

什么都是和什么都不是[1]

他什么人都不是。透过他的容貌(即使是从当时留下来的蹩脚画像上也看不出他像什么人)和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而慷慨激昂的谈吐,能够看到的不过是些微冷漠和某种没人做过的梦罢了。他起初以为人人都跟他一样,可是,当他和一个同伴谈起那种空虚感的时候,对方的惊讶使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终于明白一个人不该有别于自己的同类。有一次,他想到说不定可以在书中找到医治心病的妙方,于是就学会了同代人应当会讲的些许拉丁文和更为浅薄的希腊语;后来又觉得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很可能存在于履行人类的一种基本仪式,于是就于六月的某个漫长的午休期间同安妮·哈瑟维[2]做了初次尝试。二十岁那年,他去了伦敦。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本能地习惯了以故作不凡来掩饰自己的平庸。到了伦敦以后,他找到了注定要干的行当,当起了演员:在舞台上佯装另外一个人物,聚集在台下的人们也假作把他当成为他所扮演的人物。演艺活动使他得到了格外的满足,也许是平生最大的满足;不过,继说完最后一句台词和将最后一位死者搬下台去之后,总会有一种并非真实的讨厌滋味袭上他的心头。他不再是费雷克斯或者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② 安妮·哈瑟维(1556—1623),莎士比亚的妻子。

帖木儿[1]，重又回复到什么人都不是的状态。他于困惑之中恣意想象着别的英雄人物和悲壮故事。就这样，当他的肉体在伦敦的妓院和酒吧履行肉体职责的时候，活在他心灵深处的却是对占卜官的警告置之不理的恺撒、讨厌燕子的朱丽叶[2]、在旷野里与同是死神的女巫们交流对谈的麦克白[3]。谁都没能像他那样曾经是过那么多人，简直就跟埃及的普洛透斯[4]一样，可以随意变换相貌。有时候，他会在剧中某个不显眼的地方加上一句深信谁都不可能破解的自白：让理查[5]说他一个人扮演着许多角色，让伊阿果[6]意味深长地声称我并不是真正的我。活着、做梦和演戏三者的基本融合使他度过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时刻。

他在那种人为的幻境中一直生活了二十年，可是，一天早晨却突然对扮演那么多死于刀下的君王、那么多聚聚散散、哀戚悲切的失意情人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和恐惧，于是当即决定卖掉自己的剧院。没过一个星期，他就回到了故乡，重又找到了儿时的树木和溪流并发觉那一切与自己曾经热烈赞颂过的神话中的和拉丁语国度里的草木山川截然不同。他总得有个身份，所以就变成了发了大财、喜欢借贷、诉讼和小宗暴利的退休企业家。他正是以那种身份留下了我们所见到的那份有意摈除了一切感情和文彩的乏味遗嘱。伦敦的朋友们时常造访他的隐居之所，在他们面前，他又一再

---

① 帖木儿（1336—1405），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族征服者，以其野蛮的征服战争载入史册。

② 朱丽叶，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③ 麦克白（亦译作“麦克佩斯”，？—1057），苏格兰国王，其生平事迹构成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白》的基本情节。

④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里居于埃及尼罗河口法洛斯岛上的老人，能知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不轻易示人，即使求教者乘其午睡时将之捉住，他也试图变化形体借机逃遁。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肯现出原形，说出答案后立即跳入大海。

⑤ 理查，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的主人公。

⑥ 伊阿果，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角色。

扮演起诗人的角色。

那个故事还说,他在死前或死后曾经面对上帝说道:我徒然地作过了许多人,现今只想成为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上帝的声音从旋风中回答他说[①]:我也不是我自己。我的莎士比亚啊,像你梦见过自己的作品一样,我也梦见过世界,既是许多人又谁都不是的你就在我的梦影之中。

① 此处套用了《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的首句,即“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神灵的劫难[1]

梦里（柯尔律治写道）常常会出现我们想过的景物的映像。我们不会因为心怀疑惑而感到恐惧，却会为了释解心里的恐惧而做莫名其妙的梦。果真如此的话，单纯地记录下梦中的景象又怎么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织就那天夜里所做之梦的错愕、激动、惊恐、危急和欣喜呢？然而，我还是要试着将之记录下来。那梦只有一个场景，这一情况也许消除或缓解了事情的最大难点。

地点是哲学及文学院，时间为日落黄昏后。一切（梦里常常这样）全都有点特别，景物显得比实际上要略好一点儿。我们在进行选举，我正跟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的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2] 嘀咕着什么。突然一阵游行队伍或街头乐队的喧嚣打断了我们。从地狱里传来了一片人吼畜叫。有人喊道："他们来了。"随后又补充说："是神灵！神灵！"有四五个神灵走出队伍登上了大教室的讲台。我们全都拼命鼓掌，禁不住流出了热泪。那可是被流放了多少个世纪之后重又归来的神灵啊。讲台使他们显得又高又大，一个个昂首挺胸，得意地接受着我们的欢呼。其中的一个手中拿着根无疑代表着梦里的简单草木的树枝，另一个夸张地伸着一

① 标题原文为古斯堪的纳维亚文。

②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多米尼加文学史家和评论家。

只爪状的手臂，雅努斯[1]的一张面孔警惕地凝注着透特[2]的弯喙。很可能是有感于我们的欢呼，其中的一个，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个了，竟然兴奋得叫了起来，那声音让人难以置信地刺耳，像是漱口又像是呼啸。从那一刻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一切源自于怀疑（可能有点夸大）神灵们已经不再能够讲话了。无数世纪流离失所的生活肯定削弱了他们身上人的特质，伊斯兰教的月亮和罗马的十字架对那些逃犯是严酷无情的。异常狭窄的额头、发黄的牙齿、混血人或中国人似的稀疏胡须以及野兽般的嘴形表明奥林匹斯山[3]的种族的退化。他们的衣着已经不再具有清贫的特色，而是显示着地狱里赌场和妓院的那种骄奢。上装领口的扣眼里插着一支嫣红的石竹，紧身外套遮不住暗藏的匕首。我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最后的一搏。他们奸诈、愚昧而又凶残，就像猛禽野兽。如果我们心生恐惧或暗发恻隐，势必会被他们毁灭。

我们掏出沉甸甸的手枪（梦里忽然有了手枪），轻松愉快地结果了那些神灵。

---

① 雅努斯，罗马神话里的门神，有两个面孔，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既能瞻前又能顾后。

② 透特，古埃及宗教里的鹮首人身神，原为月神，后司计算与学问，又在世间代表太阳神瑞。

③ 希腊神话里的神仙居所。

《地狱篇》第一章第三十二行[1]

12 世纪末年，一只花斑豹子从黎明到黄昏一直注视着眼前的几块木板、数根铁条、变换不定的男男女女、一堵高墙以及可能还有一条落满枯叶的石砌水沟。它不知道，不可能知道，自己正向往着情爱和施暴以及撕咬时的温热快感和送来猎物气味的徐风，然而，它的心里总是觉得压抑着和躁动着某种东西，于是上帝就托梦对它说道："你将在囚禁中活到死去的时候为止，以便让一个我所熟悉的人看你几遍直至记住你的样子和特征并将之写进一首在宇宙的构架中占有一席确定之地的诗篇。你虽然要忍受监禁之苦，却将为那篇诗作提供一个词语。"上帝在梦里点化了豹子的愚顽，于是它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并且接受了那种命运，不过，它醒来之后的感觉却只是一种无奈的隐忍、一种强装的糊涂，因为，对于野兽的简单头脑来说，世界这部机器实在是太复杂了。

过了一些年之后，在拉文纳，但丁于不平及孤独中等待着生命的结束[2]，跟随便哪个普通人完全一样。上帝通过梦向他揭示了其生命及著作的秘密使命，惊异之余，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并为遭遇过的苦难庆幸。据传，他在醒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得到又失去了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某种不仅不会再次获得甚至连依稀再见一次都不可能的东西，因为，对于人类的简单头脑来说，世界这部机器实在是太复杂了。

---

① 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的这一行的内容是"忽然有一只矫捷的花豹"。

② 但丁于 1321 年 9 月 4 日死于疟疾。

博尔赫斯和我

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并且说不定已经是下意识地会在一处拱券和门洞前踯躅留连。我通过邮件获得关于博尔赫斯的消息并在候选教授的名单或人名辞典中看到过他的名字。我喜欢沙漏、地图、18世纪的印刷术、词语的来源、咖啡的香味和斯蒂文森的散文;博尔赫斯也有同样的嗜好,不过有点儿虚荣地将那些嗜好变得像演戏。说我们俩不共戴天,未免言过其实;我活着,竟然还活着,只是为了让博尔赫斯能够致力于他的文学,而那文学又反证了我活着的意义。我无须隐讳地承认他确实写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却救不了我,因为好东西不属于任何个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而是属于语言或传统。此外,我注定要最终销踪匿迹,只有某个瞬息可能会藉他而超生。我尽管知道他有歪曲和美化的恶癖,却还是逐渐将自己的一切全都转赠给了他。斯宾诺莎认为万物都愿意保持自己的形态:石头永远都愿意是石头,老虎永远都愿意是老虎。我将寄身于博尔赫斯而不是我自己(假如说我还是个人物的话),不过,跟他的著作相比,我倒是在别的许多人的著述里或者甚至是在吉他的紧拨慢弹中更能找到自己的踪迹。很多年前我就曾企图摆脱他而独处并从耽于城郊的神话转向同时光及无限的游戏,然而,那游戏如今也成为博尔赫斯的了,我还得另做打算。因此,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

我不知道我们俩当中是谁写下了这篇文字。

关于天赐的诗

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
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
且莫当成是抱怨或者指斥。

他让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
主宰起这卷册浩繁的城池，
可是，这双眼睛只能浏览
那藏梦阁里面的荒唐篇什，

算是曙光对其追寻的赏赐。
白昼徒然奉献的无数典籍，
就像那些毁于亚历山大[1] 的
晦涩难懂的手稿一般玄秘。

有位国王（根据希腊的传说）
傍着泉水和花园忍渴受饥；
那盲目的图书馆雄伟幽深，

① 亚历山大，埃及开国（公元前332年）至公元642年间的都城，由亚历山大大帝在古城拉库提斯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曾是希腊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在其间奔忙却漫无目的。

百科辞书、地图册、东方和
西方、世纪更迭、朝代兴亡、
经典、宇宙及宇宙起源学说,
尽数陈列,却对我没有用场。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
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

某种不能称为巧合的力量
在制约着这种种事态变迁,
早就有人也曾在目盲之夕
接受过这茫茫书海和黑暗。

我在橱间款步徜徉的时候,
心中常有朦胧的至恐之感:
我就是那位死去了的前辈,
他也曾像我一样踽踽蹒跚。

人虽不同,黑暗却完全一样,
是我还是他在写这篇诗章?
既然是厄运相同没有分别,
对我用甚么称呼又有何妨?

格罗萨克或者是博尔赫斯,

都在对这可爱的世界瞩望，
这世界在变、在似梦如忘般
迷茫惨淡的灰烬之中衰亡。

沙 漏

夏日里立柱的笔直投影，或者，
赫拉克利特将之同疯狂人生
相比的那大川里的奔腾流水，
都可以用来计量时光的运行。

白昼的阴影捉不住也摸不着，
那江水则是一味地日夜兼程
而绝对没有逆转倒流的可能，
这二者均与时光和命运相同。

然而，就在那茫茫的沙漠里面，
时光找到了另一种媒体象征，
它柔顺而又沉重，简直就像是
专为计数死人的时日而发明。

于是，典籍的插页中就出现了
那个具有寓意的仪器的图形，
连神情抑郁的古董收藏家们
也会表现出行家特有的热情。

将之归于配不成副的象棋子、

没了刃的宝剑、变浑的望远镜、
鸦片蚀损了的檀香烟枪、尘土、
厄运和虚无的灰暗世界之中。

丢勒[1] 笔下描绘出的死神形象，
除了钐镰，右手里还拿着沙钟，
面对着那严酷而阴森的模样，
谁又能够不感到迟疑和惶恐？

细碎沙粒从倒置锥体的端口
无声无息地悄然奔泻与倾溅，
那流金渐次地滑落并且注入
下面那与之相连的玻璃空间。

玄妙的沙粒不停地滚滚而下，
那情势真是可谓迷人的景观，
即将跌落的瞬间的匆忙拥聚，
简直就是这人世万象的再现。

同一份沙粒不断地循环轮转，
那流沙的历史也将永无尽期，
就这样，不论你高兴还是伤心，
那恒动不会改变自己的节律。

沙流不会有最后终止的时候，

① 丢勒（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画家。此处指其著名铜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

流血的是我而不是玻璃器具，
流沙的歌吟绵延以至于无限，
我们的生命随着那沙流逝去。

在那流沙标记的分分秒秒中，
我以为感觉到了宇宙的瞬息：
那是记忆的镜子留下的历史
或者神奇的忘川[1] 化解的往昔。

缭绕的狼烟以及光灿的烽火，
迦太基和罗马及其频仍侵袭，
法师西门[2]，还有那撒克逊君主
许诺给挪威国王的尺土寸地，

全被那不知疲倦的沙粒细线
裹挟卷带着销匿了踪影痕迹。
光阴易逝，谁都无缘把握操持，
我理所当然地不会成为特例。

---

① 忘川，又译作"勒忒河"，希腊神话里冥府的河流之一，亡灵饮其水后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故名。

② 法师西门（约活动于公元1世纪），行邪术的魔法家，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8章。

棋

一

棋手严肃地躲在自己的角落
不慌不忙地潜心于布阵摆子。
棋盘上面，两种颜色不共戴天，
紧张地一直厮杀到曙色见赤。

不同的形体有着各异的威力：
车不受任何遮拦，马举步轻便，
后披着全副武装，王坐镇后方，
相走着斜线，卒子奋勇冲在前。

时光在耗尽着棋手们的精力：
即便就是在他们离去了之后，
很可能并没有最后结束战斗。

这场战火本来是从东方燃起，
如今却已经烧遍了整个地球。
一如另者，这种游戏无尽无休。

二

王柔弱，相持重，后则暴戾凶残，
车直来直往，卒子狡诈而机警，
缘着那黑白交织的阡陌道路，
寻找战机，进行着殊死的抗争。

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
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退进。

黑夜与白天组成另一张棋盘，
牢牢地将棋手囚禁在了中间
(这可是欧玛尔[①] 所作出的论断)。

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祇设下
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

①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波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镜　子

我对镜子怀有一种恐惧之感
并不因为不可穿窬的玻璃板
圈定和营造出一个并不存在、
不能容人居留的映像的空间；

那恐惧兼及宁静平展的水潭，
其深处的天空的另一片蔚蓝
时而会被倒悬着的飞鸟掠扰、
时而又会被轻波微澜所搅乱；

那恐惧还迁于桃花心木家具，
它那精细而沉寂的光洁表面
能如梦似幻地映出大理石的
朦胧白皙或玫瑰的虚影真颜；

如今，在不同国度的月亮光下
历经了诸多困惑的日月流年，
我扪心自问：这对镜子的恐惧
究竟来自命运中的哪个渊源？

我见过无数金属铸就的镜子，

还有迷离色泽犹如霞彩一般
使凝视同时又被瞩望的面容
朦胧模糊的桃花心木的柜面,

它们警醒又冷峻森然,充当着
一项古老协议的忠实执行官:
再三再四地复制着人间景象,
就好像是在自然地生殖繁衍;

让这个浮华无定的俗世凡尘
在其迷幻的境界里驻留延展;
有的时候,在日暮黄昏的时分,
残喘者的呵气就能使之黯然。

镜子时时刻刻都在窥视我们。
只要有镜子挂在卧室的四壁,
我就不是独处而是有人为伍,
就有影像伴着晨曦上演哑剧。

在那个晶莹清澈的世界里边,
一切都可能发生却不留痕迹,
就好似奇绝的伊斯兰教僧人,
连书籍也都必须从右边读起。

克劳狄奥,一夕之王,梦中的君主,
一直没有意识到生活在梦里,
直到那一天,一位演员在台上

无声地再现了他的虚情假义[1]。

真可谓奇怪啊，竟然会有梦魇，
竟然会有镜子，寻常的那俚鄙、
俗套的日程表中竟然包括着
映像织成的虚幻幽深的境地。

上帝（我在想）真是花费了心计，
通过玻璃那平滑表面的亮丽
和那伴随着梦境的深更浓暗，
构筑起那架捉摸不到的机器。

上帝创造了梦魇连绵的夜晚
也创造出了镜子的种种形体，
只为让人自认为是映像幻影，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时刻惊悸。

① 此处可能指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剧中有位浮浪的贵族青年叫克劳狄奥。克劳狄奥本是骑士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欧洲各国都流传着他的故事。

埃尔维拉·德·阿尔维亚尔[1]

她确实曾经拥有过一切，
而这一切又渐渐地将她遗弃。
我们曾经见过她娇艳俏丽。
清晨和正午曾经居高临下
把人间的所有美景向她展示，
而黄昏却又悄然地将之尽数收去。
命运（因由的无边而偏斜的
网络）曾经赐给她以财富，
这财富就像阿拉伯的飞毯
能把千里之遥化为坦途，
也能将想望与获取混同为一物；
命运曾经赐给她诗的天资，
让她将真切的苦痛化作音乐、悄语和比附；
命运曾经赐给她将伊图萨因戈的战斗
溶进血液的激情、桂冠的重负、
让她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
（长河和迷宫）及逐渐暗淡的
晚霞斑斓色彩中销匿的幸福。

① 埃尔维拉·德·阿尔维亚尔（1907—1959），阿根廷女诗人，曾是博尔赫斯的密友。

所有这一切全都将她遗弃，
只有一样东西成为了特例：
那仁慈宽厚的谦和，没被谵妄和衰萎伤损，
护卫天使一般陪伴她抵达生命的终极。
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在埃尔维拉身上最先见到的是微笑，
那微笑直到最后仍然是那么甜蜜。

苏莎娜·索卡[1]

她满怀着柔缓的深深情意
凝注着晚霞的纷繁斑斓。
她喜欢沉迷于复合的旋律
或者是诗中生活的奇幻。
并非那作为原色的鲜红,
而是诸多层次的灰暗
织就了她那注定频临选择、
屡经犹疑变化的多舛命缘。
没有步入这迷离宫阙的勇气,
她只好从圈子外面瞩目
里边的景致、混乱和奔忙,
就像镜子里的那另外一位贵妇。
置她的乞求于不顾的神明
将她遗弃给了欲火那只老虎。

① 苏莎娜·索卡(1906—1959),乌拉圭的上流社会女士,是一位艺术赞助人,也曾编辑过杂志,死于空难。

月　亮

传说里面讲道，在那过去了的
年代里面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
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事情，
有人构想出了一项非凡的举措，

要将整个宇宙纳入自己的书中，
于是就以无限激情投入了写作，
他完成了一叠厚厚的艰深稿本，
反复推敲并诵读直至诗的结末。

他正要对命运表示感谢的时候，
偶然之间抬起头来看了看天上，
一轮明煌的圆盘让他感到惶惑，
这才意识到竟然忘记了那月亮。

尽管我讲的并不是真实的故事，
然而却非常能够说明一种情况：
我们这些以采录生活为业的人，
总是无法避免时常会有意遗忘。

越是重要的东西越是会被疏忽，

这是文字相对灵感的一个定律。
这篇叙述我同月亮交谈的记录,
自然也无法逃脱得了它的节制。

不记得在哪儿头一次见到月亮,
可能在未识希腊理论时的天际,
也可能是在暮色逐渐将庭院的
水井和无花果遮蔽起来的夜里。

人所共知,世上的事情有千万,
多变的人生本来就是非常之美,
举世共享的月亮啊,某天黄昏后,
我们会突然发现你为生活增媚。

除了夜空里那圆圆缺缺的月亮,
我还能够记起诗中的种种描绘:
歌谣里那中了邪祟的瘆人龙月[①],
还有克韦多笔下的那嗜血金盔。

胡安曾在自己的传世作品里边
详述可怕的朕兆和凶残的狂欢,
那里的月亮颜色猩红滴着鲜血;
另有一些却光辉明灿好似银盘。

毕达哥拉斯[②] 曾将血书(根据传说)

---

① 原文为英文 dragon moon,典出不详。
②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约前 500),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写在了镜子那光洁明澈的表面，
人们却在月亮那另一面镜子上
读到了那倒映出来的骇世名言。

曾有一片铁树钢花的原始森林，
里面住着一只使命奇特的老狼，
每当朝霞将东海染红了的时候，
它就扑落和杀死那天上的月亮。

(预警的北极星斗对此知之甚详，
而且，死人指甲堆造而成的游舫
也将会在那一天夜里出来侵扰
世界上所有敞开着胸襟的海洋。)

也许是在日内瓦，也许是苏黎世，
命运之神让我初操诗笔的时候，
我也像其他所有的诗人们一样，
暗自承诺要把月亮描绘和歌讴。

我曾煞费苦心地反复搜索枯肠，
殚精竭虑地将贫乏的词句拼凑，
惴惴之情时时都在心底里翻腾，
生怕卢戈内斯已用过琥珀、金瓯。

远方的象牙、烟云、寒雪等等比喻
都曾经被用于形容月亮的容颜，
然而，那些诗章终究也没有能够
最后成为流传千古的雄制宏篇。

就像是天庭乐土里的赤膊亚当，
我以为，诗人也有使命需要承担：
为每一种具体的事物定下名称，
不仅准确和贴切，而且还得新鲜。

阿里奥斯托的著作给了我启示：
月亮是一个去处，迷离而又朦胧，
汇聚着梦幻及捉摸不到的浮影、
流逝的光阴、相通的可能与不能。

神奇的黑夜让我远远地看到了
画家[1] 笔下的狄安娜[2] 那三态体形，
雨果呈献给我的却是一把金镰，
爱尔兰诗人[3] 对凄楚的黑月钟情。

正当我在神话的月亮宝库里面
费尽心机地探察和搜索着枯肠，
平日里巡行的月亮却悄然出来，
爬升到了眼前街角背后的天上。

尽管可以选用的辞藻无尽其数，
只有一个才是最为确切或形象，
其中的奥妙啊，依我看来，只在于

① 指公元前5世纪擅长明暗技法的希腊画家阿波罗多洛斯。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里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③ 可能是指叶芝（1865—1939）。

直呼其名，那也就是叫它为月亮。

月亮的升起是一件纯美的事情，
我不敢再用空泛的比方去玷污；
在我的眼里，它平常又无法解释，
远非我的拙笔所能够描摹叙述。

我知道，月亮本身或者它的称呼，
其实实在在的意义却非常特殊，
它的生成本来就是为了与我们
这既繁复又简单的人生相比附。

月亮不过是诸般象征中的一个，
实为命运或者机缘的刻意造物，
让人类随时能够假借它的名义，
抒发显赫或者危难之际的感触。

雨

苍茫暮色骤然变得澄明起来，
因为潇潇细雨正在悄悄飘滴，
飘滴或者业已停息。雨落中天
自古有之，这该是不需要怀疑。

耳边那淅淅沥沥的回响歌吟
必然唤起对美好季节的回忆，
想到那名字叫做玫瑰的鲜花，
还有那娇好艳丽色泽的旖旎。

这雨水为窗上玻璃蒙起薄雾，
而在那茫茫城郊的荒野里面，
却给架上的黑葡萄注入活力。

尽管庭院已经难觅。湿漉漉的
黄昏送来了那期待中的呼唤，
是归来的父亲，他并没有死去。

为克伦威尔[1]属下一位上尉的画像而作

马尔斯[2] 的城垣连上帝都为之赞叹，
却不会使这位武士臣服；
那双曾经熟视过沙场的眼睛
从另一个时代（世纪）流露出关注。
刚劲的手在把佩剑的锋刃爱抚。
战斗正在葱翠的田野里进行，
英格兰、战马、荣誉和你的事业
全都隐没在迷茫的背景深处。
上尉啊，人的生命如同转瞬朝夕，
任何辛劳都不过是虚妄之举，
甲胄徒然无用、奋争也于事无补。
早在多少年前一切都已结束。
可能致你伤残的刀兵早就锈损，
你（同我们一样）注定要进阴曹地府。

---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
② 马尔斯，罗马神话里的战神。

致一位老诗人[①]

你在卡斯蒂利亚田野踽踽而行,
但却几乎没有看到眼前的情景。
你专注于胡安的一首深奥小诗,
几乎没有留意昏黄的夕阳归宁。

朦胧的天色好似梦魇一般痴狂,
如同纵览自然伟力的一面明镜,
那轮猩红的皓月嘲讽戏谑般地
从东方的天际爬上初始的夜空。

你抬起眼睛默默地投去了一瞥,
某件往事在脑海中闪现又泯灭。
你再次垂下满头白发,无动于衷。

你继续蹒跚徜徉,满脸凄怆抑郁,
不再记得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血红的月亮是他的墓志铭。

① 指克韦多。

另一种老虎

而那制造了伪装的技巧①
莫里斯：《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②

我心中在默默地思忖着一只老虎，
昏暗突显出勤奋的图书馆的空旷，
书架仿佛也都朝着远处退避躲藏。
那只老虎威猛、天真、血腥而又年轻，
将在属于自己的森林和清晨徜徉，
把足迹刻印在不知道名字的河流
那潮湿泥泞的岸边的草间和地上
（它的世界里只有确实存在的瞬间，
而没有任何称谓以及未来和古往）；
它将长途跋涉而不畏行程的艰险，
在各种气味交织而成的迷宫中央
追寻黎明时分那清幽芳菲的气息，
追寻麋鹿特有的浸润心脾的馨香。
我在婆娑的竹影之间仔细分辨着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史诗《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的故事和尼贝龙族的衰败》的作者。西古尔德是中世纪冰岛诗文中经常提及的英雄。

它的彩色条纹并且预先感受到了
那蓬勃的斑斓毛皮下的骨架震响。
世间所有的球面汪洋和漫漫荒漠
全都不过是一些徒然虚设的屏障,
从南美大陆上的一个偏远港口的
这幢房子里面,恒河岸边的老虎啊,
我关注着你并且同你幽会在梦乡。

黑暗在我的心底里面无限地扩展,
我在诗中呼唤着的老虎啊,我在想,
不过是象征符号组成的虚影幻象,
是一系列文学比喻的串联和拼接、
百科辞书里综合描摹出来的图像,
而并非是那在苏门答腊和孟加拉
沐浴着阳光或者迎着变幻的月亮
履行着欢合、闲散和死亡等俗套的
凶险的威猛山君、不祥的珍宝锦藏。
同那象征意义上的老虎遥相呼应,
我述及了那个真正的、热血的兽王,
它肆无忌惮地残杀着野牛的种群,
如今,在 1959 年 8 月的第三天,
正拖曳着身影在草地上款款游荡,
然而,只要是对它进行刻意的描述
并且揣度着它的种种遭际和境况,
就已经是将它变成了艺术的杜撰,
使它不再属于世间生灵的排行榜。

我们需要找出第三种老虎。这老虎
同前二者一样，也是我梦中的影像，
也是用人类语汇描画出来的图形，
而不是冲出神话王国的血肉躯体
奔行在实实在在的坚实土地之上。
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心里知之甚详，
然而，却不由自主地甘冒莫名风险，
虽不明智，但又是蓄意已久的愿望。
我执著地在夜幕下将那老虎寻找，
那老虎没有在我的诗里显形露相。

瞎子的位置[1]

远离着大海和美好的征战，
失去了的更让人感到留恋，
双目失明了的海盗疲惫地
在英格兰的泥土路上蹒跚。

庄户的狗群冲他狂吠乱叫，
村里的孩子拿他取笑要玩，
沟壑里的脏土浊尘作床铺，
多病的躯体难得安睡酣眠。

想着在那遥远的黄金海滩
有他秘密掩藏的珠宝金元，
也就不为眼前的苦楚悲伤。

在另一片同样的黄金海滩，
有着你的永不蚀损的宝藏：
恢弘、朦胧而又必然的死亡。

---

① 标题原文为英文。

记一八九几年的一个阴影

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穆拉尼亚[①] 的屠刀，
只有这在灰暗的傍晚记起的残破历史。
不知为什么，每逢黄昏初降的时候，
这个未曾谋面的凶徒总要闯入我的心里。
巴勒莫[②] 当时更为低矮。监狱的
黄色高墙俯瞰着郊区以及沼泽野地。
沾满血污的屠刀正是在那片蛮荒的区域
肆虐横行，没有任何顾忌。
屠刀。那个严格以残杀为业的雇佣兵的容貌
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没人再能记起。
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全部赠品与纪念
不过是一个阴影和一把屠刀的寒气。
时光虽然能够抹去大理石的光彩，
但愿能把胡安·穆拉尼亚的威名铭记。

① 胡安·穆拉尼亚，18世纪至19世纪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西区的著名暴徒。
② 巴勒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城区。

记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1]上校之死

我的记忆中，他骑着骏马、
披着暮色去追寻死亡；
他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的瞬间，
惟愿这悲壮的时刻永沐光芒。
白色的战马、白色的披风，
一往直前地行进在田野上；
耐心的死神从枪口窥测着目标，
弗·博尔赫斯凄怆地驰骋沙场。
耳边呼啸着霰弹的嘶鸣，
眼前绵延着沃野的空旷，
这声响、这景物平生都已见惯。
他在恪尽职守、在战斗。
我的记忆中，他高傲地活在
自己那几乎未被讴歌过的史诗般的天地里面。

---

① 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1833—1874），作者的祖父，职业军人，最后卷入了一场叛乱，重伤而死。

纪念阿方索·雷耶斯

也许是那朦胧的命运，也许只是
那制约宇宙这梦境的精确律条
让我得以和阿方索·雷耶斯
成为了一段人生坦途上的同道。

从一个国度移居到另外的国家，
而且在每处都能全身心地融入，
辛伯达和尤利西斯[1] 都未能做到，
他却将这技巧运用得轻松自如。

思念的箭矢的确曾经将他射中，
于是，他就用那利器的锋利镞尖
写出亚历山大体[2] 悠缓长吟述怀
或者是凄恻悲怆式的短歌哀叹。

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仁厚的希望，

① 尤利西斯，罗马神话里的英雄，即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参加过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十年的艰险方得回到故国与家人团聚。

② 亚历山大体，亦称“英雄体”，西方诗歌的一种形式，指六音步十二音节为一行的抑扬格诗歌。

孜孜一生终于创出光辉的功业:
诗留后世千古传诵得不朽长存,
文蕴新意天下尽效成一代雄杰。

不再倾心于那步履蹒跚的熙德[①],
也不效法那些热中深奥的人们,
他将形同过眼云烟一般的文学
一直送到偏居郊野的凡夫平民。

他确曾留连航海家的五处花园[②],
然而,他的高尚品格与性情之中
却有着某种恒久和本质的特点,
那就是对钻研和天职情有独钟。

也就是,他更着意于思索的园地,
恰恰是在那个地方,波尔菲里奥[③]
栽植下了那“原则与目标的大树”,
用以去对付愚昧和癫狂的困扰。

雷耶斯啊,天意实在是不可破解,
或者慷慨或者吝啬自有其尺度:
它只给了我们这些人以弧和弦,
却把整个圆全都给你作了礼物。

---

① 熙德(约1043—1099),西班牙卓越的军事统帅,其业绩见于史诗《熙德之歌》。

② 即辛伯达曾经到过的地方,当为借指雷耶斯曾在国外居住。

③ 波尔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军人、政治家,1877—1911年任总统。

虚荣与实名掩藏着痛苦与欢乐，
你曾经孜孜地对之进行过追索；
你就像是那位埃里金纳[1] 的上帝，
只想默默无闻地与大众相融合。

你的风格就是一枝精巧的玫瑰，
享尽了广泛而奇绝的称颂讴歌，
将你先辈遗传下来的尚武血液
导向了为上帝愉快奋战的品格。

（我要问）那墨西哥人如今在哪里？
可是正在怀着俄狄浦斯[2] 的惊恐、
面对那奇异而怪诞的斯芬克司[3]、
欣赏着那凝滞的“脸或手的原型”？

或者，像斯维登堡[4] 所希望的那样，
在一个几近于至高天庭的倒影、
比人间更为绚丽繁复的世界里，
漫无目的地游荡或者踽踽独行？

---

① 埃里金纳（810—约 877），基督教神学家，生于爱尔兰，约自 845 年起在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宫中任语法和辩证法教师。

②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里无意中杀死生父并娶生母为妻的底比斯国王。

③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里的狮身女怪，曾在底比斯城外以隐谜残害过往行人，后因俄狄浦斯说出谜底而跳崖自杀。

④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其追随者创建了“新耶路撒冷教派”，史称“斯维登堡派”。

如果（就像那漆器和乌檀的王国
所展示的一样）记忆的强大力量
深入到他内心的伊甸园，就会有
另一个墨西哥和库城[1] 光耀辉煌。

上帝知道，在生命最终结束以后
命运会给人们涂之以什么颜色；
此刻我正在这些街巷悠闲漫步，
死亡距离我还有着相当的间隔。

我如今只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
（不论大海会将他裹挟到了哪里）
阿·雷耶斯都将愉快而尽心地
去求解新的谜团，探索新的规律。

让我们将那胜利的棕枝和欢呼
奉献给举世无双、出类拔萃之士；
但愿我眼睛里的泪水没有玷污
我们用爱心写下的这追怀之诗。

① 库城，指墨西哥中部著名城市库埃纳瓦卡。

博尔赫斯家族

博尔赫斯家族，我的葡萄牙籍先人，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或只是略有所闻，
然而，那些已经朦胧的人们却悄然地
假我之躯延续着自己的习俗、性情和忧愤。
他们如今淡漠得一如未曾存在过
而且又没能跟艺术的行当结下缘分，
他们全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
时光、大地和忘海的组成部分。
这样倒好。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
于是就幻化成为葡萄牙本身，
成为那些因撞开过东方的城墙、
开拓过汪洋和沙海而出了名的人们。
他们就是那位销匿于神秘的荒漠
却又声言未曾弃世的国君①。

---

① 指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1554—1578）。他三岁即位，成年后变成为宗教狂，相信自己必能战胜穆斯林，后来率领一支由葡萄牙人和国际冒险家们组成的庞大军队前去讨伐摩洛哥，旋被击溃并丧生，但流传下来了关于他幸免于难的传说。

致卡蒙斯[①]

时光无憾无怨地蚀损了
那些历经战斗洗礼的宝剑。
你穷困潦倒地回到了思念的祖国，
一代人杰啊，希望在它的怀抱中度过残年。
在那神奇莫测的荒漠之上
“葡萄牙之花”早就已经凋零萎残；
而凶暴的西班牙人远未服输，
正觊觎着它那敞开着的边沿。
我想知道，最后回到海岸这边之后，
你那谦卑的心里可曾预感：
东方和西方以及兵甲和战旗，
所有这些被人遗忘了的光焰
(完全不受人世变迁的约束)
会借你的《埃涅阿斯纪》[②] 流传。

---

①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出生于里斯本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到过葡占摩洛哥，1553年参加海军远征队赴印度果阿，也曾到过澳门，1570年回国，其代表作品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② 此处指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一九二几年

星辰的轮转并非永恒无限，
老虎的形象注定反复再现，
然而，我们，忽视了巧合与偶然，
总是觉得被逐于空乏的时光，
不会有任何事情让人感到新鲜。
宇宙，悲惨的宇宙不在这里，
如想找到，就得回到许许多多的昨天；
我构思了关于墙堵和刀兵的平庸神话，
而里卡多[1] 却在把他的牲口贩子记惦；
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中蕴涵着雷霆，
我们未曾预感到屈辱、烈火和联盟[2] 诞生的可怕夜晚；
没有任何迹象向我们预示构成阿根廷的历史的
轶事、愤慨、爱情、如潮的人流、科尔多瓦[3] 的名字、
真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滋味、恐怖与荣耀
居然会在大街小巷演绎出多彩的画卷。

---

① 里卡多·洛佩斯·霍尔丹，阿根廷军人，1870 年任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曾多次领导叛乱。

② 指 1865 年 5 月 1 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三国秘密签订协议建立联盟，共同向巴拉圭提出领土要求，从而引发了一场历时达五年之久的战争。

③ 科尔多瓦，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省省会，以博尔赫斯一位祖先赫罗尼莫·路易斯·德·科尔多瓦的名字命名。

作于1960年的颂歌

我不能少离的、亲爱的祖国啊,
你历经了一百五十个辛勤的年头,
这期间不无光辉的时刻和难言的耻辱。
主宰我的命运这梦魇的
明显际遇或者秘密法则
让我这水滴对你这大川、
我这瞬息对你这时间的长河倾诉,
让这表白心声的悄语
难脱俗套,凭借神灵们
偏爱的夜幕汇聚成为羞涩的歌赋。

祖国啊,我感觉到了
你存在于广袤郊野的落日余晖,
存在于草原人送到门洞里的蓟菜花,
存在于绵绵无期的细雨,
存在于星辰的款然隐现,
存在于拨响六弦琴的手指,
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像英国人迷恋大海一般
从远处对草原的向往,
存在于装点着穹顶的神像和花饰,
存在于茉莉花的清淡余馨,

存在于银质的镜框，
存在于对悄无声息的桃花心木家具的轻抚，
存在于肉味和果香，
存在于军营里几乎只有白蓝两色的国旗，
存在于乏味的格杀和巷殴轶事，
存在于一成不变地消隐
并弃我们而去的黄昏，
存在于有着以主人的名字
为名字的奴隶的庄园留下的
已经变得模糊了的恬适记忆，
存在于被大火焚化了的
可怜的盲文书页，
存在于谁都无法忘记的
九月的滂沱大雨，
然而，所有这一切
只不过是你的虚表与象征。

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
你那狭长的国土和漫漫的岁月，
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
你那一代代儿女不可思议的总和，
我们不知道，在那永恒世界的生命圈里，
上帝究竟会怎样看你，
但是，我们却正是为着那依稀的形象
活着、死去和满怀着憧憬与希望，
啊，难以割舍的、神秘莫测的祖国。

阿里奥斯托和阿拉伯人

谁都不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
一部真正的著作理应是非常恢弘,
需要能把曙光和黄昏、连绵的世纪、
武器和既连接又分隔的大海包容。

这就是阿里奥斯托心底里的想法。
他顺着白色大理石街道踽踽独行,
在两排苍翠葱郁的松树的荫庇下
悠闲地做起了那早已经做过的梦。

意大利上空曾经弥漫过各样的梦,
在许许多多艰难苦涩的世纪里面,
这些梦以战争的形式困扰过大地,
有的留下了记忆,有的却已经失传。

阿基塔尼亚[①] 原野吞噬过一个军团,

① 阿基塔尼亚,法国历史上西南部的重要地区,原指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至加龙河的大片地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在位)将之定为罗马的行政区,其边界北至卢瓦尔河、东抵中央高原,5世纪时为西哥特人的一个省,6世纪时由法兰克人统治,8世纪时被查理曼征服。

因为它贸然落入了敌人的伏击圈；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龙塞斯瓦列斯[①]，
演绎出一把剑及求救号角的梦魇。

剽悍的撒克逊人的连年愚蠢征战
将其推崇的偶像以及浩荡的大军
强加给了所有英格兰的田园农庄，
那些故事留下了关于亚瑟[②] 的传闻。

北方的昏暗太阳使大海变得朦胧，
那里的岛屿孕育出了另外一个梦：
一位纯情的少女在烈焰的环绕下
于沉睡中等待着和属意的人相逢。

全副武装的巫师骑着带翅的骏马
驾着长风消遁在茫茫的暮色之中，
关于这个故事的出处，谁也不知道
到底是波斯还是帕尔纳索斯[③] 峰顶。

仿佛就是从那巫师坐骑的脊背上，

---

① 龙塞斯瓦列斯，西班牙纳瓦拉省的村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约 742—814）于 778 年夏围攻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城未克，回师途中，于 8 月 15 日，在该处遭到巴斯克人的伏击，其后卫部队全军覆没。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疯狂的罗兰》即以此役为据。根据这部史诗，后卫部队的指挥罗兰过于自信，没有及时召回主力，待到鸣号召唤的时候，为时已晚。

② 亚瑟，中世纪的一组传奇故事中的不列颠国王、圆桌骑士团首领。

③ 帕尔纳索斯，希腊中部的山岭。在神话里，那儿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的圣地。

阿里奥斯托看到了人世间的王国，
到处飘飞着熊熊战火扬起的硝烟，
到处都有着青春奇情的艳遇欢歌。

仿佛是透过一层淡淡的金色薄雾，
他看到了凡尘里的一座瑰丽花园，
那花园将疆界展延至别处的幽庭，
为使安赫利卡和梅多罗① 幽会合欢。

犹如鸦片在印度斯坦的传播泛滥
制造出一种虚无缥缈的繁荣景观，
情和爱一旦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就会像万花筒里的变幻那么纷乱。

无论是真心还是调侃全都很清楚
而且也曾朦朦胧胧地在梦中领略
那座奇异的城堡，在那座城堡里面
一切（一如这人间）全都是虚情幻觉。

像所有的诗人一样，他的遭际奇特，
这也许是幸运也许只是命中注定；
他在费拉拉② 的街道上徜徉的时候，
却同时又是在月亮上面蹒跚移踵。

梦的残渣和那梦一般的尼罗河水

① 安赫利卡和梅多罗，史诗《疯狂的罗兰》里的主人公。
②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阿里奥斯托从十岁起在那儿居住。

淤积而沉淀下来的漫漫滩涂烂泥，
交汇融合浑然天成好似锦簇花团，
变作了那光辉璀璨的迷宫的形体。

那迷宫犹如一块硕大无比的钻石，
在那里，在靡靡的乐曲包围萦绕中，
任何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陶醉痴迷，
从而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以及名声。

现如今整个欧洲都已经没落沉沦。
恰在那天真而阴险的计谋作用下，
弥尔顿才为布兰迪马尔特的厄运
以及达林姐的惶惑而哭泣和嗟诧。

欧洲衰败了，然而，广阔无边的梦幻
却为那个栖居于东方的浩瀚荒漠
以及狮影憧憧的黑夜的著名种族
赋予了许许多多另外的性情品格。

一部奇书① 直到今天仍然魅力无穷，
它向我们讲述了有那么一位国王，
每天在晨曦刚刚降临大地的时候，
都要无情地处死自己的一夜新娘。

遮天蔽日的翅膀如黑夜骤然而降，
大象也竟会披挂起了嗜血的利爪，

① 指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

崇山作祟把舟楫揽入自己的怀抱
使之化作残片碎沫随着波涛漂撒。

地球以一头公牛的脊梁作为依托,
那公牛又站立在一条大鱼的背上,
符标、法宝和种种神秘玄妙的咒语
能够凿穿花岗岩壁开启黄金宝藏。

继续高举着阿格拉曼特[①] 的旗帜的
撒拉逊人[②] 曾经做过这种类型的梦,
那些缠着裹头、面貌模糊的人们的
梦想最后竟一度主宰了西方文明。

奥兰多如今变成了一个美妙地域,
绵延而至万千公里空旷无人之境,
那里面蕴藏的冷漠而闲置的珍宝
已经变成为不再会有人梦想的梦。

伊斯兰教的技艺使这个梦变成了
实际意义上的单纯学问、纯粹历史,
这个梦已被遗弃,正自己梦着自己。
(显赫也只不过是忘却的一种形式。)

又一个傍晚时分的昏黄暗淡阳光
透过业已晦暝的玻璃投到那书上,

① 阿格拉曼特,《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围困巴黎城的撒拉逊人的统帅。
② 撒拉逊人,中世纪时,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另外一些炫耀着华丽封面的典籍
再一次光灿并又再一次失去辉煌。

在空空荡荡悄无人迹的大厅里面，
那沉寂的书籍在时光里巡行游弋。
曙色、夜阑及我的生命这匆促的梦
却全都留了下来变成为昔日陈迹。

开始学习盎格鲁-撒克逊语[①]语法之时

历经了五十代人的岁月之后
(时光为我们每个人都设置了如此巨大的深渊),
我在北欧海盗[②]的龙舟
未曾到过的大河[③]的岸边,
重又操起了这早在成为哈斯拉姆[④]或博尔赫斯之前的
诺森伯里亚[⑤]和麦西亚[⑥]的时代
自己就曾经用如今已经化作尘埃了的嘴巴
讲过的那粗硬费力的语言。
星期六那天我们读到:朱利乌斯·恺撒
是第一个从罗马城来侵扰不列颠的人[⑦];
也许等不到葡萄再度成熟,

---

① 即古英语。博尔赫斯于1954年开始同一群学生一起学习这种语言。

② 指8—11世纪劫掠欧洲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又称维金人。

③ 指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河。

④ 哈斯拉姆,博尔赫斯母系的英国祖先的姓氏。

⑤ 诺森伯里亚,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最主要的王国之一。全盛时期,版图由爱尔兰海延伸到北海,7世纪时军事力量极为强大,9世纪时丹麦人的入侵对其文化生活和政治统一造成破坏,1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向那里移居,随后变成为伯爵领地。

⑥ 麦西亚,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之一,7—9世纪受丹麦人侵袭,遂没落解体。

⑦ 恺撒于公元前55年首度入侵不列颠。

我就会听到谜莺[1] 的啾吟，
还有那护卫着其君王坟丘的
十二武士的哀歌凄音。
这语言不过是符号的符号，
未来的英语或德语的变种，
曾经代表着一定的意象，
曾经被人用以将大海或宝剑赞颂[2]；
明天它将再一次复活，
明天 fyr 将不再是 fire[3]，
而成为驯服却多变的神，
谁见了都不能不感到某种由来已久的惊恐。

无尽无穷的因果连环
不能不令人由衷赞叹，
在向我展示那面照不出人影
或者照出的竟是别人的镜子之前，
居然会给我以机会，
让我得以鉴赏这文明初始时期的纯净语言。

① 谜莺，指古英语诗歌、箴言及谜语集《埃克塞特书》。
② 指约成书于8世纪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
③ 英文，意为“火”。

《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1]

异教徒或希伯来人或一位凡夫，
其容貌被时光销蚀得朦胧模糊；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从忘海里面
打捞出拼成他名姓的无言字母。

他所了解的仁爱其实极为局限，
因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强盗，
而且还被犹太[2] 钉到了十字架上。
从前的事情如今已经无从知晓。

在履行被钉死这最后使命之际，
他从人们讥诮的声浪里面得知
自己身边的那个行将就死之人
就是上帝，于是就贸然向其求乞：

---

① 《圣经·旧约·路加福音》的这一章讲述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后的情况。耶稣被带到髑髅地钉上了十字架，他的左右各有一名犯人，其中的一位讥诮耶稣说道：你是基督，应该能够自救并且救了我们。另一位则责备其同伴说：咱们是自作自受，可是耶稣没有做过坏事。随后，他转而对耶稣说道："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对此，耶稣答道："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② 犹太，古代巴勒斯坦三个传统区划的最南段，公元前37年罗马任命希律为犹太国王。

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那个有一天将要对所有的生灵
做最后裁判的不可思议的声音
从可怕的十字架上许诺了乐土。

一直到了事情最后了结的时候
他们谁也都没有再说只言片语，
然而，历史却绝对不会允许人们
将他们两人死去的那一天忘记。

朋友们啊，耶稣基督的这位朋友
实在是显得有些儿过分的天真，
正是那使他在受刑的屈辱时刻
还能够指望着超升天国的清纯。

一而再地反复将他抛向了罪孽、
抛向了那个血淋淋的莫测命运。

阿德罗格

即使就是在神秘莫测的更深夜阑，
也不必担心我在黑暗的花径迷失，
庭园的景物营造出了恬适的气氛，
邀约着缠绵的情侣或黄昏的闲逸：

不露踪迹的小鸟唱着不变的歌调，
幽幽溪水蜿蜒环流、亭楼威严矗立，
朦胧中的雕像却依然是那么傲岸，
断壁残垣好似隐藏着无尽的奥秘。

这是一个布满尘埃和素馨的世界，
为魏尔兰所钟爱、为埃雷拉[1] 所喜欢，
(我知道) 那空旷夜幕下的空荡车房
标志着它那令人惊怖的疆域边沿。

蓝桉树源源地将药香向夜空弥散，
那清幽的气味由来已久自古已然，
超越了时光局限也胜似模棱话语，
让人不禁联想起田园时代的风范。

---

① 胡利奥・埃雷拉 (1875—1910)，乌拉圭现代主义诗人。

我款步摸索找到了期待中的门槛。
黑糊糊的木框划定了檐廊的区间。
在那就好像是棋盘一般的院子里，
水龙头的悠缓滴答声响连绵不断。

在那一扇扇门扉后面的另外一侧，
不少人浑然地酣睡在沉沉的梦乡，
他们正在那鬼影幢幢的夜幕之中
将辽远的昔日和逝去的事物执掌。

我熟悉这古老楼宇里的每件东西：
那块上面敷有云母片的灰色石头，
由于摆在一面模糊的镜子的前面，
一直以来就像是并排的一对佳偶。

还有那嘴里叼着铁环的狮子头颅
以及窗户上那五彩缤纷的花玻璃，
那窗户向孩子们展示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鲜红奇境一个为碧绿天地。

这些东西超越了命运和死亡制约，
每一件都有着自己所特有的经历，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是发生在
记忆那个纯属于第四维的空间里。

在记忆中而且也只能是在记忆中，
如今才能够找到那些庭园和花畦。

过去将它们收存于那个隐秘世界，
在那里，昏星携带着晨曦共同驰驱。

那些物事平凡、亲切而又必不可少，
就像天堂赐给第一个男人的玫瑰。
虽然如今都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我怎么可能将它们摈除心扉？

每一次只要是一想起了那座房子，
我都会感受到挽歌的久久的震荡，
我本人就是时光、鲜血和弥留残喘，
却不能理解岁月的江川如何流淌。

诗 艺

眼望着时光和流水汇成的长河
并想到岁月本身也是一条大川；
知道我们都像那江河似的流去
而一个个面庞则都如逝水一般。

意识到不能成眠同样也是个梦，
梦见没有做梦以及我们的肉身
惧怕的死亡只不过是每天夜里
那被称之为睡眠的状态的引申。

将每一天和每一年全都看作是
人生时日和岁月的一个个里程；
将时光流逝所酿成的摧残视为
一种音乐、一种声息和一种象征；

将死亡当作是平常的熟睡酣眠，
将黄昏看成为赤金的微光幽辉，
这就是诗，虽然不朽但是却清贫。
诗像曙光和晚霞一样去而复回。

在那日暮的时分，有时候镜子里

会出现一个注视着我们的面孔；
艺术本就应该如同是那面镜子，
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自己的面容。

据说，尤利西斯在饱经风险之后，
当看到葱郁平凡的伊塔卡出现，
竟会情不自禁地热泪淋漓。艺术
是恒久苍翠的伊塔卡，不是风险。

艺术也像是那奔腾不息的大河，
涌流而不去，永远都是那同一个
无常的赫拉克利特的晶体，不变
又有变，就像那奔腾不息的大河。

科学的严谨[1]

……在那个帝国里，绘制地图的技巧已臻完美：一张省图大及一座城池，而帝国全图则可覆盖一个省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那些巨幅地图不再满意，于是各地图学会就绘制出了一幅跟帝国的疆土一般大小并完全切合的地图。对地图学并不那么热中的后人发觉那么大的地图没有用处，所以不无残忍地让那地图任由日晒雨淋。西部沙漠至今还保留有那已经变成野兽和乞丐巢穴的地图残片，那是在全国唯一可以见到的“地图绘制法”的遗迹。

苏亚雷斯·米兰达：《有识之士游记》
第四卷第四十五章《莱里达》，1658

① 《科学的严谨》及以下八篇曾以“博物馆”为题编为另集，原版《博尔赫斯全集》又将此集附在《诗人》末。

四行诗

有些人死了，不过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
(无人不知) 那个季节对死亡最为合宜。
我是耶古卜·阿尔曼苏尔的子民，
也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难免一死？

摘自《马格里布[1] 人阿尔莫塔辛诗集》
(12世纪)

① 北非濒临地中海的地区，包括阿斯特拉山地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国沿海平原。

界 限

有一句魏尔兰的诗我不会再去回味，
有一条就近的街道却是我的禁地，
有一面镜子最后一次照过我的容颜，
有一扇大门已经被我永远地关闭。
我的藏书（就在我的眼前）当中，
有的我已经不会再去触摸。
今年夏天我就将年届五旬，
死亡正在不停地将我消磨。

摘自胡利奥·普拉特罗·阿埃多的
《铭文》（蒙得维的亚，1923）

诗人表白自己的声名

圆圆的天空在丈量着我的功名，
东方的图书馆争相把我的诗作收集，
穆斯林王公要用黄金填满我的嘴巴，
天使们都会背诵我的摩尔体新诗。
我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忍辱和忍痛；
真希望自己是作为死胎来到这人世。

摘自《哈德拉毛人阿卜尔卡辛诗集》(12 世纪)

慷慨的敌人

马格努斯·巴福德[①] 于1102年开始全面进击爱尔兰诸王国。据说，他在去世前夕收到了都柏林王米尔彻塔赫的这一祝福：

马格努斯·巴福德啊，愿黄金和风暴为你的部队助战。
愿明天你对我的王国的疆土的征伐势如破竹。
愿你那威严的帝王之手织出刀剑的罗网。
愿阻挡你的剑锋的狂徒变成红天鹅的果腹之物。
愿你的众神让你满足对荣耀和鲜血的渴求。
愿你在黎明时分成为将爱尔兰踩在脚下的得胜君主。
愿明天成为你漫漫人生中最为光灿的日子。
因为那将是你的末日。马格努斯王啊，我说话一定算数。
因为，马格努斯·巴福德，我要在天黑之前将你打败、将你铲除。

选自H·格林的《挪威王列传补遗》[②]（1893）

---

① 马格努斯·巴福德，挪威王，因身上只穿苏格兰褶裥短裙，光脚（Barefoot），故名。他从1093年开始进攻爱尔兰，1103年在爱尔兰战死。

② 书名原文为德文。

赫拉克利特的遗憾[1]

我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只是未曾有过
让马蒂尔德·乌尔巴赫死在自己怀中的幸运。

加斯帕尔·卡梅拉里乌斯，
见于《奇思异想的诗人博鲁塞耶》VI，16

① 标题原文为法文。

怀念 J. F. K.[①]

这粒子弹已经有些年头。

1897 年，一位名叫雷东多的蒙得维的亚青年将它射向了乌拉圭总统；为了表明没有同谋，那个青年事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避不见人。此前三十年，那同一颗子弹通过一个演员的罪恶或神奇之手杀死了林肯[②]；是莎士比亚的台词将那个演员变成了杀害恺撒的凶手马可·布鲁图。17 世纪中叶，在一场战斗的公开杀戮中，复仇的欲火借用那子弹结果了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③] 的性命。

从前，那子弹曾是别的物器，毕达哥拉斯所说的轮回转生不只是适用于人类。那子弹是东方的大臣们收到的白绫、使阿拉莫的守卫者们粉身碎骨的排枪与刺刀[④]、斩断一位王后咽喉的三棱刀、穿透我主耶稣肉体的黑色钉子和十字架、迦太基首领藏在铁质戒指里面的毒药、苏格拉底于一个傍晚安然喝下的毒酒。

---

① J. F. K. 所指不详。

② 美国第 16 届总统林肯于 1865 年 4 月 14 日遇刺，翌日去世。

③ 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即古斯塔夫二世，1611 年即位，1632 年在对德意志的战争中阵亡。

④ 阿拉莫是 18 世纪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堂，位于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1821 年墨西哥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1835 年 11 月得克萨斯的美国移民建立起了临时政府，随即同墨西哥政府展开了争夺对圣安东尼奥的控制权的拉锯战。从 1836 年 2 月 23 日起，经过 12 天的围困之后，4000 名墨西哥军队士兵将守卫阿拉莫教堂的近 200 名得克萨斯志愿兵全部歼灭。

那子弹,在世界初始的时候曾是该隐投向亚伯的石头,将来可能是许多我们今天甚至都想像不出但可以结束人类及其奇妙而脆弱命运的别的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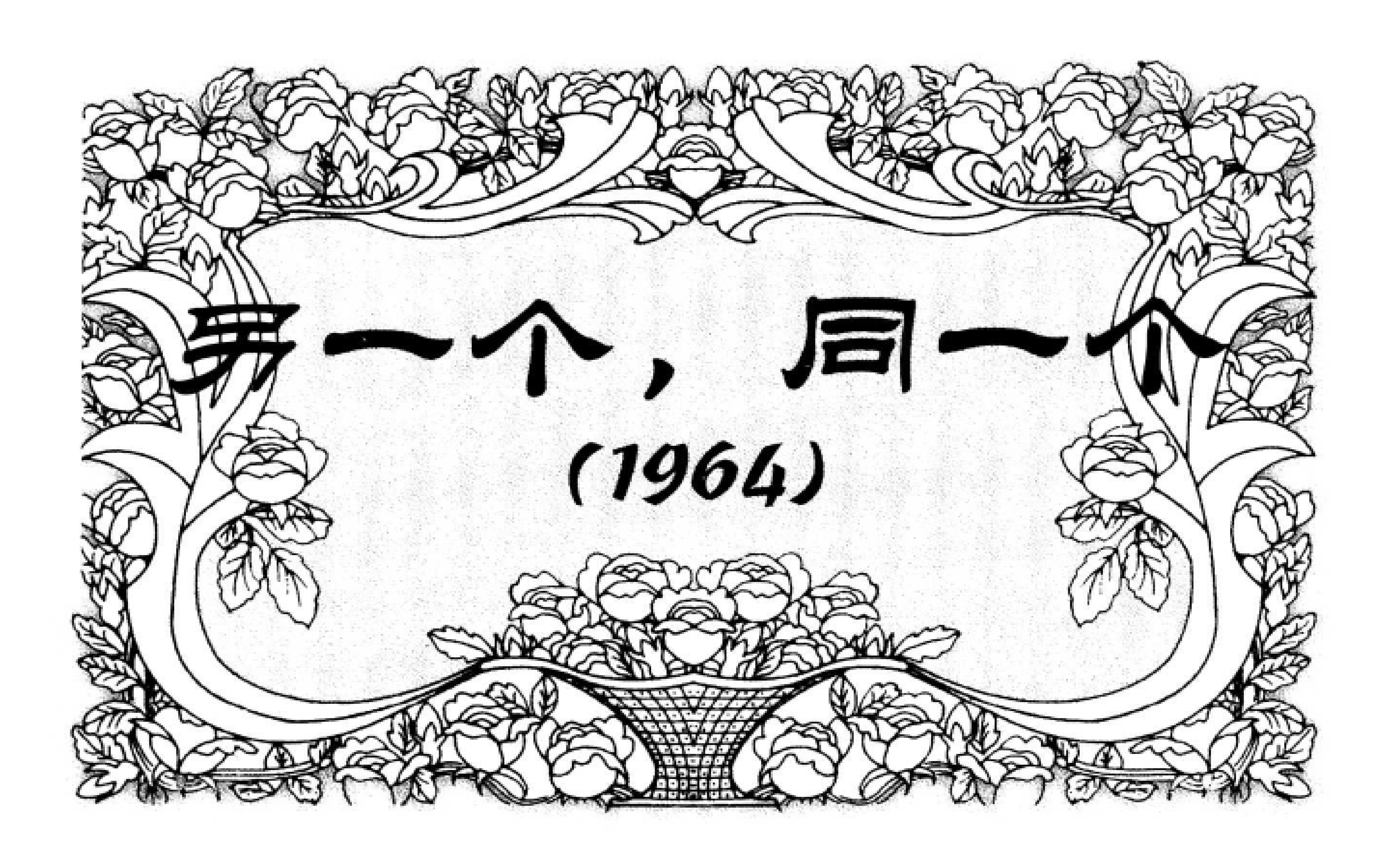
结 语

上帝保佑这个（由时光而非我本人编辑而成的、汇集了我用另一种文学观念写成而如今未敢再作修饰的旧稿的）集子所表现出来的本质上的单一不像其题材所包含的地域或时代的差异那么明显。我以为，在所有已经付梓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部能比这本“读书杂记”更具个性，这是因为其中有着更多的感受和随想。创意不多，涉猎颇广。换句话说，很少有比叔本华的思想或英格兰的口头音乐更值得一提的想法和念头。

有一个人立意要描绘世界。随着岁月流转，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鱼虾、房舍、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之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

豪·路·博尔赫斯

1960年10月31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王永年译

序 言

我与世无争，平时漫不经心，有时出于激情，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诗，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另一个，同一个》是我偏爱的一本。《关于天赐的诗》（另一首）、《猜测的诗》、《玫瑰与弥尔顿》和《胡宁》都收在那个集子里，如果不算敝帚自珍的话，这几首诗没有让我丢人现眼。集子里还有我熟悉的事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先辈的崇敬、日耳曼语言文化研究、流逝的时间和持久的本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发现构成我们的物质——时间——可以共有时感到的惊愕。

这本书只是一个汇编，其中的篇章是在不同时刻、不同的情绪下写成的，没有整体构思。因此，单调、字眼的重复、甚至整行诗句的重复是意料中事。作家（我们姑且如此称呼）阿尔韦托·伊达尔戈在他维多利亚街家里的聚会上说我写作有个习惯，即每一页要写两次，两次之间只有微不足道的变化。我当时回嘴说，他的二元性不下于我，只不过就他的具体情况而言，第一稿出于别人之手。那时候我们就这样互相取笑，如今想起来有点抱歉，但也值得怀念。大家都想充当逸闻趣事的主角。其实伊达尔戈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亚历山大·塞尔科克》和《〈奥德赛〉第二十三卷》没有明显的区别。《匕首》预先展示了我题名为《北区的刀子》的那首米隆加，也许还有题为《遭遇》的那篇小说。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我第二次写的东西，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回声似的，总是比第一次写的差劲。在得克萨斯州地处沙漠边缘的卢博克，一位身材高挑的姑

娘问我写《假人》时是否打算搞一个《环形废墟》的变体;我回答她说,我横穿了整个美洲才得到启示,那是由衷之言。此外,两篇东西还是有区别的;一篇写的是被梦见的做梦人,后一篇写的是神与人的关系,或许还有诗人与作品的关系。

人的语言包含着某种不可避免的传统。事实上,个人的试验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创新者甘心制造出一件博物馆的藏品,或者像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或者像贡戈拉的《孤独》那样,供文学史家讨论的游戏文章,或者仅仅是惊世骇俗的作品。我有时候跃跃欲试,想把英语或者德语的音乐性移植到西班牙语里来;假如我干了这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我就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正如加西拉索把意大利语的音乐性,那位塞维利亚无名氏把罗马语言的音乐性,鲁文·达里奥把法语的音乐性移植到了西班牙语一样。我的尝试只限于用音节很少的字写了一些草稿,然后明智地销毁了。

作家的命运是很奇特的。开头往往是巴罗克式,爱虚荣的巴罗克式,多年后,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达到的不是简练(简练算不了什么),而是谦逊而隐蔽的复杂性。

我从藏书——我父亲的藏书——受到的教育比从学校里受到的多;不管时间和地点如何变化无常,我认为我从那些钟爱的书卷里得益匪浅。在《猜测的诗》里可以看出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白的影响;在别的诗里可以看出卢戈内斯以及我所希望的惠特曼的影响。今天重读这些篇章时,我觉得更接近的是现代主义,而不是它的败坏所产生的、如今反过来否定它的那些流派。

佩特[1] 说过,一切艺术都倾向于具有音乐的属性。那也许是因为就音乐而言,实质就是形式,我们能够叙说一个短篇小说的梗概,却不能叙说音乐的旋律。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接受,诗歌就成了

---

①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评论家、散文家,倡导一种精美的散文体裁,对唯美主义有较大影响。

一门杂交的艺术：作为抽象的符号体系的语言就服从于音乐目的了。这一错误的概念要归咎于词典。人们往往忘了词典是人工汇编的，在语言之后很久才出现。语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具有魔幻性质。丹麦人念出托尔，撒克逊人念出图诺尔时，并不知道它们代表雷神或者闪电之后的轰响。诗歌要回归那古老的魔幻。它没有定规，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样，既犹豫又大胆。诗歌是神秘的棋局，棋盘和棋子像是在梦中一样变化不定，我即使死后也会魂牵梦萦。

豪·路·博尔赫斯

失 眠

夜晚,
夜晚准是巨大的弯曲钢梁构成,
才没有被我目不暇给的纷纭事物,
那些充斥其中的不和谐的事物,
把它撑破,使它脱底。

在漫长的铁路旅途,
在人们相互厌烦的宴会,
在败落的郊区,
在塑像湿润的燠热的庄园,
在人马拥挤的夜晚,
海拔、气温和光线使我的躯体厌倦。

今晚的宇宙具有遗忘的浩淼
和狂热的精确。

我徒劳地想摆脱自己的躯体,
摆脱不眠的镜子(它不停地反映窥视),
摆脱庭院重复的房屋,
摆脱那个泥泞的地方,
那里的小巷风吹都有气无力,
再前去便是支离破碎的郊区。

我徒劳地期待
入梦之前的象征和分崩离析。

宇宙的历史仍在继续：
龋齿死亡的细微方向，
我血液的循环和星球的运行。
(我曾憎恨池塘的死水，我曾厌烦傍晚的鸟鸣。)

南部郊区几里不断的累人路程，
几里遍地垃圾的潘帕草原，几里的诅咒，
在记忆中拂拭不去，
经常受涝的地块，像狗一样扎堆的牧场，
　恶臭的池塘：
我是这些静止的东西的讨厌的守卫。
铁丝、土台、废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垃圾。

今晚我感到了可怕的静止：
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时间中死去，
因为这个不可避免的铁和泥土的现实
必须穿越所有入睡或死去的人的冷漠
——即使他们躲藏在败坏和世纪之中——
并且使他们遭到可怕的失眠的折磨。

酒渣色的云使天空显得粗俗；
为我紧闭的眼帘带来黎明。

1936年，阿德罗格

英文诗两首

献给贝阿特丽斯·比维洛尼·韦伯斯特·德布尔里奇

一

拂晓时分，我伫立在阒无一人的街角，我熬过了夜晚。

夜晚是骄傲的波浪；深蓝色的、头重脚轻的波浪带着深翻泥土的种种颜色，带着不太可能、但称心如意的事物。

夜晚有一种赠与和拒绝、半舍半留的神秘习惯，有黑暗半球的欢乐。夜晚就是那样，我对你说。

那夜的波涛留给了我惯常的零星琐碎：几个讨厌的聊天朋友、梦中的音乐、辛辣的灰烬的烟雾。我饥渴的心用不着的东西。

巨浪带来了你。

言语，任何言语，你的笑声；还有懒洋洋而美得耐看的你。我们谈着话，而你已忘掉了言语。

旭日初升的时候，我在我的城市里一条阒无一人的街上。

你转过身的侧影，组成你名字的发音，你有韵律的笑声：这些情景都让我久久回味。

我在黎明时细细琢磨，我失去了它们，我又找到了；我向几条野狗诉说，也向黎明寥寥的晨星诉说。

你隐秘而丰富的生活……

我必须设法了解你：我撇开你留给我的回味，我要你那隐藏的容颜,你真正的微笑——你冷冷的镜子反映的寂寞而嘲弄的微笑。

二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先辈,人们用大理石纪念他们的幽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边境阵亡的我父亲的父亲,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蓄着胡子的他死去了,士兵们用牛皮裹起他的尸体;我母亲的祖父——时年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名士兵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幽灵。

我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悟力、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或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你对自己的解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真实而惊人的消息。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1934 年

循环的夜

献给西尔维娜・布尔里奇

毕达哥拉斯艰苦的门徒知道：
天体和世人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命定的原子将会重组那喷薄而出
黄金的美神①、底比斯人、古希腊广场。

在未来的年代，半人半马怪
将要用奇蹄圆趾践踏拉庇泰人的胸膛②；
当罗马化为尘埃，牛头怪在恶臭的迷宫
漫漫长夜里奔突，咆哮不已③。

每一个不眠之夜都会毫发不爽地重现。
写下这诗的手将从同一个子宫里再生。
铁甲的军队要筑起深渊。

---

① 这里原文是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据说她出生时从海洋泡沫中跃出，Aphrodite 源自希腊文的 aphros（泡沫）。

② 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塞萨利的拉庇泰人曾打退半人半马怪的骚扰。

③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之妻和海神波塞冬派来的公牛生下一个牛头人身怪，米诺斯把它囚禁在一座迷宫里，吞食雅典每年祭献的七对童男童女。

(爱丁堡的大卫·休谟说过同样的话。)[1]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像循环小数
在下一次循环中回归；但是
我知道有一个隐蔽的毕达哥拉斯轮回
夜复一夜地把我留在世上某个地方。

那地方在郊外。一个遥远的街角，
它可以在北方，在南方，或者西方，
但是总有一道天蓝色的围墙，
一株荫翳的无花果树和一条破败的小路。

那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给世人
带来了爱情或黄金，留给我的却只有
这朵凋零的玫瑰，这些凌乱的街道，
重复着我血液里的过去的名字：
拉普里达、卡夫莱拉、索莱尔、苏亚雷斯[2] ……
名字里回响着号角、共和国、军马和早晨，
欢乐的胜利，军人的牺牲。

---

① 这首诗1940年发表时写的是“尼采”，博尔赫斯后来发现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在其《有关自然宗教的对话》第八章阐述了循环时间之说，1964年便作了修改。

② 拉普里达(1786—1829)，阿根廷政治家，1816年当选为图库曼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宣布普拉达河联合省独立，中央集权派受挫后逃亡门多萨，被高乔人杀害。卡夫莱拉(1528—1574)，西班牙征服者，1573年建立阿根廷科尔多瓦城。索莱尔(1793—1849)，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独立战争时曾指挥1812年的塞里托战役，罗萨斯独裁统治期间，移居蒙得维的亚。苏亚雷斯(1781—1868)，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后任蒙得维的亚共和国临时总统。

在黑夜里显得格外空旷的广场
仿佛是荒废宫殿的深深庭院,
而那些汇向广场的街道
则像是模糊的恐惧和梦幻的走廊。

阿那克萨戈拉① 破译的夜周而复始;
使我的躯体感受到终古常新的永恒
和一首永不停息的诗的回忆(或是构思?):
“毕达哥拉斯艰苦的门徒知道……”

1940 年

① 阿那克萨戈拉(前 500? —前 428?),古希腊哲学家,在雅典授课三十年,主张万物由极小的原子组成,创立宇宙论,并发现日食月食的原因。

关于地狱和天国

上帝管辖的地狱
不需要火的光芒。
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
大地敞开它的内脏，
民族从灰烬中再现，
聆听终审的判决，
看不到倒置大山似的九重层圈；
也看不到遍开长春花的
白茫茫的草地，
在那里，弓手的影子
永远追逐着狍子的影子；
看不到穆斯林地狱最低层
先于亚当和惩罚的母火狐；
看不到残暴的金属，
甚至看不到约翰·弥尔顿的黑暗。
可憎的三重铁壁的迷宫
和熊熊烈火压不倒
打入地狱的人的惊呆的灵魂。

岁月的深处
没有遥远的花园。

为了奖赏正直人的美德，
上帝不需要光亮的星球，
座天使、能天使、智天使
井然有序的同心圆论说，
也不需要音乐虚幻的镜子，
或者玫瑰的深邃，
老虎不祥的辉煌，
沙漠里凝重的黄昏，
和水的古老的原味。
上帝的慈悲中没有花园，
也没有期望或者回忆的光芒。

我在梦幻的镜子里隐约看见
应许的天国和地狱：
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
千年的星球停止运转，啊，时间，
你昙花一现的金字塔突然消失，
往昔的色彩和线条
在黑暗中组成一张面庞，
熟睡、静止、忠实、不变，
（也许是你所爱的女人，
也许是你自己），
注视着那张近在眼前
终古常新、完好无损的脸，
对打入地狱的人来说是地狱；
对上帝的选民来说则是天国。

1942 年

猜测的诗

1829年9月22日，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博士
遭到阿尔道手下高乔游击队杀害，他死前想道：

最后那个傍晚，子弹呼啸。
起风了，风中夹带着灰烬，
日子和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
胜利属于别人。
野蛮人胜了，高乔人胜了。
我，弗朗西斯科·纳西索·拉普里达，
曾钻研法律和教会法规，
宣布这些残暴省份的独立，
如今被打败了，
脸上满是血和汗水，
没有希望，没有恐惧，只有迷惘，
穿过最后的郊野向南奔突。
正如《炼狱篇》里的那个将领，
徒步逃奔，在平原上留下血迹，
被死亡堵住去路，倒身在地，
在一条不知名的河流附近，
我将会那样倒下。今天就是终结。
沼泽地上的黑夜
窥视着我，阻挠着我。我听见

穷追不舍的死亡的蹄声、
骑手的呐喊、马嘶和长矛。

我曾渴望做另一种人，
博览群书，数往知来，
如今即将死于非命，暴尸沼泽；
但是一种隐秘的欢乐
使我感到无法解释的骄傲。
我终于找到我的南美洲的命运。
我从孩提时开始的生活道路
营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
把我引到这个糟透的下午。
我终于找到了
我生活隐秘的钥匙，
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的归宿，
我找到了缺失的字母，
上帝早就知道的完美形式。
我在今晚的镜子里看到了
自己意想不到的永恒的面庞。
循环即将完成。我等着那个时刻。

我踩上了搜寻我的长矛的影子。
死亡的嘲弄、
骑手、马鬃、马匹
向我逼近……最初的一击，
坚硬的铁矛刺透我的胸膛，
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喉咙。

1943 年

第四元素的诗[1]

被阿特雷奥[2] 家族的人
囚禁在海滩遭受羞辱的神，
变成了狮子、龙、豹，
变成了树和水。因为水是普洛透斯。

是形状难以记忆的云，
是夕阳彩霞的辉煌；
是编织冰冷旋涡的梅斯特罗姆[3]，
是我怀念你时流下的无用的泪。

在宇宙起源学中，它曾是
养育万物的土地、吞噬一切的火、
掌管晚霞和朝霞的神的秘密根源。
[塞内加和米雷特斯的塔莱斯（如是说）。][4]

---

① 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宇宙物质由风、火、土、水四种元素组成。水是第四元素。
② 阿特雷奥，希腊神话中迈西尼国王，因妻被其弟蒂埃斯特斯诱奸，设计使蒂埃斯特斯误食其亲生儿子的肉。
③ 梅斯特罗姆，挪威西海岸北冰洋中的旋涡，经常把船只吸入海底。
④ 塞内加（公元前 4—公元 65），斯多葛派哲学家，史称小塞内加。塔莱斯（公元前 624？—前 546?），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曾正确地测出公元前 585 年发生的日食现象。他认为水是宇宙物质的基本元素，参与一切变化。

海洋和摧毁铁制船舶的巨浪，
只是你的类比，
催人衰老和一去不回的时间，
只是你的隐喻。

凭借风势，你灰色的路途
曾是没有围墙和窗户的迷宫，
曾把归心似箭的尤利西斯
导向无疑的死亡和模糊的机遇。

你像残忍的大刀那样闪光，
像梦那样包藏怪物和梦魇。
人们的语言给你增添神秘，
你的汇流叫做幼发拉底和恒河。

（人们说恒河的水是神圣的，
但是由于海洋进行着交换，
地球有许多孔洞，也可以说
所有的人都在恒河沐浴。）

德·昆西在混乱的梦中看见
你组成的海洋满是面庞和民族；
你安抚了世世代代的焦虑，
你洗涤了我父亲和基督的躯体。

水啊，我恳求你。听了我
对你说的这番话语，请记住

在你怀里游泳的朋友博尔赫斯，
在我最终时刻不要背弃我的嘴唇。

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

你世上的日子编织了欢乐痛苦，
对你来说是整个宇宙，
它们的回忆如今在何处？

它们已在岁月的河流中消失；
你只是目录里的一个条目。

神给了别人无穷的荣誉，
铭文、铸文、纪念碑和历史记载，
至于你，不见经传的朋友，我们
只知道你在一个黄昏听过夜莺。

在昏暗的长春花间，你模糊的影子
也许会想神对你未免吝啬。

日子是一张琐碎小事织成的网，
遗忘是由灰烬构成，
难道还有更好的命运？

神在别人头上投下荣誉的光芒，
无情的荣光审视着深处，数着裂罅，

最终将揉碎它所推崇的玫瑰;
对你还是比较慈悲,我的兄弟。

你在一个不会成为黑夜的黄昏陶醉,
听着特奥克里托斯的夜莺歌唱①。

① 特奥克里托斯(前325?—前267?),古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者,对欧洲文学中田园诗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纪念胡宁战役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的诗篇

他有过辉煌的时刻，策马驰骋，
一望无际的胡宁草原仿佛是未来的舞台，
群山环抱的战场似乎就是未来，
贫困，流亡，衰老的屈辱，
兄弟们在他出征时卖掉的阿尔托区的房屋，
无所作为的日子
（希望忘却，但知道忘不了的日子），
这一切算得了什么。

他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
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

他在美洲战争中服役十三年。命运最终把他带到了东岸共和国，带到内格罗河畔的战场。
傍晚时分，他会想到那朵玫瑰，
胡宁的血战，曾为他盛开：
长矛相接的瞬间长得仿佛无限，
发起战斗的命令，
开始的挫折，厮杀的喧闹声中，
他召唤秘鲁人进攻
（他自己和军队都感到突然），

灵感，冲动，不可避免的冲锋，
双方军队狂怒的迷宫，
长矛的战斗没有一声枪响，
他用铁矛刺穿的西班牙人，
胜利，喜悦，疲惫，袭来的睡意，
受伤的人在沼泽里死去，
玻利瓦尔的必将载入历史的言语，
西沉的太阳，再次喝到的水和酒的滋味，
那个血肉模糊、面目难辨的死者……

他的曾孙写下这些诗行，
默默的声音从古老的血统传到他耳旁：
——我在胡宁的战斗算得了什么，
它只是一段光荣的记忆，一个为考试而记住的日期，
或者地图集里的一个地点。
战斗是永恒的，不需要军队和军号的炫耀；
胡宁是两个在街角诅咒暴君的百姓，
或是一个瘐死狱中的无名的人。

1953 年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1]

宪法区[2] 的第一座高架桥，我脚下
轰响的火车织成了铁的迷宫。
黑烟和汽笛声升上夜空。
我突然想起了最后审判。不可见的地平线，
我内心深处，传来一个无限深远的声音，
说的是这些事（这些事，不是这些话，
那是我临时对一个词的拙劣的译法）：
星星，面包，东方和西方的图书馆，
纸牌，棋盘，画廊，天窗，地下室，
世上行走的人的躯体，
在夜间，在死后依然生长的指甲，
遗忘的影子，忙于反映的镜子，
音乐的下滑，最易塑造的时间形式，
巴西和乌拉圭的边境，马匹和拂晓，
青铜的砝码和一卷《格勒蒂尔萨迦》[3]，
代数和火焰，在你血液里奔腾的胡宁冲锋的激情，

---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这一节的原文是："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市区，位东南。

③ 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曾翻译了一系列冰岛传说（萨迦），其中一卷以主人公"强者格勒蒂尔"为书名。

比巴尔扎克笔下人物更多的日子，忍冬花的芳香，
情爱和情爱的前夜，无法忍受的怀念，
埋在地底的宝藏般的梦，慷慨的机遇，
令人眼花缭乱的回忆，
这一切都给了你，还有
英雄们古老的粮食：
虚幻的荣誉、失败、屈辱。
我们白白地给了你浩瀚的海洋，
白白地给了你惠特曼见了惊异的太阳：
你消磨了岁月，岁月也消磨了你，
你至今没有写出诗。

1953 年

罗 盘

献给埃斯特·森博拉因·德托雷斯

一切事物都是某种文字的单词，
冥冥中有人不分昼夜，
用这种文字写出无穷喧嚣，
那就是世界的历史。

纷纷扰扰的迦太基、罗马、我、你、他，
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
难解之谜、机遇、密码的痛苦，
还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和。

所有的名字后面都有不可名的东西；
从这枚闪亮、轻盈的蓝色指针里，
我今天感到了它的吸力。

指针执著地对着大洋彼岸，
像是梦里见到的钟表，
又像是微微颤动的睡着的鸟。

萨洛尼卡[1]的钥匙

阿巴伯尼尔、法里亚斯或者皮内多，
受到残酷迫害被逐出西班牙，
他们至今仍保存着
托莱多一座房屋的钥匙。

如今他们不存希望和恐惧，
傍晚时分瞅着那把钥匙；
青铜里包含着遥远的过去，
黯淡的光芒和默默的苦楚。

钥匙能开的门今天已成灰烬，
它是风流云散的象征，
正如圣殿的另一把钥匙，

当罗马人肆无忌惮地纵火时，
有人把它抛向苍天，
空中伸出一只手接住。

① 萨洛尼卡，希腊萨洛尼卡湾的同名城市，古称塞萨洛尼卡。

一位十三世纪的诗人

他重读那第一首十四行诗①
（当时还没有名称）字斟句酌的草稿，
那页异想天开的纸张
混杂着三句和四句的诗行。

他细细推敲严谨的格律，
突然停住了手中的翎笔。
从未来和它神圣的恐惧里
也许传来夜莺遥远的啭鸣。

他是否感到他不是孤身一人，
感到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阿波罗②
向他展示了一个原型。

---

① 十四行诗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诗体，有十四行五音步、抑扬格的诗句，分意大利体和莎士比亚体两种，前者又称彼特拉克体，由两节四行诗和两节三行诗组成；后者又称伊丽莎白体，由三节四行诗和两行对句组成。

②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也管音乐和诗歌。

一面渴望的镜子将捕捉到
黑夜关闭而白天打开的一切：
代达洛斯①、迷宫、谜语、俄狄浦斯。

① 代达洛斯，希腊神话中奇巧的工匠，为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建造了囚禁牛头怪的迷宫，米诺斯下令把他也关进迷宫，但他靠蜡制的翅膀逃脱。

乌尔比纳的一名士兵[①]

那名士兵觉得自己没有出息，
再也不会在海上干一番事业，
只好甘心做些卑微的工作，
默默地在艰辛的西班牙流浪。

为了抹掉或减轻现实的残酷，
他寻找着梦想的东西，
罗兰之歌和不列颠传说
给了他魔幻的往昔。

太阳西沉，他凝视着广阔田野
黄铜色的回光返照；
感到百般无奈，孤独，贫困。

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要在梦境深处探个究竟，
堂吉诃德和桑丘已在那里漫游。

① 指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70 年从军，1571 年参加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勒班托海战，上级是迭戈·德·乌尔比纳。

界 限

这些深入西区的街道
准有一条(我不知道哪一条)
是我最后一次走过,
当时没有在意,浑然不觉。

我遵从了制定全能法则者的旨意
和一种隐秘而又严格的规矩,
遵从了播弄捭阖生命的
那些阴影、梦想和形式。

如果说一切都有终结和规格,
有最后一次的遗忘,
谁能告诉我们,在这幢房屋里,
我们无意中已经向谁告别?

泛灰的玻璃外面,黑夜已经终结。
在黯淡的桌面上,
投下参差影子的那堆书籍中间
必定有一本我们永远不会翻阅。

南城有不止一道破旧的大门,

门前有石砌的瓶状装饰
和仙人掌，仿佛一幅石版画
把我拒之于门外。

你把一扇门永远关上，
有一面镜子在徒劳地等待；
十字路口使你感到彷徨，
还有四张脸的雅努斯[1] 在看守。

你所有的记忆里，
有一段已经消失，无法挽回；
无论在白天或黄色的月亮下，
你再也不会去到那个喷泉旁。

日落之际，你在夕照余晖中
渴望说出难以忘怀的事物，
你的声音却无法重复
波斯人用鸟和玫瑰的语言的讲述。

我今天俯视的罗纳河和莱芒湖，
昼夜不息，包含着多少事物？
它们将像迦太基一样，
被拉丁人用火与盐抹去。

拂晓时我仿佛听见一阵喧嚣，
那是离去的人群；

① 雅努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伊特鲁里亚的雅努斯有四张脸。

他们曾经爱我，又忘了我；
空间、时间和博尔赫斯已把我抛弃。

巴尔塔萨·格拉西安[1]

迷宫、象征、双关语、
冷漠和艰难的琐事，
对这位耶稣会教士都是诗，
都被他看成是谋略。

他灵魂里没有音乐；
只有隐喻和诡辩的范本、
对狡黠的崇敬、
对人和超人的蔑视。

他不为荷马古老的声音
和维吉尔铿锵清新的调子所动；
他不顾及注定要流浪的俄狄浦斯
和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东方璀璨的星星
在寥廓的曙光中黯然失色，
他却大煞风景，

① 巴尔塔萨·格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作家，耶稣会教士，著有一些探讨英雄或政治家为人处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论文和一部寓言小说《好评论的人》。

把它们叫做“天空旷野的母鸡”。

他对圣洁的爱一无所知，
也不理解世人炽热的激情，
一天下午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吟诵水手的篇章使他大吃一惊。

历史不是他最终的归宿；
泥土作为他昨天的形象
已经摆脱了无常的坟墓，
格拉西安的灵魂归于荣耀。

他凝视着原型和光辉的时候，
心里会有什么感觉？
也许他会哭泣，暗忖道：
我从影子和错误汲取养分纯属徒劳。

当上帝毫不容情的太阳，真理，
展示他的火焰时，会发生什么？
也许在没有终极的荣耀中间，
上帝的光芒使他失明。

我却知道另一种结论。
格拉西安的主题过于渺小，
以致看不到荣耀，他只在记忆里
纠缠于迷宫、象征和双关语。

一个撒克逊人[1]（公元449年）

弯月已经下沉；
黎明，那金发强壮的男人
赤着脚迟疑地踏上
海滩的细沙。

他望着苍白的海湾那边
白色的陆地和黑色的山丘，
在一天中那个最早的时刻，
在上帝还未创造色彩的时刻。

他是坚强的。他的财富是
船桨、渔网、犁、剑、盾牌；
他久经战斗的手
能用铁刻出执著的卢纳文字。

他从满是沼泽的地方来到
这片被大海侵蚀的陆地；
命运的穹隆像是白昼

① 据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比德考证，北欧人初次入侵英格兰是在公元449年。博尔赫斯后来说，写这首诗时没有考虑到英格兰的气候，让撒克逊人赤脚登岸是个失误。

笼罩着他和他的家园。

他用笨拙的手，用布条和铁钉
装饰沃登或图诺尔[1]，
在他们的祭坛上奉献
马匹、狗、飞禽和奴隶。

为了吟唱记忆或赞扬，
他新创了那些难念的名字；
战争是人与人的碰撞，
是长矛和长矛的交锋。

他的世界是海上的魔幻，
是松林深处
国王、狼群、从不宽容的命运
以及神圣的恐惧。

他带来了一种语言的词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提升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昼夜、水火、色彩与金属、

饥渴、痛苦、梦想、战争、
死亡和人类的其他习性；
在山林里，在开阔的平原上，
他的子孙创造了英格兰。

① 沃登和图诺尔分别是北欧神话里主神奥丁和雷神托尔的撒克逊名称。

假 人①

如果说名字是事物的原型
(希腊人曾在《克拉提勒斯》里说过),
“玫瑰”一词的字母里就有玫瑰花,
“尼罗”这个词就有滔滔的尼罗河。

必定有一个由辅音和元音组成的
可怕的名字,概括了上帝的本质,
它的字母和音节
包含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伊甸园的亚当和星辰知道这名字,
(神秘哲学家们说)
罪恶使它变得锈迹斑斑,
世世代代的人已把它丢失。

人的机巧和天真没有止境。
我们知道曾经有一天,

① 假人(Golem),一译“有生命的假人”,犹太民间传说中被赋予生命的泥人。犹太教神秘主义者认为希伯来字母具有神秘的创造力,术士们可以用它拼成一个神圣的字眼或秘名,从而赋予泥人以生命。

上帝的子民在犹太人区
祈祷仪式里寻找那个名字。

别人在模糊的历史里
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布拉格的大拉比，犹大·莱昂①
却在人们的印象中记忆犹新。

莱昂渴望知道上帝知道的东西，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
字母的置换和复杂的变化，
终于念出了那个名字。

那个名字是关键、
门、回声、主人和宫殿，
他用笨拙的手制作一个陶俑，
向它传授字母、时间和空间的秘密。

那个假人抬起瞌睡的眼睛，
在喧嚣声中看见
他所不理解的形象和色彩，
怯生生地尝试行动。

它和我们一样逐渐卷入

① 应为犹大·罗尔（约1502—1609），犹太哲学家，1597年起，担任布拉格犹太大拉比。据传说，他曾把写有上帝神秘秘名的纸条插入泥人嘴里，创造出一个假人，为他和犹太社区服务。拉比是犹太学者的尊称。

这个由声音组成的迷网，
涵盖了以前、以后、昨天、现在、
左右、你我、其他、等等。

（充当灵感的神秘哲学家
把这创造物称之为假人；
肖莱姆在他博学的书里①
讲述了这些事实。）

拉比向它解释宇宙的事物：
“这是我的脚；那是你的脚；这是绳索。”
若干年后，终于使那懵懂的弟子
好歹能够清扫犹太教堂。

也许是文字符号的组合，
也许是圣名的发音出了错；
尽管巫术十分高明，
人的门徒没有学会说话。

它的眼光不像人，而更像狗，
但和狗相比，更像无生命物，
在幽居所的朦胧阴影里，
紧随着拉比的身影。

假人还有一点反常和粗俗，
因为每当它经过时，拉比的猫

① 指格肖姆·肖莱姆《喀巴拉的象征主义》一书。

就要躲藏（肖莱姆的书里没有提到猫，
但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猜到了）。

它向它的上帝举起孝顺的手，
模仿它的上帝的祈祷，
或者带着愚蠢的微笑，
匍匐在地，顶礼膜拜。

拉比深情地瞅着它，
不免有些恐惧。他暗忖道：
我怎么造出这个让人伤心的儿子，
它虽然具有智慧，但无所作为？

在无穷无尽的序列里，
我何必增添一个象征？
何必在那纠缠不清的永恒的线团
加上又一场因果、又一个伤心？

在痛苦与迷蒙的时刻，
他的眼光落到假人身上，
谁能告诉我们，上帝望着
布拉格的大拉比时感到了什么？

1958 年

探　戈

他们将在什么地方？
悼亡的挽歌问道，
似乎有一个去处，在那里，
昨天能成为今天和未来。

在尘土飞扬的穷巷和贫民区，
纠集了刀客和亡命徒，
结帮拉派的那个坏蛋，
他将在什么地方？（我又问）。

给历史留下一个故事，
给时间留下一个传说，
不为爱憎或金钱就拔刀相见，
那些匆匆过客将在什么地方？

我在传说中寻找
科拉勒斯和巴尔瓦纳拉
好勇斗狠的人的事迹，
他们的余烬像一朵迷蒙的玫瑰。

巴勒莫的刀客穆拉尼亚，

那个隐秘的阴影，
会在哪些偏僻的小巷，
或者另一个世界的哪个荒野？

催命鬼伊韦拉（愿圣徒保佑他），
在公路桥上杀了自己的弟弟扁鼻子，
他弟弟欠下的人命比他更多，
于是哥俩扯了个平局。

拼刀子的神话
逐渐被人遗忘；
赞扬好汉行径的歌谣
在下流的警匪新闻中淹没。

另一块炭火，灰烬里另一朵炽热的玫瑰，
完整地保存了那些传说；
叙述了高傲的刀客
和悄悄的匕首的分量。

要命的匕首和另一把匕首——
时间——把他们委诸泥淖，
那些死者今天仍活在探戈中间，
他们超越了时间和不幸的死亡。

他们在音乐里，
在嘈嘈切切的弦声中，
六弦琴通过米隆加舞曲
奏出欢乐和单纯的勇敢。

马匹和好汉组成黄色的圆圈，
在空地上旋转，
我以前见过街上跳的探戈，
现在听到了它们的回声。

今天它蓦然单独冒了出来，
违抗了忘却，没有以前或将来，
它带着失落的意味，
失落和重新找到的意味。

和弦里有旧时的事物：
另一个庭院和掩映的葡萄蔓。
（在多疑的围墙后面，
南区保存着匕首和吉他。）

暴风骤雨般的探戈乐曲
对抗了忙碌的岁月；
由泥土和时间塑造的人
比轻灵的旋律短暂。

旋律仅仅是时间。探戈唤起
似乎不真实的骚乱的回忆，
在僻静的郊区打斗死去，
仿佛是不可能发生的往事。

另一个

写下千百首铿锵的六韵步诗的
那位希腊人，在第一首中祈求
艰苦的缪斯女神或者神秘的火，
让他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①

他知道另一个，一位神，
会使我们昏暗的工作豁然开朗；
几世纪后，《圣经》上写道
圣灵能随心所欲地给人启发。

那个不知名的冷酷无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给了他选中的人：
把黑暗的墙壁给了弥尔顿，
把流浪和遗忘给了塞万提斯。

记忆中得以延续的东西归于他。
归于我们的是渣滓。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开篇。

玫瑰与弥尔顿

一代又一代的玫瑰
在时间深处相继消失，我希望
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
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

命运给了我天禀
叫出那朵沉默的花的名字，
弥尔顿凑在面前
却看不见最后的一朵玫瑰。

啊，一个模糊的花园里
朱红、淡黄或纯白的玫瑰，
神奇地留下你古老的往昔，
在这首诗里焕发出光彩。

看不见的玫瑰金黄、殷红、象牙白，
或者像你手里那朵一样昏暗。

读 者

那位愁容满面、皮肤枯槁的绅士
一心只想干一番英雄事业，
永远准备在第二天外出冒险，
但人们猜测他从未离开过书房。

详细记载他的奋斗经过
和他悲喜剧似的荒唐行为的历史
不是塞万提斯，而是他的想像，
无非是一部梦想的历史。

我的命运也是如此。
我曾读过那位绅士的故事，
在旧时的那间书房里，
我知道我埋葬了某些不朽的东西。

一个孩子慢慢翻阅的那些书页，
梦想着他所不知道的模糊的事物。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①]

东方有这么一个故事[②]，说的是
当时的国王养尊处优，烦闷无聊，
他乔装打扮，单独外出，
到城里四处走走。

和那些胼手胝足、
寻常的老百姓混在一起。
同那位何鲁纳埃米尔[③] 一样
神今天也想在人间走一趟。

同那些复归于泥土的普通人一样，
他由一位母亲分娩到世上，
他将拥有整个世界：
空气、水、面包、早晨、石块和百合。

然后是殉难的鲜血，
侮辱、铁钉和十字架。

---

①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这一节的原文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② 这里指《一千零一夜》中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微服出游的一系列故事。
③ 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王公、酋长等的尊称。

觉 醒

阳光透了进来，我从梦中
颟顸升到众生共享的梦，
周围的事物恢复了
期待的、应有的位置。

模糊的昨天纷至沓来：
鸟和人的由来已久的迁徙，
刀兵摧毁的军团，
罗马和迦太基。

回来的还有日常的历史：
我的声音、面庞、恐惧、命运。
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让我忘掉我的名字和经历，
啊，但愿那个早晨能有遗忘！

致不再年轻的人

你已经看到悲惨的场景，
事物都各得其所；
剑和灰烬归于狄多①，
钱币归于贝利萨利奥②。

七尺黄土、喷涌的鲜血
和挖开的墓穴已在这里，
你何必在迷蒙的六韵步诗里
继续寻找战争的喧嚣？

深不可测的镜子在窥视你，
它将梦见并遗忘
你临终弥留的反映。
你的末日已经迫近。

---

① 据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狄多是迦太基的建立者和女王。特洛伊战争后，王子埃涅阿斯出走，遇风暴漂流到迦太基，狄多爱上了他，希望他能留下不走，但埃涅阿斯坚持前去意大利另建国家，狄多伤心之余自焚而死。

② 贝利萨利奥，东罗马帝国皇帝朱斯蒂尼亚诺一世的名将，遭贬谪后被刺瞎双目，在君士但丁堡行乞，据传他在路边茅屋外挂一个口袋，上书：“请给可怜的老贝利萨利奥一枚小银币。”

这就是你每天看到的街道，
你度过漫长而又短暂下午的家。

亚历山大·塞尔科克①

我梦见海洋，那片海洋，将我囚禁，
英格兰亲切土地上的早晨，
上帝的钟声召唤着礼拜的人们，
把我从梦想中叫醒。

我经受了五年孤独之苦，
久久地眺望着无限的远处，
那一切如今成了往事，
我着魔似的在酒店里叙述。

上帝让我回到了人们的世界，
重新看到镜子、门户、数目和名字，
我不再是那个久久地望着海洋的人，
望着海洋和它深远的草原。

我该做些什么才能让那另一个知道
我在这里和亲人们一起，安然无恙？

① 塞尔科克(1676—1723)，苏格兰水手。英国小说家、记者丹尼尔·笛福(1660—1731)根据他遭到海难，在荒岛生活的真实事迹创作了著名小说《鲁滨孙漂流记》。

《奥德赛》第二十三卷[①]

铁剑义无反顾
执行了复仇的任务;
锋利的投枪和长矛
痛饮了恶人的鲜血。

不顾神和海洋的阻挠,
不顾神和黑风的狂暴,
不顾阿瑞斯[②] 的喧嚣,
尤利西斯回到他的王国和王后身边。

明丽的王后偎倚着国王,
沉浸于共枕同寝的情爱,
想当年他像丧家之犬,
闯荡世界,日夜流浪。

自称是无名氏,
那个人今在何处?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共24卷,叙述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伊塔卡岛国国王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险,终于回到家乡,杀死骚扰他妻子佩涅洛佩的求婚者,夺回自己的财产。第23卷写的是佩涅洛佩认出了乔装成乞丐的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奥德修斯为尤利西斯。
② 阿瑞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

他

你的肉眼看到
无法逼视的太阳光芒，
你的肉身接触到
松散的尘埃或坚实的岩石；

他是光芒、黑色和黄色，
他用永不停息的眼睛注视着你，
探索映象的眼睛，镜子的眼睛，
黑色的七头蛇和红色的老虎。

他不满足于创造。他是他所创造
奇异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物：
是深植的雪松的执著的根，
是月亮的盈亏圆缺。

人们管我叫该隐。通过我
永恒者体味了地狱之火的滋味。

萨缅托[①]

丰碑和荣耀没有把他压垮。
我们始终不渝的颂扬
没有磨光他坎坷的现实。
百年纪念日的喝彩欢呼
没有使这个孤独的人忘乎所以。
他不是空名山谷的古老回声,
也不是独裁政权所能摆布的
这样或那样的空白象征。
他就是他。他是祖国的见证。
他目睹了我们的屈辱和光荣,
五月独立的光芒和罗萨斯的恐怖,
另一个恐怖和未来隐秘的日子。
他是继续爱憎、继续战斗的人。
九月的那几个黎明,
谁都无法忘怀,谁都无法叙说,
我知道我们的感受。
他怀着执著的爱想拯救我们。
他日日夜夜走在人们中间,

① 萨缅托(1811—1888),阿根廷进步政治家、作家、教育家,因反对独裁者罗萨斯,曾流亡智利做新闻工作,1868年起任阿根廷总统。

人们给他的是侮辱或者崇敬
（因为他没有死）。
他像凝视魔幻的水晶球似的
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幻象，
那里包含着时间的三相：
未来、过去和现在，
梦想者萨缅托仍在梦见我们。

致一位 1899 年的小诗人[①]

白昼的尽头向我们窥视，
你想为那荒凉的时刻留下一首小诗，
把你的名字联系上
那金黄和昏暗的伤心日子。

日近黄昏，你在那首古怪的诗里
注入了多少激情，
直到宇宙灭绝消泯，
将证实那奇异的湛蓝时刻。

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否实现，
模糊的兄长，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
但是我形单影只，我希望
你淡薄的影子从遗忘中重现。

让这些已经疲惫的单词
在即将逝去的黄昏中组合。

① 作者假想的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早期版本这首诗题目的年份是 1897 年，博尔赫斯后来做了改动，因为他自己生于 1899 年，用戏谑的方式表示自己就是那个诗人。

得克萨斯

这里也有。正如大陆的另一边缘，
这里无限广袤的田野上，
孤独的呼喊声随风飘散，
这里也有印第安人、马匹、套索。

这里也有不知名的飞禽，
鸣声超越了历史的轰响，
为一个下午和它的回忆歌唱；
这里也有星球的神秘字母。

指使我这支翎笔
写下岁月没有尽头的迷宫
未能带走的名字：圣哈辛托、
别的塞莫皮莱、阿拉莫①。

这里也有生命——不为人知的、
热切的、短暂的事物。

① 圣哈辛托，哥伦比亚城镇，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1822年曾在此小住。塞莫皮莱是希腊塞萨利的一个山口，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进攻希腊时，希腊将军莱昂尼达斯率领三百名斯巴达人在此死守。阿拉莫，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城堡，1836年遭圣塔安纳将军率领的墨西哥军队攻克，美国守军死伤殆尽。

写在一册《贝奥武甫》上的诗[①]

我有时自问，年已垂暮，
明知没有精通的希望，
为什么还要开始学习
粗犷的撒克逊人的语言。

岁月磨损了记忆，
反复诵读依旧枉然，
正如我的生活编织了
厌倦的历史又把它拆散。

我暗忖：难道灵魂充分了解
它有不朽的特点，
它广阔而严谨的循环
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在这热望和这首诗之外，
无限的宇宙在将我等待。

① 《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中第一部英雄史诗，史诗故事发生于现在的丹麦和瑞典南部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地方，8世纪前半叶有关贝奥武甫的传说形成文字，1815年根据手抄本第一次排印出版。

亨吉斯特国王[①]

国王的墓志铭

这块石板下安放着亨吉斯特的遗骨，
他在这些岛屿上
建立了奥丁家族的第一个王国，
餍足了鹰的饥饿。

国王说

我不知道铁器在石头上刻出什么卢纳文字，
但我有如下的话要说：
苍天在上，我是雇佣兵亨吉斯特。
西面那些地区

① 题目原文是 Hengist Cyning。亨吉斯特是古代居住在北欧日德兰半岛的朱特人的领袖，公元 449 年在英格兰肯特登陆，统治到 488 年。Cyning 是盎格鲁-撒克逊文中的“国王”。

濒临名叫“持矛武士”[①] 的海洋，
我把力量和勇气卖给那里的国王，
但是力量和勇气容不得
被人们出卖，
我在北方消灭了
不列颠国王的敌人之后，
又杀了国王。
我靠剑赢来的王国让我高兴；
那里有河流可供划船捕鱼，
有漫长的夏季和土地
可供耕作放牧，
有不列颠人干苦活，
有石墙城镇可供蹂躏，
因为那里已没有活人。
我知道不列颠人
管我叫做叛徒，
但我忠于自己的勇敢，
我不把命运托付给别人，
谁都不敢背叛我。

① 盎格鲁-撒克逊人用“持矛武士”代表海洋，有如罗马神话中手持三叉戟的尼普顿是海洋之神。

片 断

一把剑，
在拂晓的寒气中锻造的铁剑，
剑上的卢纳文字
谁也不能不予理会，谁也不能破译，
来自波罗的海的剑，
将在诺森伯里亚受到称赞，
诗人们把它比作冰和火，
一位国王赠与另一位国王，
这一位却把它付诸梦想，
一把忠贞不渝的剑，
直到命中注定的时刻，
一把将辉耀战役的剑。

手中的一把剑，
将主宰人们交织的壮丽战役，
手中的一把剑，
将染红狼的利牙
和乌鸦无情的喙，
手中的一把剑，
将挥霍红金，
手中的一把剑，

将屠宰金穴里的蛇，
手中的一把剑，
将征服王国，丧失王国，
手中的一把剑，
将横扫如林的长矛。
贝奥武甫手中的一把剑。

约克大教堂的一把剑

坚强的人在你的铁里延续，
他曾战斗在凶险的海洋和兵燹的陆地，
他挥舞着你，对抗死亡，
但终于枉然，现在成了星球的尘埃。

死亡也属枉然。
来自挪威的勇猛的白人，
受史诗般命运的摆布到了这里；
他的剑成了他的形象和名字。

尽管死了很久，长期流放，
凶残的手仍紧握铁剑，
武士的影子笼罩这里，
我在他面前是影子下的影子。

我是瞬间，瞬间是尘埃，不是钻石，
惟有过去才是真实。

致一位撒克逊诗人

你的躯体今天已散成粉尘，
以前和我们一样在地上有过分量，
你的眼睛见过太阳，那颗有名的恒星，
你生活的时代不是僵死的昨天，
而是永不停息的目前，
达到时间的终点和令人眩晕的顶峰，
你在修道院里听到
史诗古老声音的召唤，
你编织了词句，
歌颂了布鲁南堡的胜利[①]，
你不把胜利归功于上帝，
而归功于你国王的利剑，
你欣喜若狂地歌唱
维金人的挫败，
乌鸦和鹰的盛宴，
你在战争的颂歌里汇集了
种族惯常的隐喻，
你在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里

① 公元937年英伦三岛的居民在布鲁南堡与墨西亚(现在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和西撒克逊人的联军作战。文中的撒克逊诗人是一个僧侣。

从目前看到了昨天，
在布鲁南堡的血水和汗水里
看到了古代曙光的镜子，
你热爱你的英格兰，
却没有指出它的名字，
你今天已无踪迹可寻，
只有日耳曼学者摘下的诗句。
今天你什么都不是，
只是我诵读你铿锵诗句时的声音。

我恳求我的神或者时间的总和，
让我的日子无愧于遗忘，
我的名字像尤利西斯一样默默无闻，
但是在宜于回忆的夜晚，
或者在人们的早晨，
某些诗句得以流传。

斯诺里·斯图鲁松[1]

你把冰与火的神话
流传给后辈的记忆,
你树立了海盗家族
剽悍狂暴的荣誉。

一个刀光剑影的黄昏,
你惊感你可悲的肉体在颤抖,
在那个没有明天的时刻,
你发现了自己的怯懦。

冰岛之夜,风暴带着盐味
激起怒涛万丈。
你的家遭到包围。你喝下了
刻骨铭心的屈辱的苦酒。

利剑在你灰白的头上落下,
正如你书中多次提到那样。

① 斯诺里·斯图鲁松(1179—1241),冰岛诗人、历史学家,出身显赫,与挪威王室有密切联系,由于同情挪威国舅反对国王的活动而引起国王反感,1241年被杀害。重要著作有《散文埃达》和《挪威王列传》(前者被称为有关神话和诗学的教科书,后者是关于史前时期直至公元1177年的挪威国王的历史)。

致卡尔十二世[①]

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
大草原上的维金人，
你完成了先辈奥丁神
从北方到南方的路程。

你自鸣得意的是
千古传诵的业绩，
殊死的战斗，霰弹迸裂的恐怖，
不屈不挠的钢剑和流血的光荣。

你了解战胜或战败
无非是一个机遇的两个方面，
除勇敢之外再没有别的美德；
大理石的丰碑终究归于忘却。

你冷冷地燃烧，独自在沙漠；
无人理解你的灵魂，而你已死去。

---

① 卡尔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1697年登基后穷兵黩武，先后打败丹麦、俄罗斯和波兰，1709年败于彼得大帝，逃亡土耳其，1715年回瑞典遭暗杀。

伊曼纽尔·斯维登堡

那人比别人高出一头，
在芸芸众生中间行走；
他几乎没有呼唤
天使们隐秘的名字。

他望着世人看不见的事物：
火红的几何学，
上帝的水晶宫殿，
地狱欢乐的旋涡。

他知道天国和地狱
及其神话并存于你的灵魂；
他像那个希腊人一样，
知道岁月是永恒的反映。

他用枯燥的拉丁文记下
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

乔纳森·爱德华兹[1]

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的广场，
还有那时间的变化无常，
爱德华兹已成永恒，
在金黄树木的阴影下梦想行进。

今天是明天的苗头、昨天的延续，
上帝的每件事物在宁静的氛围中
都神秘地将他颂扬，
无论是傍晚或月亮的金黄。

他幸福地想道，
世界是愤怒的永恒工具，
为少数人创造的企盼的天国

对几乎所有人来说是地狱。
在丝纷麻乱的精确中心
还禁锢着蜘蛛，也就是上帝。

①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清教主义神学家。

爱默生

那位颀长的美国绅士
合上手中的蒙田作品，
去寻找另一种相似的乐趣：
欣赏平原辉煌的暮色。

他在田野上信步走去，
朝着缓缓倾斜的西方远处，
朝着夕阳染红的天际，
正如写这些诗行的人的记忆。

他想道：我博览了重要的书籍，
也写了一些书，不会被遗忘抹去，
承蒙一位神的不弃，
让我知道了世人能知道的一切。

我的名声传遍了大陆；
但我没有生活。我想成为另一个人。

埃德加·爱伦·坡

大理石的哀荣，
尸蛆欺凌的发黑的身躯，
集中了死亡胜利的冰冷象征。
这一切都不能使他畏惧。

他怕的是另一个阴影，爱情，
众生共同的命运；
他不敢逼视的不是闪光的金属，
不是大理石墓石，而是玫瑰。

他反复从镜子的另一面
投身他错综复杂的使命，
苦心孤诣地营造梦魇。

也许他从死亡的另一面
继续孜孜不倦地创造
惊世骇俗的珍品。

坎登[①]，1892年

咖啡和报纸油墨的香气。
星期日和星期日的百无聊赖。
早晨和模糊看到的报纸
刊登了一个同行的隐喻诗篇。

贫寒然而整洁的小屋，
白发老人缠绵病榻，
他从疲惫的镜子里
厌烦地瞅着自己的面庞。

他不再诧异地想：那张脸就是他。
他那心不在焉的手抚摩着
凌乱的胡子和无力的嘴巴。
结局已经不远。他出声说：

我的生命几乎已经结束，但我的诗歌颂了
生命和生命的辉煌。我是沃尔特·惠特曼。

① 坎登，美国新泽西州特拉华河畔的城市，著名诗人惠特曼（1819—1892）晚年瘫痪，1884年在坎登买下一座小屋在此终老，1892年去世。

巴黎，1856 年

长期卧病在床
使他习惯了预感死亡。
喧闹的白天使他发憷，
他不喜欢同人们相处。

海因里希·海涅来日无多[1]，
他想着时间的长河
缓缓把他带离那漫长的昏暗
和作为人与犹太人的痛苦命运。

他想着那些优美的旋律
曾让他再三琢磨，但他很清楚
颤音不是来自树木或禽鸟，
而是来自时间和他模糊的日子。

你的夜莺，你的金色黄昏
和你歌唱的花朵挽留不了你。

① 海涅体弱多病，早在 30 年代便有瘫痪的迹象，1848 年起完全瘫痪，卧床八年，并患眼疾，几乎双目失明，但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作，口授完成了《罗曼采罗》。1856 年在巴黎去世。

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1]

遭到唾弃和厌恶的人民形象
在痛苦和长夜祈祷中永生,
仿佛某种神圣的恐怖,
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像喝美酒的人那样,
畅饮《圣经》的《诗篇》和《雅歌》,
觉得那种甜美是为他而设,
那里诉说的就是他的命运。

人们管她叫做以色列。
坎西诺斯内心深处听到了她,
正如预言者在隐秘的山头听到
燃烧的黑莓丛中传来上帝隐秘的声音。

愿她的回忆永远和我相随。
其余的事情自有荣耀诉说。

---

① 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1883—1964),西班牙文学批评家、小说家、翻译家,极端主义诗歌运动发起人之一。

谜

今天我还在这里歌唱，
明天我将死去，不知所向，
住在一个奇妙而荒凉的星球，
没有时间，没有以前和以后。

这是神秘主义的断言。我深信自己
虽然登不了天国，却不至于下地狱
但是我不作任何预言。我们的历史
像普洛透斯的形状那样变化多端。

当这场冒险的终结
把我交给死亡奇特经历的时候，
我将遭遇什么游移不定的迷宫，
看到什么白得耀眼的强光？

我要痛饮你晶莹的遗忘，
地久天长，但没有以往。

瞬 息

哪里是世纪？哪里是
鞑靼人渴望的剑的梦想？
哪里是摧毁的坚固城墙？
哪里是亚当的禁果之树？

现时寥落孤寂。
回忆构成了时间。
时钟的惯例是交替欺骗。
岁月像历史一般虚幻。

黎明和夜晚之间
是痛苦、光亮和焦虑的深渊；
夜晚磨损的镜子
照出的脸庞已不是昔日模样。

今天转瞬即逝，而又永恒；
别指望另一天国或另一地狱。

致 酒

荷马的青铜器皿里闪耀着你的名字，
给人们心里带来欢乐的红黑色的酒。

千百年来你在人们手中相传，
从希腊人的兽头杯到日耳曼人的牛角觥。

历史初露曙光时你已出现。你一路上
把你的激情和豪气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你和另一条由时间汇成的长河一起，
不分昼夜地流淌接受朋友们的欢呼。

酒啊，你像深沉的幼发拉底母亲河，
顺着世界的历史不停地奔流。

我们在你所在的水晶杯里，
看到了基督鲜血的红色隐喻。

在苏菲[①] 教派的狂喜的诗里，

① 苏菲是古代波斯某些穆斯林信奉的神秘主义泛神论。

你是弯刀，是玫瑰，是红宝石。

别人尽可以在你的忘川里抛开悲哀；
我要在你那里寻找分享激情的欢乐。

我把你当成打开往昔夜晚的敲门砖，
给寒冷黑暗带来光亮的烛台和礼物。

酒啊，我曾管你叫做两情相悦的爱
或者炽热的冲突。但愿如此。

酒的十四行诗

在哪一个王国，哪一个世纪，
哪个寂静的星移斗转的组合下，
哪个没有立碑纪念的秘密日子里，
冒出了发明欢乐的勇敢而奇特的主意？

金色的秋季初创了那个主意。
艳红的葡萄酒像时间的长河
世代流淌，它在艰苦的路程中
给了我们大量音乐、热情和豪气。

在喜庆的夜晚或者不幸的日子，
它激发了欢乐或者减缓了惊骇，
我今天献给酒神的赞歌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曾经唱过。

酒啊，请教我看清我自己的历史，
仿佛它已成为记忆中的灰烬。

1964年

一

世界已不再神奇。它们已离你而去。
你不再分享皎洁的月光
和舒缓的花园。每晚的月亮
都是过去的镜子。

凄凉的水晶，痛苦的太阳。
永别了，相互爱慕的手
和耳鬓厮磨。今天你的所有
只是忠实的回忆和孤寂的日子。

人们失落的（你徒劳地重复说），
只是他们没有和从未得到之物。
然而为了掌握遗忘的艺术，
单有勇气还远远不够。

一个象征。一朵玫瑰使你心碎，
一首吉他乐曲可能要你性命。

二

我再也不会幸福。也许无关紧要。
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事物；
任何一个瞬息都比海洋
更为深邃，更为多种多样。

生命短暂，个别的时辰虽很漫长，
但是一件惊奇在黑暗中窥视我们，
那就是死亡，另一个海洋，
另一支使我们摆脱日月和爱情的箭。

你给了我又夺去的幸福
必须一笔抹煞；
一切的一切必须化为乌有。
我只剩下悲哀的乐趣。

那个虚幻的习惯使我向往
南方，某扇房门，某个街角。

饥 饿

乱伦战争的古老而凶残的母亲,
但愿你的名字从地球表面给抹去。

你把维金人高昂的船头和沙漠的长矛
投向开阔地平线的周遭。

在比萨的乌戈利诺的饥饿之塔[①]
你留下了遗迹,在但丁的诗篇里,

我们隐约看见(只是隐约看见)最后时刻
和笼罩下来的阴影里的垂死挣扎。

你迫使狼冒险走出松林,
你导致让·华尔强[②] 伸手偷盗。

---

① 中世纪意大利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和支持国王的吉伯林派斗争不断,1270年,吉伯林派的比萨伯爵乌戈利诺与归尔甫派结盟,企图篡夺比萨最高权力,失败后又与佛罗伦萨人结盟,逼迫比萨人归还他的领地。1284年,热那亚人与比萨人交战,乌戈利诺背弃了比萨人。1288年,他和两子两孙一起被囚禁在瓜兰迪塔,活活饿死。但丁《神曲·地狱篇》提到了这个故事。

② 让·华尔强,法国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人物,他原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工人,因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坐了19年监牢。

你的形象之一是时间,
那个不停地坦然吞噬地球的神。

还有一个黑暗和骷髅的神,
她的床榻是不眠,她的面包是饥饿。

住阁楼的查特顿① 守着伪托古籍,
望着黄色的月亮,你给了他死亡。

人们从出生到弥留之际,
你要求他们为每天的面包感恩。

你的钝剑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
直逼狮虎的脑门。

乱伦战争的古老而凶残的母亲,
但愿你的名字从地球表面给抹去。

①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颇有才华,十岁能诗,但不甘清贫,伪托一个子虚乌有的15世纪的僧侣托马斯·罗利发表了一些诗篇。18岁时服毒自杀。

外地人

他发了信件和电报，
到外面不明确的街上走走，
发现了一些他不关心的细微差别，
想起了阿伯丁或者莱顿，
对他来说，那些城市比这里更逼真，
这里是个直线的迷宫，算不上复杂
他真正的生活在远方，
岁月把他带到此地。
在一个编了号的房间里，
他对着镜子刮脸，
虽然镜子不会再照出他的容颜，
他又觉得那张脸
比它所包含的多年雕琢的灵魂
显得更坚定，更不可捉摸。
他在一条街上和自己相遇，
你也许会发觉他颀长灰白，
茫然望着周围的事物。
一个冷漠的妇女
主动提出陪他一个下午，
关起房门干些事情。
那人会忘掉她的长相，

多年后在北海附近，
才记起电灯或百叶窗。
那天晚上，他的眼睛
望着一个长方的形状里
骑手和他史诗般的平原，
因为西部地方包括地球，
在从未去过那里的人们
梦中得到反映。
在憧憧黑影里，
那个外地人以为到了自己的城市，
出去时却惊异地发现不是一回事，
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有另一片天，
我们临终之前
已经有了地狱和天国；
就在这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
对于我梦中的外地人来说
（我在另一些星辰下曾是外地人），
它是一系列模糊的形象，
仿佛专为遗忘而设。

致读者

你不会受到伤害。掌握你命运的神灵
难道未曾向你揭示
你必然归于尘土的真理?
难道你不可逆转的时间

并不是赫拉克利特看到的那条
反映出浮生若梦的象征的长河?
你不会看到的大理石碑在等你。
上面记着日期、地点和墓志铭。

时间的梦也会转瞬即逝,
并非坚实的青铜或者精炼的黄金;
宇宙和你一样,像普洛透斯那般无常。

等在你路途尽头的是黑夜,
你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行走;
从某种意义说,你死之以久。

炼金术士

薄晨时分，一个焚膏继晷、
久久思索的年轻人，
全神贯注地守着
不眠的炭火和蒸馏甑。

他知道普洛透斯似的变幻的黄金，
藏在任何侥幸下面，有如命运；
他知道黄金在路上的尘土里，
在弓箭和发射弓箭的手臂上。

他模糊地看见一个物体
隐藏在星宿和淤泥里，
有另一个梦想在搏动，
正如塔莱斯① 所见：万物皆水。

还有另一个幻觉；永恒的上帝，
他那无处不在的面貌包括万物，
在一本比地狱更艰深的书里，
精确的斯宾诺莎作了说明……

① 塔莱斯，见本书第 228 页注④。

东方蔚蓝寥廓的天际,
行星的光亮逐渐黯淡,
炼金术士思索着
联系星球和金属的秘密规律。

正当他激动地认为已经找到
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金子之际,
精通炼金术的上帝
把他化为尘埃、化为乌有和遗忘。

某 人

一个被时间耗损的人，
一个连死亡也不期待的人
（死亡的证明属于统计范畴，
人人都承担了作为
第一个永生者的风险），
他已经学会了感激
平时最简单的施舍：
睡梦、惯例、水的滋味，
一个无人怀疑的词源，
一首拉丁或者撒克逊诗歌，
对于一个女人的回忆，
多年前那女人离他而去，
今天想来已没有苦涩，
他不会不知道目前
已成为未来和遗忘，
他曾经背信弃义，
也遭到别人的背弃，
他过马路时会突然感到
一种神秘的幸福，
它不是来自希望，
而来自古老的单纯，

来自他自己的根，或者游移的神。

他知道不应该较真，
因为还有比老虎更可怕的理由
将证明他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必须充当不幸者，
但他谦卑地接受
那种幸福，那一束强光。

也许在死亡中，
当尘土归于尘土之际，
我们永远是那无法解释的根，
根上将永远生长，
无论是沉着或者张狂，
我们孤独的地狱或天堂。

永恒（一）[①]

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全了金属，也保全渣滓，
在他未卜先知的记忆里
寄托着将来和逝去的月亮。

一切都已停当。从黎明到黄昏，
你的脸庞在镜中已经留下，
并且今后还要留下
千百个反映出来的形象。

宇宙是记忆的多彩的镜子，
一切都是它的组成部分；
它艰巨的过道无穷无尽，
你走过后一扇扇门相继关上；

① 这首诗的标题是英文 Everness 一词。维尔杜戈-富恩特斯撰写的《博尔赫斯访谈录》中《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篇有如下的一段文字："Everness 这个词是威尔金斯在 17 世纪创造的，意思是永恒，但比永恒更有力。他还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可怕的词，从没有人用过，那就是 Neverness，指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物。博尔赫斯借用了 Everness 一词，写下这首特别悲怆的十四行诗，因为他想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镜花水月。"

只有在太阳西下的那一方，
你才能见到原型和耀光。

永恒(二)[①]

让我口中吟唱卡斯蒂利亚的诗歌，
叙说自从塞内加使用拉丁语以来
一直传诵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见：
世上的一切都必将归于腐土。

让我重新歌唱苍白的灰烬，
死亡的奢华以及
修辞女王的胜利，
她把炫耀的旗帜踩在脚下。

并非如此。我不会像懦夫那样
否认我拙笔所赞美的一切。我知道
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

我知道永恒中继续燃烧
我所丧失的许多珍贵东西：
锻炉、月亮和下午。

① 这首诗的标题原文是德文 Ewigkeit，意为“永恒”。

俄狄浦斯与谜语

黎明四足匍匐，中午双脚直立，
暮色苍茫时用三条腿踽踽而行，
带翼狮身的斯芬克司历尽沧桑，
这就是她的兄弟，人，给她的印象。

傍晚来了一个人，
在那怪异形象的镜子里
惊骇地识破了他的衰亡
和他命运的反映。

我们是俄狄浦斯，从长远说，
无论是将来或者过去，
我们也是那三重形状的动物。

看到我们巨大的本来模样，
我们不由得垂头丧气；
上帝慈悲地给了我们交替和遗忘。

斯宾诺莎

犹太人那双仿佛半透明的手
在昏暗中研磨着水晶的透镜,[1]
即将消逝的傍晚带来忧虑和寒意。
(傍晚和傍晚没有什么差异。)

手和晶莹的空间
黯淡无光地在犹太人区边缘,
对那淡泊的人几乎已不存在,
因为他在梦想一个明净的迷宫。

他不为名望所困扰,那仿佛
另一面镜子的梦中之梦的映象。
也不为少女羞涩的爱情感到惶惑。

他超越了隐喻和神话,
打磨着坚硬的水晶:
上帝的全部星辰的无限图像。

---

①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父母为葡萄牙人和犹太人。他不愿接受大学教职,以研磨透镜的收入来维持学术研究。

西班牙

超越象征，
超越周年纪念日的奢华和灰烬，
超越语法学者的怪诞行径，
他在那位梦想成为堂吉诃德、
梦想终于成真的绅士的故事里，
看到的不是友谊，不是欢乐，
而是古语汇编和谚语大全，
静悄悄的西班牙，你在我们中间。
在西部草原，蒙大拿州，死在刀剑
或者来复枪下的美洲野牛的西班牙，
尤利西斯漫游冥府的西班牙，
伊比利亚、凯尔特、迦太基人和罗马的西班牙，
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
剽悍的西哥特人的西班牙，
他们曾经解读但又忘却
乌尔斐拉斯[①] 主教的经书，
伊斯兰、神秘哲学、
灵魂黑夜派的西班牙，

① 乌尔斐拉斯(311? —383?)，西哥特阿里乌斯教派主教，曾把《圣经·新约》译成哥特文。

宗教裁判法官的西班牙，
他们不幸而充当了刽子手，
但也有可能成为殉道者，
长期冒险的西班牙，
探明了海洋的秘密，
征服了残忍的帝国，
直到这里布宜诺斯艾利斯，
1964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
另一把奔放的吉他的西班牙，
不似我们卑微的吉他，
庭院深深的西班牙，
虔诚的石砌大教堂和圣殿的西班牙，
诚实而友好热情的西班牙，
血气之勇的西班牙，
我们可以移情别恋，
可以像忘掉自己的过去那样
把你忘掉，
因为你不可分割地在我们中间，
仿佛成了我们血液中的惯例。
在我祖先阿塞韦多和苏亚雷斯家族，
西班牙，
江河、刀剑和世世代代的母亲，
永不停息，不可回避。

挽 歌

啊，博尔赫斯的命运，
他曾航行在地球好几个海洋，
或者说，名称不同的惟一孤僻的海洋，
他曾居住在爱丁堡、苏黎世、
两个都叫科尔多瓦的城市、
以及哥伦比亚和得克萨斯，
经过世代沧桑，他归来了，
回到他祖先古老的土地，
回到安达卢西亚、葡萄牙、以及
撒克逊人和丹麦人流血战斗的伯爵领地，
他在伦敦恬静的红砖迷宫里徘徊，
在无数镜子里照出自己的衰老，
他徒劳地寻找大理石雕塑的目光，
查看石版画、百科全书、地图册，
他见过人们常见的事物：
死亡、笨拙的黎明、平原、和迷人的星辰，
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姑娘的脸之外，
他什么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不希望那张脸再记得他。
啊，博尔赫斯的命运，也许不比你的命运更奇特。

波哥大，1963 年

亚当被逐

是否真有伊甸园，或者只是一个梦？
我在朦胧的光线下款款自问，
如果说今天潦倒的亚当曾是主人，
那几乎成了一种安慰。

那只是我梦见的上帝一个魔法的欺骗。
那个阳光明媚的乐园
如今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但是我知道它确有其事，并且永存，

尽管不为我而设。艰苦的人间
以及该隐、亚伯和他们的子孙
世代绵延的战斗是对我的惩罚。

尽管如此，有过爱情，
有过幸福，接触过伊甸园，
哪怕只有一天，也是极乐。

致一枚钱币

我从蒙得维的亚启航的那晚风大浪急。
转过塞罗山时,
我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扔出一枚钱币,
寒光一闪,在浊水中淹没,
时间和黑暗卷走了发光的物体。
我感到自己干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
在地球的历史上增添了两串
不断的、平行的、几乎无限的东西:
一是忧虑、爱和变迁组成的我的命运,
另一是那个金属圆片,
被水带到无底深渊
或者遥远的海洋,在那里
撒克逊人和维金人的遗骸仍受到侵蚀。
我梦中或不眠的每一时刻
总是同不知名的钱币的另一时刻印证。
有时候我感到后悔,
有时候我感到妒嫉,
妒嫉你像我们一样,
处于时间和它的迷宫中间而不自知。

关于天赐的诗（另一首）

我要对神圣的因果迷宫
表示感激之情，
由于多种多样的创造物
形成了这个奇妙的宇宙，
由于理性永远梦想着
一幅迷宫的蓝图，
由于海伦的美貌和尤利西斯的坚韧，
由于爱心让我们
像神看人那样看待别人，
由于坚硬的钻石和柔顺的水，
由于水晶宫殿般精确的代数学，
由于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1] 神秘的钱币，
由于似乎破解了宇宙奥秘的叔本华，
由于火的耀眼光辉，
任何人看了都会产生古老的惊愕，
由于桃花心木、雪松和紫檀，
由于面包和盐，
由于玫瑰的神秘，
它提供了色彩而没有看见，

①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1624—1677），波兰神秘主义诗人。

由于 1955 年的某些前夕和白天，
由于那些艰苦的赶牲口人，
他们在平原上催促牛群和黎明，
由于蒙得维的亚的早晨，
由于友谊的艺术，
由于苏格拉底最后的时日，
由于垂暮时一个十字架上的人
对另一个十字架上的人的言语，
由于长达一千零一夜
的伊斯兰的梦，
由于地狱、
起净化作用的火塔
和天国重霄的另一个梦，
由于在伦敦街道上
同天使对话的斯维登堡，
由于集于我一身的
源远流长的隐秘河流，
由于几百年前我在诺森伯里亚用的语言，
由于撒克逊人的剑和竖琴，
由于像闪光的沙漠似的海洋，
我们所不了解的许多事物，
以及维金人的墓志铭，
由于英格兰的语言音乐，
由于日耳曼的语言音乐，
由于诗歌中光芒四射的黄金，
由于史诗般的冬季，
由于我没有读过的一本书的名字：
　　《上帝借法兰克人之手完成的业绩》，

由于那鸟一般天真的魏尔兰，
由于水晶棱镜和青铜的沉重，
由于老虎毛皮的条纹，
由于旧金山的高楼和曼哈顿岛，
由于得克萨斯的早晨，
由于编纂《道德使徒书》的那个塞维利亚人①，
作者不愿扬名，所以我们不清楚到底是谁，
由于科尔多瓦的塞内加和卢卡努斯②，
他们早在西班牙语形成之前
就创造了全部西班牙文学，
由于几何学的奇妙的棋局，
由于芝诺的乌龟悖论和罗伊斯的地图，
由于桉树的药香，
由于假装睿智的语言，
由于废除或修改过去的遗忘，
由于像镜子一样将我复制
和确认的惯例，
由于给我们以开端幻觉的早晨，
由于夜晚及其黑暗和星象，
由于别人的品德和幸福，
由于从忍冬花中感到的祖国，
或者写诗的惠特曼和阿西斯的弗朗西斯科，
由于诗歌的源泉永不枯竭，

① 《致法比乌斯的道德使徒书》是西班牙一部由三行诗组成的长诗，作者可能是安德列斯·费尔南德斯·安达拉达、弗朗西斯科·莱奥加，或者罗德里科·卡罗。

② 古罗马修辞学家大塞内加和他的儿子、哲学家小塞内加都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法萨利亚》的作者卢卡努斯是小塞内加的侄子，也生于科尔多瓦。

同全部创造物浑然一体，
虽然因人而异，
但永无终极，
由于弗朗西斯·哈斯拉姆，
因为老而不死而请子女原谅，
由于梦前的几分钟，
由于梦和死亡，
那两种隐秘的宝藏，
由于我没有提到的亲切的礼物，
由于时间的神秘形式——音乐。

1966 年写的颂歌

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
不是那个高耸在黎明的广场
勒住青铜战马的骑士，
不是那些双目凝视的大理石雕塑，
不是那些把战火的灰烬
撒播在美洲土地上的英雄，
不是留下诗篇或业绩的骚客壮士，
也不是那些给后世留下典范的完人。
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
任何象征代表不了祖国。

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
古往今来的时间
满载着战役、刀剑和动乱，
缓慢兴起的城镇
把朝阳和落日连成一片，
失去光泽的镜子
照出的面庞正在衰老，
无名的痛苦持续到拂晓，
蛛网般的雨丝在花园飘摇——
这一切都不是祖国的象征。

朋友们，祖国是永不休止的行动，
正如永不休止的世界。
(倘若那个永恒的旁观者
不再想到我们，哪怕是片刻，
银白迅疾的闪电
就会把我们击穿。)
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
可是我们都不应当辜负
那些骑士立下的古老誓言，
要成为他们当时还不知晓的人，阿根廷人，
成为他们可能成为的人，
正由于他们在古老的土地上宣了誓。
我们是那些男子汉的未来，
是那些死者的安慰；
我们的职责是继承
我们应当维护的那些影子
遗留给我们的光荣重任。
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我们全体。
让那些纯洁奇妙的火焰
在你我胸中燃烧不息。

梦

如果梦像人们所说那样是间歇，
是心灵的纯粹的休息，
那么你被猛然弄醒时，
为什么会感到怅然若失？

为什么起得太早会情绪低落？
时辰夺走了我们珍贵的礼物，
它对我们如此亲切，
只有清醒染成梦的昏睡可以解释。

而那些梦很有可能
是黑暗所珍藏的残缺反映，
在一个不知名的永恒世界
被白天的镜子加以扭曲。

今夜在模糊的梦中，
在你墙的另一侧，你将是谁？

胡 宁

我是我，但也是一个死去的人，
另一个和我同一血统、同一姓氏的人；
我是个流浪的绅士，
我在沙漠中抵挡了长矛的入侵。

我回到了胡宁，这地方我从未来过，
回到了你的胡宁，博尔赫斯祖父。
最后的影子或者灰烬，你听到了吗？
或者你在铜的梦中不理睬这残缺的声音？

在我的想像里你神情严肃，带些忧郁。
有谁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模样，你是谁？

1966年，胡宁

李将军[1] 的一名士兵(1862)

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旁边,
水清见底,他被一颗枪弹击中。
脸朝下倒地不起。(那是真事,
不止一个人的命运和他的相似。)

松林的针叶在金色空气中颤动。
耐心的蚂蚁爬上漠然的面孔。
太阳冉冉升起,普照大地。
许多事物已变得面目全非。

变化永无尽头,直到某天,
那时候我将为你歌唱,
但是没有恸哭声伴随,
你早像死人那样倒下。

没有纪念你的大理石碑;
六尺黄土是你默默的光辉。

① 指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统帅。

海 洋

早在梦寐（或者恐怖）编出
神话或者宇宙起源学之前，
早在时间铸成日子之前，
海洋，终古常新的海洋，已经存在。

海洋是谁？那狂暴古老的家伙是谁？
它侵蚀着陆地的支柱，
是许多海洋中的一个，
是深渊，光辉，偶然，和风。

瞅着它的人将首次看见它，
永远如此。基本的东西除了
留下惊奇之外，还有
美丽的傍晚、月亮、火焰和篝火。

海洋是谁，我又是谁？
我将在末日后的那天得到解答。

1649 年的一个早晨

查理[1] 在人们中间行进。
他左顾右盼。推开了
押送人员的搀扶。
他已经不需要说谎。

他知道今天面对的是死亡，不是遗忘，
他知道他是国王。等待他的是死刑；
早晨难以忍受但很真切。
他没有恐惧的感觉。作为老练的赌徒，

他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喝尽了生命之酒；在武装人员之中
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觉得断头台并不有损于他的声誉。

法官们不是上帝。他微笑颔首示意。
这种场面他不是第一次经历。

①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和爱尔兰国王，暴虐无道，1649 年 1 月 30 日以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人民公敌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

致一位撒克逊诗人

诺森伯里亚的皑皑白雪
曾留下但又忘了你的足迹，
忧郁的兄弟，我们一起
经过多少夕照余晖。

你在漫长的阴影里
慢慢推敲海上利剑的隐喻、
松林里的恐惧、
与白天俱来的孤寂。

哪里才能找到你的名字和面貌?
那些保存在古老遗忘里的事物。
我永远想像不出
你在茫茫大地上的情况。

你走遍了天涯路；
如今只剩下铿锵的诗。

布宜诺斯艾利斯

以前每当我要把你寻找，我总是到
你与夕阳和平原相接的边缘，
到那保存着旧时的马鞭草
和素馨花清香的铁栅栏。

你存在于巴勒莫的记忆，
在经常发生斗殴、
动辄拔刀相见的往昔的神话，
在带有把手和圆圈

毫无用处的镏金青铜拴马环。
薄暮时分，夕阳西斜，
我在南区的庭院，
在逐渐模糊的影子里感到了你。

如今你在我身体里，你是我朦胧的命运，
那些感觉至死才会消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另一首)

这座城市现在像是一幅平面图,
记载了我的挫折和屈辱;
我曾从那扇门里眺望夕阳,
在那座大理石像前面苦苦等待。

在这里,模糊的昨天和清晰的今天
给了我人类命运的通常遭遇;
我在这里的步履
构成了一座庞大的迷宫。

在这里,灰蒙蒙的下午
等待着早上欠它的果实;
在这里,我的影子像一缕青烟,
将消失在同样模糊的最终影子里。

联系我们的不是爱而是恐惧;
也许正由于这原因,我才如此爱你。

致儿子

生养你的人不是我，是那些死者。
是我的父亲、祖父和他们的前辈；
是已经成为神话的太古时代
从亚当和沙漠里的该隐和亚伯以来，

设计了漫长的爱的迷宫，
一直绵延到未来的这一天
那些有血有肉的人，
现在通过我生养了你。

我感到了他们的众多。其中有我们，
我们之中有你和你将生养的儿子。
以后的儿子和亚当的儿子。
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永恒属于时间的范畴，
因此也是匆匆过客。

匕　首

献给玛加丽塔·本赫

抽屉里有把匕首。

19世纪末期西班牙托莱多锻造的匕首；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斯从乌拉圭带来，送给了我的父亲；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有一次拿在手里。

看到它的人都会把它拿在手里，把玩一会儿；长远以来，人们显然在寻找它；一看到它就赶紧握住那柄在等待的把手；温顺而坚韧的刀身插进鞘里严丝合缝。

匕首却另有所求。

它不仅仅是一件金属构造的物品；人们设计并制作了它，目的十分明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匕首昨晚在塔夸伦博杀过一个人，以前杀过恺撒。它要杀戮，要制造突然的流血事件。

匕首同草稿和信件一起，躺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无休无止地做着它单纯的老虎梦，它一被掌握就兴奋起来，因为金属顿时有了生气，金属每接触到杀人者就有预感，匕首是人们为杀人者制造的。

有时候，我感到悲哀。多么坚韧，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冷漠或者无辜的高傲，岁月白白流逝。

死去的痞子

他们仍旧支撑着
七月大道的集市，
那些模糊的影子和别的影子
或另一头狼，饥饿，争斗不止。

郊区的边缘地带，
最后的阳光成为黄色，
他们受了致命伤或已死去，
回到他们的婆娘和匕首那里。

他们活在不可置信的传说里，
在走路的姿态，在吉他的弹奏，
在奇特的容貌，在口哨声，
在平淡的事物和暧昧的名声里。

在栽有葡萄藤的亲切庭院里，
人们拨弄吉他时，他们栩栩如生。



林之木译

序　言

阅读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某种合作乃至于合谋。在读《浮士德》[1]的时候，我们应该认可一个高乔人能够理解一部用他所不懂的语言唱出的歌剧的情节；在读《马丁·菲耶罗》的时候，我们应该认可一连串为表述政治意图而与当事者毫无关系的空话和牢骚，认可歌手精心设计的表达方式。

至于出自拙笔的这些歌谣，读者应该通过想像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手指拨动着琴弦，唱词的内容也就远不及那节奏重要了。

我有意避免了“探戈歌词”的那种哀哀戚戚的感伤情调，以及会使朴素的民歌显得做作的生搬硬套的俚语鄙词。

依我看，这几首诗也就不再需要任何别的说明了。

豪·路·博尔赫斯

1965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 《浮士德》，阿根廷诗人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1834—1880）的诗剧，为阿根廷三大高乔史诗之一。作者于1866年看过歌德的《浮士德》演出后有感而作。作品假一个高乔人之口，表达了高乔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

关于两兄弟的歌谣

弹起吉他把歌唱，
唱唱刀光闪闪亮，
唱唱摸牌、抓子儿[1]，
唱唱跑马、发酒狂，
唱唱勃拉瓦海滨，
唱唱牧道事无常。

一件往事堪称奇，
傻子也会有兴趣，
命运总难遂人愿，
谁都不会有疑义；
今夜我已有预感，
当从南方来说起。

恭请诸位听仔细，
伊韦拉氏两兄弟，
调情斗殴是里手，
逞能冒险数第一，
刀客队中真豪杰，

---

① 一种用羊的蹄骨等为器具的赌博游戏。

如今沉埋在地底。

狂傲不好贪心恶,
常常会使人堕落;
为人不可太好胜,
时时好胜惹殃祸:
弟弟凶蛮尤为甚,
杀人更比哥哥多。

哥哥胡安不服气,
心有不甘生妒忌,
忍让终有到头时,
于是设下狠毒计,
就在海滨勃拉瓦,
一枪送他归了西。

沉着冷静不慌忙,
将他放到铁轨上,
火车可以造现场:
列车驶过人头失,
恰如事先所设想。

故事到此已讲完,
没有避讳没夸张:
亚伯还在受残害,
该隐仍然活世上。

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

升起又落下，落下再升起，
这已是太阳的运行规律，
就像昨天一样，院子里面
有一轮昏黄的月亮游弋，
然而，那永不停息的时光
对一切全都要打上印记：
勇敢的人已经不再有了，
而且没有留下踪影可觅。

曾经有人前去解救异邦，
曾经有人到遥远的南疆
去迎击印第安人的矛锋，
他们如今都在什么地方？
还有那些列着队伍开赴
沙场去厮杀征战的青壮？
还有那些在别的国家的
革命中出生入死的儿郎？

“不必感伤。在未来的岁月，
人们也必将把我们纪念，
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也会

变得威猛无比、奋勇当先。
贪鄙小人变得慷慨豪爽，
怯懦之徒变得果敢剽悍：
死亡是一种灵验的处方，
最能将人们的面目装点。”

穆拉尼亚曾在北方滋扰，
伊韦拉之流在南部为祸，
或是刀兵相加枉杀无辜，
或是荒郊野地频频出没，
他们确曾在这片土地上，
英勇不屈地顽强生活过，
未被非人的境遇所吓倒，
可是如今又何处是下落？

那么顽强有了什么用处？
那么潇洒有了什么结果？
时光将他们化作了乌有，
泥土将他们掩埋并吞没。
胡安·穆拉尼亚早就已经
忘记了怎样驾马和驭车，
我不知道莫雷拉死在了
洛沃斯或者是在纳瓦罗。

“不必感伤。在未来的岁月……”

关于哈辛托·奇克拉纳的歌谣

我还记得，是在巴尔瓦内拉，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夜里，
有人于无意之中说出来了
哈辛托·奇克拉纳那个名字。

同时提起的还有别的什么，
就像一个街角和一把尖刀，
岁月流逝没有能够让我们
把混战和刀影从眼前抹掉。

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原因，
那个名字一直在心里萦回，
我倒是非常愿意弄个明白，
那人究竟都有过什么作为。

我总觉得他高大而又完美，
有着宽厚善良的谦和心地，
遇事能忍而不会轻易吼叫，
必要时却肯不把生命吝惜。

他来到这世界上走了一遭，

肯定是坦坦荡荡充满自信，
无论是在情场还是在战场，
大概都没有能超过他的人。

巴尔瓦内拉钟楼林林总总，
俯瞰着一处处果园和庭院；
在那个普普通通的街角上
发生的死亡事件实属偶然。

我看不清人们的眉眼模样，
只见到路灯洒下一片昏黄，
人影蹿动疯狂地厮打殴斗，
还有那毒蛇般的刀光闪亮。

也许就在那一个关键时刻，
当利刃伤及了躯体的时候，
他的脑袋里面曾经闪现过
男子汉不该有怕死的念头。

只有上帝才能真正地知道，
那人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
此刻我为诸位讲述的一切
不过是那名字蕴涵的事情。

世事纷繁纵有千头与万端，
无怨又无悔的可能只一件：
临终之际回顾人生的时候，
应该无畏的当口未曾胆颤。

骁勇从来都理当受到称赞，
希望绝对不会落空成缥缈，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唱起了
关于奇克拉纳的传奇歌谣。

关于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的歌谣

弹起吉他的琴弦,
恭请诸位听仔细,
我要给你们说说
帕雷德斯的事迹。

我觉得他还没死,
甚至也未染病疾,
在我心里他健在,
在巴勒莫的领地。

一把胡须已灰白,
目光炯炯有神气,
就在胸口的旁边,
暗藏着一柄凶器。

尖刀夺走命一条,
对此不愿再提及,
事出有因说不清,
只缘跑马和扯皮。

确切说来是争地。

九十年代上世纪，
人们蛮横少理性，
他为霸主更骄逸。

满头银丝硬且直，
浑身上下牛皮衣；
肩披一件大斗篷，
金戒大得没法比。

手下多有亡命徒，
穆拉尼亚是其一，
苏亚雷斯更骁勇，
外号叫作智利鸡。

恶人相聚难相处，
时常会有祸端起，
全靠他来吼一声，
或用鞭子将事息。

顺利时候心绪好，
遇上倒霉也不急；
“肥皂厂里不跌倒，
趔趄总是难回避。”

胡宁那边故事多，
阿德拉处差不离，
他能弹着六弦琴，
桩桩件件说端倪。

如今他已命归西，
巴勒莫地处偏僻，
虽以荒蛮出了名，
却也没人再记起。

他已死去我要问：
天堂没有骏马骑，
没有鲜花和聚赌，
你可如何度生计？

北方有把刀

在马尔多纳河的流水
悄无声息经过的地方，
在可怜的瞎子卡列戈
曾经唱过的灰暗街巷，

有处栽着葡萄的院落，
院边有座荒废的旧房，
人们曾从半掩的门后，
听到里面的琴声悠扬。

屋子里边有一个木箱，
箱里的东西已被遗忘，
但是却会有一把尖刀
在箱底泛着逼人寒光。

刀的主人就是智利佬
塞维里奥·苏亚雷斯，
牌桌上面或其他场合，
他都表现不凡有本事。

年幼孩童多半都淘气，

肯定会去偷偷地寻找
并用指肚轻轻地试试
那刀的锋刃是否卷了。

那刀不知有过多少次
曾经嵌进人类的肌肤,
现如今孤零零遭冷落,
默受灰尘如手的轻抚。

太阳的金光一片灿烂,
透过那明晃的玻璃窗,
岁月和墙壁阻碍不了,
刀啊,我看到你的闪亮。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来唱唱一位小老乡，
他就住在三首街[1] 区上，
那里的名声不是太好，
他既是主人又是装潢。

他的衣着有模又有样，
他的言谈作势又拿腔；
黑色的软帽、黑色衣裤，
皮鞋颜色也是黑又亮。

他只要如猫似的一跳，
就像是手电筒的光耀，
能让聪明人忍俊不禁，
脸上绽出一丝儿微笑。

他能歌善舞又会嬉闹，
是华人是混血说不好，
如今称作公寓的妓院

① 三首街，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名，在巴勒莫以西，一译三执政街。该市行政上并无三首街区，此处泛指巴勒莫以西的几个市区。

人人都当他是个活宝。

他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能让阴沉的妓女开心，
他的种种调笑的举动，
总能博得她们的欢心。

根据当地的一致传闻，
他跟死神签下了协定，
不论是走到什么地方，
总是遇到倒霉的事情。

在泰晤士或三首街区，
他挨了子弹一命呜呼，
于是就只好就近迁居，
成了“贱民庄园”的住户。

关于黑人的歌谣

满怀着激情将喉咙放开，
就好像是要把鲜花歌颂，
今天我要向诸位先生们
讲一讲有色人种的事情。

那些英国佬和荷兰商贩
把他们当成是黑色象牙，
经过几个月的海上航行，
运到这里作为货物卸下。

就在雷蒂罗那一带地方，
曾经有过一个奴隶市场；
其中许多条件相当不错，
成交价格自然也就高昂。

他们像无知的孩子一样
忘记了狮子遍野的故乡，
这里的习俗和亲切人情
使他们变得像土生土长。

一个五月天的明媚清晨[1],
骤然间祖国凭空而诞生,
当时的高乔人士兵只会
骑马在沙场上奔突驰骋。

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主张:
黑人既不蠢笨也非无关;
于是很快就组建成功了
一支混血和黑人的军团。

这支吃尽了辛苦的队伍,
按序列编号成了第六旅,
阿斯卡苏比称赞他们说:
"勇猛得赛过了英国雄鸡。"

正是那支有色人的部队
开赴到了另一岸[2] 的前线,
索莱尔[3] 发出了一声号令,
在塞里托[4] 就把威风尽显。

---

① 指1910年5月25日。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集会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成立了第一个政府委员会。

② 指现今的乌拉圭。

③ 米格尔·索莱尔,阿根廷独立战争期间的将军。

④ 塞里托现今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附近的一个高地。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阿根廷军队曾于1812年在该处重挫西班牙殖民军。

马丁·菲耶罗曾杀过黑人[1]，
虽然只有一人送了性命，
却好似殃及了整个种群。
我倒听说有人为国尽忠。

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我常见到一个黝黑面庞：
时光无情地烙下了印记，
沉静但又显出几分忧伤。

黑人全都去到了哪里的
骄阳明灿鼓声隆的天堂？
岁月就是忘海里的涌涛，
早已经将他们尽数涤荡。

---

① 何塞·埃尔南德斯长诗《马丁·菲耶罗》第一部第七节叙及马丁·菲耶罗与一个黑人决斗并将之杀死。

为东岸人[1] 唱的歌谣

我是布市[2] 的歌手，
却要开口唱东岸，
缅怀那里的黄昏，
追思那里的木棉。

东岸情调有特色，
我今如此来归结：
如同这边一个样，
又有些微小差别。

许多事情已遥远，
只能用歌来称赞；
小楼带着观景台，
广场铺有蓝瓷砖。

旭日喷薄出海面，
首先照亮你那边，
山顶灯塔失光辉，

---

① 指乌拉圭河东岸（即今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居民。
② 指布宜诺斯艾利斯。

沙滩海浪露欢颜。

不能不提贩牛人，
满身尘土苦奔波，
嘴里嚼着黑烟叶，
在帕索·德尔莫利诺。

有河名叫乌拉圭，
站在岸边心潮翻，
曾经有过一逃犯，
揪着马尾抵对岸。

更有一事两相通，
豪舞探戈同时兴：
胡宁家家人喜爱，
耶尔瓦尔也流行。

两边历史有一比，
就像绳股相扭结：
都是写于马背上，
虽然光荣却带血。

还有剽悍高乔人，
骁勇无比善征战，
驰骋连绵大草场，
奔突崎岖埃多山。

岁月蚀损仇家剑，

有谁能够说得清：
拉米雷斯曾握过？
阿蒂加斯曾使用？

天下无处非战场，
挥戈鏖战如弟兄；
卡甘查的冤游魂
可以出来做证明。

肩并肩或面对面，
我们曾经多少战；
你进我退无数次，
我进你退又几番！

有人未死却被忘，
无悔无怨度残年；
有人颈上留伤痕，
疤长直跨两耳间。

犹有驯马强中手，
烈驹俯首任驱遣，
银饰银钉闪闪亮，
为使鞍辔增光灿。

商陆树下唱歌谣，
古有埃尔南德斯
派桑杜城扬了名，
我今效尤来尝试。

我用歌谣诉心愿，
只求岁月弥边界：
虽然两边都竖旗，
毕竟颜色没区别[1]。

① 指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都以蓝白两色为国旗的基本颜色。

关于阿博诺斯的歌谣

有人已经命断归了天，
有人已经走近黄泉边，
有人却在浑浑噩噩中
糊里糊涂不紧也不慢。

阿博诺斯用口哨吹着
恩特雷里奥斯[1]的小调，
两只眼睛从帽檐底下
凝注着清晨时的街道。

一八九〇年的这一天，
天色不过是刚刚透明，
在雷蒂罗洼地那一带，
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多少女人同他有瓜葛，
多少夜晚豪赌到天亮，
多少次与人刀兵相见，
有外来过客也有同乡。

---

① 阿根廷东部省份。

不止一个赌棍或无赖，
都已立誓雪耻与讨债，
就在城南的一个街角，
早有利刃在把他等待。

那一天天色仍然朦胧，
突然间飞出三把利剑
对准着他的身上刺去，
他也只好尽力地迎战。

锋刃扎进了他的胸膛，
脸上未露丝毫的恐慌；
阿博诺斯默默地死了，
就好似满不在乎一样。

他的事迹编成了歌谣，
我想他心里一定欣喜；
时光倒也是非常奇妙，
擅长忘却又惯于铭记。

关于曼努埃尔·弗洛雷斯的歌谣

弗洛雷斯就要死了，
这件事情并不稀奇；
死亡本是一个习俗，
人们知道怎样处理。

生命可是那么永恒、
那么柔蜜而又甘美，
让我对生命说再见，
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曙光照见我的手掌，
我将手上脉络察看，
一阵惊异袭上心头，
仿佛全都与我无关。

将有四粒子弹飞来，
子弹过后就是宁静；
巫师墨林① 已然说过：
死亡就是曾经出生。

① 墨林，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巫师和贤人。

这双眼睛一生之中
究竟见过多少事情！
待到基督裁判过后，
又会看到什么情景？

弗洛雷斯就要死了，
这件事情并不稀奇；
死亡本是一个习俗，
人们知道怎样处理。

关于百灵的歌谣

塞万多·卡尔多索是名字,
百灵先生只不过是个绰号;
岁月本来可以将一切抹去,
但是却不会将这个人忘掉。

他并非属于那些精明者流,
不擅于使用带扳机的武器;
他一生都只是固执地偏爱
让那刀剑狂舞的精湛技艺。

蒙蒂埃尔是他出没的地方,
曾无数次在那儿待到天亮,
当然是偎依在女人的怀里,
只是她曾被占有又遭遗忘。

他最喜欢使用的随身兵刃
就是一把挂于鞍架的弯刀,
人与刀就像是融为了一体,
时时刻刻相随相伴在一道。

坐在屋檐下面的阴凉地里,

或是在葡萄园的一个角落，
他的那双曾经杀过人的手
也能够抚弄琴弦奏出欢歌。

他眼睛里面那凝滞的寒光，
能让最为奸诈之徒也慑服，
从而失去搏击反抗的力量。
看他厮杀真可谓莫大幸福！

然而事后想起凶狠的劈刺
以及刀落血涌的骇人情景，
心中该是另有一番滋味儿，
不会再去为这种机遇庆幸。

丛莽和搏斗耗尽了他一生，
他从来都坦然地直面相迎。
他活着只是为杀人和逃亡，
他活着就好像是一场噩梦。

据说，到头来还是一个女人
竟然将他的性命最后葬送。
我们每一个人，或迟和或早，
都会死于自酿的苦果之中。



王永年译

序　　言

当初我没有料到，我这相当长的一生居然致力于文学、讲课、赋闲、神聊、探讨我所不了解的语言学、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秘的习俗、以及那门不无狂妄地称为玄学的困惑。我这辈子不缺朋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自问没有一个敌人，即使有的话，他们从没有让我知道。事实上，我们除了所爱的人之外，谁都不能伤我们的心。如今，我痴活了七十岁（惠特曼也说过同样的话）的时候，印行了我的第五本诗集。

卡洛斯・弗里亚斯建议我借这个集子的前言阐述一下我的美学观点。我的孤陋和意愿不能接受这个建议。我并没有什么美学观点。长期实践让我学会了一些技巧：避免同义词，因为同义词使人联想到虚假的差别；避免西班牙语汇、阿根廷方言语词、古语和新语词；宁用常用词而不故作惊人之语；在小说里插进一些偶然事件，因为当今的读者要求这样做；假装有点含糊，因为即使现实很精确，记忆却不然；叙述事实时仿佛对事实一无所知（这一点我是从吉卜林的作品和冰岛萨迦里学来的）；记住以前的惯例并非金科玉律，会遭到时间的淘汰。这些技巧或习惯当然算不上美学。此外，我不信什么美学原则。一般说来，它们只是一些无用的抽象概念；因每个作家而异，甚至因每篇作品而异，除了作为暂时的激励或工具以外，不可能是别的。

前面说过，这是我的第五本诗集。读者有理由猜测和别的集子相比，它好不了多少，也差不到哪里去。除了无奈的读者已经预见

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大家知道，伦理观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个文学方面的朋友——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向关注的问题。我偏爱信奉新教的国家，胜过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维护伦理观。弥尔顿主张在他的学园里教孩子们物理、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约翰逊博士在18世纪中叶指出："谨慎和公正是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点的优点和美德；我们永远是伦理学者，偶尔才是几何学者。"

这个集子里，散文和诗歌形式并存，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协调。我不妨援引一些著名的先例：博蒂乌斯[①] 的《哲学的慰藉》、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一千零一夜》；我认为那些分歧有其偶然性，希望读者把这个集子当作诗歌来看。一本书本身并不是美学事实，只是众多的客体之一；只有写书或者读书的时候才产生美学事实。常有人断言，自由诗无非是印刷表象；我觉得这句话里有个潜在的错误。除了节奏之外，自由体诗的印刷形式能告诉读者，他将要得到的是诗情，而不是知识或论证。我也曾欣羡《圣经·诗篇》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磅礴气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不无悲哀地发现自己只限于交替运用一些古典格律：亚历山大诗体、十一音节诗、七音节诗。

在某些米隆加里，我怀有敬意地试图模仿阿斯卡苏比和民谣的绚丽和豪迈。

诗歌的神秘程度不下于世界上别的事物。如有满意之作不能沾沾自喜，因为佳句本天成，妙笔偶得之；只有失误才属于我们。我希望读者在这个集子里能找到一些值得一记的篇章；在这个世

① 博蒂乌斯（470? —525），罗马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大帝、乔叟和伊丽莎白女王都翻译过他写的《哲学的慰藉》一书。

界上，美是共同的财富。

豪·路·博尔赫斯

1969年6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这一页的谜的费解之处
不下于我的圣书，
也不下于无知的人们
口口相传的说数，
他们以为谜出自一个平常人，
而不是圣灵不可捉摸的镜子的反映。
我是现在、过去和将来，
再度迁就了语言——
连续的时间和标志。
同孩子玩耍的人
觉得亲近和神秘；
我愿意同我的孩子玩耍。
和他们一起，我感到温柔和惊异。
由于神奇的作用，
我奇怪地娩出腹中。
我身不由己，为形骸
和谦恭的灵魂所禁锢。
我体会了记忆
——永不相同的钱币。
我体会了希望和恐惧
——没有把握的未来的两种面目。
我经历了不眠、入睡。梦境、

无知、肉欲、
理智的笨拙的迷宫、
人们的友谊、
狗的神秘的依恋。
我得到过爱戴、理解、赞扬，
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喝干了苦酒。
我亲眼看到从未见过的景象：
夜晚和它的星辰。
我经历了顺溜、粗糙、崎岖不平，
我尝过蜜和苹果的滋味，
焦渴的喉咙里水的感觉，
手掌里金属的重量，
人的声音，草地上的脚步声，
加利利[①] 雨水的气息，
高处鸟的鸣声。
我也尝到了苦涩。
我把这篇文字托付给任何一个人；
它绝不是我想说的东西，
但永远是他的反映。
这些符号来自我的永恒。
写诗的是另一个，不是他今天的代笔人。
明天我将是虎群中的一只虎，
将在它的丛林中传道，
或者将是亚洲的一株大树。
有时我深情地怀念
那间木工房里的气味。

① 加利利，《圣经》地名，耶稣传教地。

赫拉克利特

第二个黄昏。
深入睡梦的夜晚。
净化和遗忘。
第一个黄昏。
曾是黎明的早晨。
曾是早晨的白天。
将成为疲惫的下午的众多的白天。
第二个黄昏。
时间的另一个习惯——夜晚。
净化和遗忘。
第一个黄昏……
静悄悄的黎明，
希腊人在黎明时的焦虑。
未来、现在和过去
有什么内在联系？
恒河流过的这条
是什么河道？
源头难以想像这条河是什么河流？
卷走神话和剑的这条
是什么河流？
即使入睡也无济于事。

它在梦中、在沙漠、在地窖里依然流动。
河流卷走了我，我就是那条河。
构成我的是不稳定的材料，是神秘的时间。
源头也许就在我这里。
日子也许从我的影子里涌现，
虚幻而不可避免。

剑 桥

新英格兰和早晨。
我在克雷吉[1] 街拐弯。
我想道（以前也曾想过）
克雷吉这个名称是苏格兰文，
克雷吉的词源是凯尔特语。
我想道（以前也曾想过）
这个冬天包含着
别人留诸文字的以往的冬天，
道路事先已经确定，
我们都属于爱或者火。
白雪、早晨和红墙
也许是幸福的模样，
但我来自别的城市，
那里的色彩比较黯淡，
那里的傍晚有个妇女
在庭院里浇花草。
我抬眼眺望无处不在的蓝天。

① 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于1836至1854年间在哈佛大学任教，是新英格兰文化中心剑桥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诗人在环境幽静的克雷吉置有别墅，创作了《伊凡吉林》、《海华沙之歌》等长篇叙事诗。

远处应是朗费罗笔下的树林，
和梦幻般缓缓流动的小河。
街上阒无一人，但不是星期日。
也不是星期一，
给我们开始一切的幻觉的日子。
不是星期二，
红色行星掌管的日子[①]。
不是星期三，
迷宫之神的日子[②]，
也是北欧神话里的奥丁神。
不是星期四，
已经准备让位于星期日的日子。
不是星期五[③]，
掌管它的女神在森林里
让情人们的肉体纠缠在一起。

不是星期六。
它不在后面的时间里，
而在记忆的幽灵般的王国。
正如梦中那样，
高大的门后一无所有，
甚至没有空虚。

---

① 从地球上观察，火星颜色发红。星期二的拉丁文为 Martis dies，意为火星日，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Mars）是战神。

② 星期三的拉丁文为 Mercurii dies，意为水星日，也就是罗马神话中交通之神墨丘利（Mercurio）的日子。

③ 星期五的拉丁文是 Veneris dies，意为金星日，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爱神维纳斯（Venus）的日子。

正如梦中那样，
瞅着我们的面庞后面一无所有。
没有正面的反面，
只有一面的钱币。
来去匆匆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财富
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我们是自己的记忆，
是那个形式易变的虚幻的博物馆，
是那堆破碎的镜子。

新英格兰，1967

我梦中的景象已经改变；
如今是红砖房子的侧面，
雅致的青铜色的树叶，
纯洁的冬天和暖人的柴火。

正如第七日[①]，世界上很美妙，
黄昏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好，
放肆而又有些伤感，
那是《圣经》和战争的古老声息。

很快就要下雪了（人们这么说），
美国在每一个角落里等待着我，
但傍晚时我却感到
今天过得那么慢，昨日又那么短。

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仍在你的街角行走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1967年，剑桥

---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章第二节："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詹姆斯·乔伊斯[①]

人的一天包含着所有的时间，
从混沌初开难以想像的那天，
一位可怕的上帝
预先确定了所有日子和苦难，

直到时间的无所不在的河流
返回它永恒的源头，
熄灭在现在、将来、昨天，
那就是目前的我。

黎明和夜晚之间是部宇宙史。
从夜晚开始，我看到脚下
希伯来人走过的道路、
被毁的迦太基、地狱和光荣。

主啊，请给我勇气和欢愉，
让我攀登这一天的顶峰。

1968年，剑桥

---

① 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描写了主人公布卢姆、其妻莫莉和青年学生德迪勒斯三人一昼夜的经历。

永久的礼物

一位画家曾许诺为我们画一幅作品。

如今我在新英格兰听说他已去世。和往常一样,我感到理解浮生若梦时的悲哀。我想着已经失去的人和画。

(只有神才能许诺,因为他们是永存的。)

我想着预先确定的地方,可那里没有画幅。

我又想:假如画挂在那里,无非是多了一件东西;家里一件虚饰或者习以为常的东西;现在它却是无限的、不断的、能具有任何形状和任何色彩,不受任何约束。

它以某种方式存在。像一支乐曲那样存在和发展,陪伴我到永远。谢谢你,豪尔赫·拉尔科[1]。

(人也能许诺,因为许诺之中有永存。)

---

① 豪尔赫·拉尔科(1897—1967),阿根廷印象派画家。

1928年5月20日

他现在像神一样不会受到伤害。

世上什么都伤害不了他：女人的绝情、痨病、写诗的焦虑、他已经不需要用词句描摹的苍白的月亮。

他在椴树下彳亍而行；望着栏杆和门户，但不是为了把它们记住。

他知道还有几个夜晚，还有几个早晨。

他行事有严格规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在预定的街角穿过马路，触摸一株树或者铁栅，为的是让将来像过去一样不可逆转。

他按那种方式行事，为的是让他盼望而又害怕的事情必然成为一系列事情的终点。

他走在第四十七街；他想今后再也不会走进哪一扇侧门。

他已经和许多朋友告了别，但没有引起怀疑。

他不知第二天会不会下雨，这件事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他遇到一个熟人，说了一句玩笑话。他知道这件事将会成为人们一段时期内的议论。

现在他像死去的人那样不会再受到伤害。

他在预定的时刻踏上大理石梯级。（这件事将成为别人的回忆。）

他走进盥洗室；水很容易冲洗掉黑白方格图案的地面上的血迹。镜子在等着他。

他抚平了头发，整了整领结(他一向讲究修饰，这也是年轻诗人的常情)，试图想像镜子里在动作的是另一个人，而作为替身的他却在模仿。做出最后一个动作时，他的手并不颤抖。他顺从地、着魔似的已经把手枪抵住太阳穴。

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

迷　宫

永远找不到门。你在里面，
城堡包罗着整个宇宙，
既无正面，也无反面，
没有外墙，也没有秘密的中心。

你趑趄前行，脚下的路
执拗地岔到另一条，
再执拗地岔到另一条，
你休想找到尽头。你的命运已经铁定，
正如裁判你的人那样毫不容情。

你不必提防公牛的阻截，
那个牛头人身的怪物
给错综复杂的石砌迷宫
增添了许多恐怖。

根本不存在。你不必等待。
即使在昏暗中也没有猛兽。

迷宫(又一首)

宙斯无法帮我解脱
困住我的石块网罗。
我忘了自己也曾为人;
继续在可憎的石墙里逡巡,

那就是我注定的命运。
随着岁月的侵蚀,笔直的通道
弯成隐秘的圆圈,
矮墙拆裂出罅隙。

我在苍白的尘土上
辨认出可怕的足迹。
傍晚空中传来凄凉的吼叫,
或者吼叫的回声。

我知道阴影中还有一个。
他的命运是耗尽
构成这个地狱的漫长孤寂,
渴望我的鲜血,吞噬我的死亡。

我们两个在相互寻找。
但愿这是最后一天的等待。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

谁都忘不了你的温文尔雅；
善良真诚，出自内心，
集中体现了你的心灵。
清如水，明如镜。

也忘不了你的飘逸洒脱，
清癯而又坚毅的面容，
荣誉和死亡的光亮。
向吉他倾诉衷情的手。

仿佛在镜子里的梦
（你是现实，我是你的映象）
我看见你和我们在金塔纳絮语。
你就在那里，神异而凋谢。

里卡多，昨天的开阔田野，
马驹的黎明，现在都属于你。

①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886—1927），阿根廷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堂塞贡多·松勃拉》描写潘帕草原生活和高乔人的高尚品德。20年代初期曾与博尔赫斯等主持《船头》杂志的编辑工作。

人种志学者

我是在得克萨斯州听到那件事的,但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州。这里只有一个主人公,除非所有的故事都有成千上万的、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主人公。我记得他名叫弗雷德·默多克。他像美国人那样身材高大;既不白皙也不黝黑,轮廓分明,寡言少语。他身上毫无特殊之处,甚至没有年轻人常有的那种故作自命不凡的神气。他生性谦逊,既不怀疑书本,也不怀疑写书的人。他正处于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心眼活泛,只要有机会,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研究研究:无论是波斯人的神秘主义或者匈牙利人的无从查考的起源,从军冒险或者代数学,洁身自好或者放纵狂欢。上大学时,有人劝他研究土著语言。西部某些部族仍保留着不传外人的仪式;他的导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建议他去土著居民保留地生活一个时期,观察他们的仪式,探索巫师透露给新来者的秘密。回来后,他可以写一篇论文,由学院当局印刷出版。默多克当即表示同意。他有一个前辈死于边境战争;前辈的这一古老的分歧如今成了纽带。毫无疑问,他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困难;他必须设法让红种人接纳他,把他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他开始了漫长的冒险。他在草原里待了两年多,有时住土坯房屋,有时露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来做梦时用的都不是父辈的语言。他逐渐习惯了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忘了以前的朋友和城市生活,思维方式也不符合以前的逻辑。最初几个月,他把学到的东西偷偷地记在小本子里,后来又全部销毁,也许怕别人起疑,也许他

已经不需要记录了。经过一个时期的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以后，祭师吩咐他记住每次做的梦，天亮时向祭师汇报。他发现每逢满月之夜总是梦见野牛。他向师父汇报了这些重复的梦；师父便把秘笈传给了他。一天早晨，默多克不辞而别。

他初到草原时常常怀念城市，回到城市后又开始怀念草原的傍晚。他走进导师的办公室，告诉导师说他知道了秘密，但决定不泄漏。

"你是不是发过誓要保密？"导师问道。

"不是那个原因，"默多克说，"我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学到的东西无法说。"

"难道英语难以表达？"对方问。

"绝对不是，先生。我掌握了秘密，能用一百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加以阐明。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解释，那个秘密十分宝贵，我现在觉得我们的科学与它简直无法比较。"

他歇了片刻，补充说：

"此外，引导我掌握那个秘密的道路的价值是秘密本身无法比拟的。那些道路要亲自去经历。"

导师冷冷地说：

"我可以把你的决定告诉校务委员会。你打算到印第安人中间去生活吗？"

默多克回答：

"不。我也许不会回草原去了。那里的人教会我的东西足以应付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

谈话内容基本是这些。

弗雷德结了婚，又离了婚，目前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致某影子，1940

英格兰，休让日耳曼野猪和意大利鬣狗
亵渎你神圣的土地。
莎士比亚的岛国，愿你的儿子们拯救你
和你的光荣的影子。
我在这里，遥远的海洋彼岸，
向它们召唤，
它们从不计其数的昔日纷至沓来，
有的头戴峨冠和铁盔，
有的手持《圣经》、钢剑、船桨、
铁锚和弓箭。
在利于修辞和魔法的深夜，
它们在我头上盘旋，
我寻找最朦胧、最飘忽的影子，
终于发现了：啊，朋友，
居心叵测的欧陆磨刀霍霍，
正如在你受难和悲歌的时期，
准备侵犯你的英格兰。
军队在海上、陆地和空中结集。
德·昆西，你再做梦吧。
编织出梦魇之网，
作为防御你岛国的堡垒。

让心怀仇恨的人
在时间的迷宫里永无休止地徘徊。
让夜晚漫长得像是世纪、时代、金字塔，
让武器和面庞成为尘埃。
让我们从那些使你做恶梦的、
难以解释的建筑得到拯救，
夜晚的兄弟，吸食鸦片的人，
已成为迷宫和塔楼的扭曲的时间之父，
不会被遗忘的语言之父，
未曾谋面的朋友，
超越深不可测的海洋和死亡，
你是否听到我？

物 品

手杖，钱币，钥匙链，
应手而开的锁，过时的摘记
(我来日无多，不会再去翻阅)，
纸牌和棋盘，

夹着一朵揉碎的紫罗兰的书，
那是一个美好傍晚的纪念，
肯定难以忘怀，但已经忘却，
一面红色的西方镜子，

幻想中的朝霞如火如荼。
锉刀，门槛，地图，酒杯，钉子，
多少物品像是默默无语的奴隶，
盲目而悄悄地为我们效力！

它们的存在超过我们的遗忘；
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已经离去。

《鲁拜集》[1]

让我的声音重现波斯人的韵律，
想起时间是梦幻泡影的交集，
人生一场，宛如一枕黄粱，
任凭隐秘的梦者摆布播弄。

再次断定火即是灰烬，
肉体即是尘土，
江河缓慢而又匆匆离我而去，
它们是你我短暂生命的形象。

再次断定艰难竖起的高碑，
只是过眼烟云，镜花水月，
同永恒者不可思议的荣光相比，
世纪仿佛是须臾即逝的瞬间。

再次注意到金黄的夜莺，
在夜籁响亮的顶点

① 波斯诗人、哲学家、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写过二三百首类似中国绝句的四行诗，但生前并不以诗著名，1859年，英国作家菲茨杰拉尔德把他的四行诗译为英文，以《鲁拜集》为名出版，海亚姆才闻名欧美。

引吭高歌只此一回，
吝啬星辰不肯施舍它们的宝藏。

让月亮回到你笔下的诗歌，
正如在苍茫薄暮回到你的花园。
那个花园里的同一轮明月
却无从寻觅你的踪影。

在傍晚幽婉的月光下，
地下蓄水池是你谦逊的榜样，
它那如镜的水面
反映出些许永恒的形象。

回来吧，波斯人的月亮
和荒凉黄昏的朦胧金光。
今日之日不可留。你已登鬼录。
你是面庞已成尘埃里的一个。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

献给胡安·默奇森

我想把我们历史上最奇特、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用文字记载下来，也许前人从没有这么做过。我认为最好是叙述时不加评论，不添枝加叶，不作任何没有根据的猜测。

主角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独裁者巨大的阴影。男人名叫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卡塞罗斯战役[①]之后几天或几星期，我的祖父阿塞韦多亲眼见过此人。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同一般人或许并无区别，不过他的遭遇和他所处的时代使他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子。据我们所知，他在乡间有注产业，是中央集权派。他妻子娘家姓普拉内斯；两口子住在苏伊帕查街，离教堂街不远。出事的房屋和别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临街的大门、门厅、栅门、居室和几个天井。1842 年一天深夜，泥地街上传来沉闷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夹杂着骑手们的吆喝。这一次，玉米棒子党[②]不仅仅是顺便路过。随着吆喝而来的是反复的撞击声，强徒们撞破了大门。此时，萨尔瓦多雷斯拖开餐厅的桌子，掀起地毯，躲进了地下室。妻

① 卡塞罗斯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城镇，1852 年 2 月 3 日，乌尔基萨将军在此附近击败独裁者罗萨斯的军队。

② 玉米棒子党，阿根廷罗萨斯独裁时期，人们对联邦党人民复兴协会的蔑称，因为它的标志上面有一个玉米穗。

子把桌子搬回原处。玉米棒子党闯了进来;打算把萨尔瓦多雷斯带走。妻子说他早已逃到蒙得维的亚去了。强徒们不信她的话;用马鞭子抽打她,把天蓝色的餐具砸得稀巴烂,搜遍所有的房间,就是没有想到掀开地毯。他们折腾到半夜才离去,骂骂咧咧地说是还要来。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从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他在地下室住了整整九年。尽管我们常想:年月由日子组成,日子由钟点组成,九年是个抽象的期限,是个难以想像的数目,这个故事还是骇人听闻的。我猜想,他在眼睛努力辨认的黑暗里,什么都不想,甚至不去想他的仇恨和危险处境。他于蹲在地下室。上面那个对他已经无缘的世界会传来一些回声:他妻子的熟悉的脚步声,水桶在井栏的碰击声,天井里的大雨声。此外,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

妻子怕仆人举报,陆续辞退了他们。她对亲戚们说萨尔瓦多雷斯在乌拉圭。她替军队缝缝补补,挣些钱养活两人。几年中,她生了两个孩子;亲戚们唾弃她,说孩子是野种。独裁者垮台后,他们跪在地上请求她原谅。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他禁闭起来的是不是恐惧、爱情、可及而不可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终于养成的习惯?他妻子为了不让他离她而去,告诉他一些不确实的阴谋与胜利的消息。他也许是个懦夫,他妻子心中有数,只是因为忠于他而不对他明说而已。他在地下室里没有烛光,不能看书消遣,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几年后,他已没有能力逃亡,梦到的是地下室。起初他是一个受到追捕、受到威胁的人;后来我们就说不清楚了,也许是一头守在巢穴里的温顺的野兽,也许是一个隐秘的神。

这一切持续到1852年夏罗萨斯仓皇出走的那天。那时候,那个暗藏的人才来到光天化日之下;我祖父同他谈过话。他长得虚

胖，脸色苍白得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

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致以色列

以色列，谁能告诉我，
你存在于我血液的古老河流
构成了复杂的迷宫？谁能告诉我，
我的血和你的血流过什么地方？

没关系。我知道你在圣书里，
那部书包罗了几千年的时间，
记载了赤子亚当的历史，
以及耶稣的事迹和苦难。

你在那部书里，它是镜子
照出了每一张俯视它的脸，
也是上帝艰巨复杂的镜子，
从中可以看到他可怕的容颜。

你好，以色列，你满怀战斗激情
守卫着上帝的堡垒。

以色列

受到禁锢、被魔法镇住的人，
注定要成为蛇的人
守护着卑鄙的黄金，
注定要成为夏洛克的人，
俯视着世界、
知道自己曾在天国的人，
被剜去双目的老人
终于推倒庙宇的柱子①，
注定要成为面具的脸庞，
我行我素的斯宾诺莎、
闪族始祖② 和神秘哲学家，
是圣书的人，
身处深渊、
赞美天国正义的嘴巴，

---

① 这里指《圣经》故事中以色列力大无比的英雄参孙，参孙一再打败非利士人，后非利士人收买了妓女大利拉，骗得参孙大力的秘密，将其制服，剜去双目，关在监里推磨。非利士人祭神时把参孙提到大厅侮弄取乐，参孙抱住大厅的两根柱子，推倒房屋，与三千非利士人同归于尽。事见《圣经·旧约·士师记》13—16 章。

② 闪是《圣经》中建造方舟、逃过四十天洪水之灾、保存了地球物种的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闪族子孙包括古代希伯来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今特指犹太人。

在山上同上帝对话的
检查官或牙医师，
注定要遭到嘲弄、
遭到憎恶的人——犹太人，
遭到石砸、火焚、
在毒气室里窒息而死的人，
坚持要成为不朽的、
现在又投入战斗的人，
在胜利的强光下
像正午的狮子那么俊美。

1968年6月

在金色的下午，
或者在可能象征
金色下午的宁静中，
那人整理着
摆在书架上的书籍，
触摸着羊皮纸、皮面、布面，
感到预期的习惯
和建立秩序
带来的愉悦。
斯蒂文森和另一位苏格兰人，
安德鲁·兰[1]，神奇地在这里
恢复了被海洋和死亡
打断的娓娓讨论，
与维吉尔为邻
当然不会使雷耶斯不高兴。
（整理藏书
等于是默默无闻地
进行文艺批评。）
那人已经失明，

---

① 安德鲁·兰（1844—1912），苏格兰学者、诗人、荷马史诗的译者。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
辨读他摆弄的美丽的书本，
书本也不可能帮他写出
与别的书本平起平坐的书本，
但他在或许是金色的下午，
在奇特的命运面前露出笑容，
找到了那些心爱的旧物
给他带来的特殊的幸福感觉。

书籍保管人

那里有花园、庙宇和庙宇的考证，
乐谱和词源，
八卦的六十四爻，
上苍给人们的唯一智慧——礼仪，
有那位皇帝的尊严，
世界是他的镜子，
反映了他的宁静，
以致田野结出果实，
江河不会泛滥，
独角兽受伤归来标志着终结，
隐秘的永恒法则，
世界的和谐；
我守护的塔楼里的书籍
包含那一切或者它们的记忆。

鞑靼人骑着长鬃小马
从北方进犯；
天子派去征讨的军队
被他们消灭殆尽，
他们燃起连天兵火，
嗜杀成性，不分良莠，

杀死锁在门口看守的奴隶，
奸淫妇女，然后弃若敝屣，
他们向南方挺进，
像猛兽一样没有理性，
像刀一样残忍。
在犹豫不决的黎明，
我父亲的父亲抢救了那些书籍。
把它们藏在我目前所在的塔楼，
我回忆着别人的日子，
与我无关的那些古老的日子。

我没有日子的概念。
书架很高，不是我的年岁所能及。
几里格的尘土和梦幻包围着塔楼。
我何必欺骗自己？
事实是我根本不识字，
但是对一个饱经沧桑、
看到城市沦为荒漠的人来说，
想像和过去的事物已无差别，
想到这里，我觉得宽慰。
有什么能阻止我梦想：
有朝一日我能破译智慧，
用勤奋的手画出那些符号？
我姓向。我是书籍保管人，
那些书或许是硕果仅存，
因为我们对帝国
和天子一无所知。
这里有高高的书架，

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际，
像星辰一样隐秘而又可见。
这里有花园、庙宇。

高乔人

谁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祖先由海路来到；谁会告诉他们，海洋是什么模样。

他们是白人的混血儿后代，但被白人瞧不起；他们是红种人的混血儿后代，但红种人把他们看成是仇敌。

许多人可能从未听到高乔这个名称；即使听到，也可能把它当作侮辱。

他们学会了星辰的道路，空气和飞鸟的习惯，南方云彩和月晕的预兆。

他们是牧牛人，能驾驭驯服不久的野马，善于使用套索，打烙印，赶牲口；有的是亡命徒，后来成了骑警；有的成了民间歌手。

他们不提高嗓门，悠闲地为人弹唱，不知东方之既白。

也有猎豹的雇工；他们用斗篷护住左臂，右手握刀，捅进扑上来的野兽的肚皮。

慢条斯理地聊天，吸饮马黛茶，玩纸牌，是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

不同于别的乡下人，他们善于嘲弄。

他们受穷受苦，但洁白无瑕。得到款待就会受宠若惊。

星期六晚上，惹事生非的白酒使他们失去理智。

他们糊里糊涂地杀人或者死去。

除了某些迷信之外，他们没有信仰；但艰难的生活使他们学会

了崇拜勇气。

城里人创造了他们的方言和比喻粗野的诗歌。

他们显然不喜欢冒险，但有时随马帮走得很远，战争使他们走得更远。

历史上他们没有头面人物。他们只是洛佩斯、拉米雷斯、阿蒂加斯、基罗加、布斯托斯、佩德罗·坎贝尔、罗萨斯、乌尔基萨、指使人暗杀乌尔基萨的那个里卡多·洛佩斯·霍尔丹、佩尼亚洛萨和萨拉维亚的部下。

他们不为祖国那种抽象的概念牺牲，但能为一个偶然的主人、怒火或者挑唆犯险而送命。

他们的骨灰湮没在美洲遥远的地区，在他们毫不了解其历史的共和国，在今天已经出名的战场。

他们一生仿佛在梦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是何人何物。

也许我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相同。

阿塞韦多

我祖父辈的土地，
阿塞韦多的姓保存至今，
没有界定的土地，
我简直无法想像。

我上了年纪，但还未见过
我先辈骑在马背上看到的
那些寥廓的尘土飞扬的故土，
开阔的道路，它们的傍晚和黎明。

到处都有平原。在衣阿华州，
在南方，在希伯来人的地方，
在基督踩过的加利利的柳树林，
我都见过。

我没有失去。它们属于我。
我在遗忘中，在偶然的愿望中拥有。

呼唤乔伊斯[1]

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熙熙攘攘而又形单影只，
扮演第一个亚当的角色，
给各种事物起各种名字。
长夜将尽，
接近黎明，
我们寻找词句（我记忆犹新）
用来表达月亮、死亡、早晨、
以及人们的其他习惯。
我们曾是意象派、立体派、
以及轻信的大学所崇尚的
秘密社团和派别。
我们发明了没有标点的段落，
没有大写字母的单词，
以及亚历山大城图书管理人
排成鸽子形状的诗节。
灰烬由我们一手造成，
熊熊大火是我们的信仰。
与此同时，

① 指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

你在流亡的城市,
(可憎的流亡
是你自己选择的工具,)
铸造你艺术的武器,
建立你艰巨的迷宫,
无限小而又无穷大,
卑微得令人惊奇,
比历史更纷纭复杂。
我们没有见到你迷宫中央
牛头人身怪或者玫瑰花,
也许就已死去,
但是记忆有它的护身符,
它的维吉尔的回声,
因此在夜晚的街道上
萦绕着你辉煌的地狱,
你的韵律和比喻,
你影子的黄金。

如果世上还剩一个勇敢的人,
我们的怯懦又有何妨;
如果时间还有自以为幸福的人,
悲哀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迷惘的一代是模糊的反映,
如果你的书为它开脱,
迷惘又有何妨。
我即他人。我是你固执的严格
所拯救的一切人。
我是你不认识而又拯救的那些人。

以色列，1969

几百年来散居各地
在不信基督教的城市，在犹太人区，
在草原西部，在梦里，
像敛聚伤心的财宝那样敛聚怀念，
那些在幼发拉底河畔向往着你，
耶路撒冷，巴比伦人的怀念，
我担心以色列有那种怀念之情，
以居心叵测的温柔
在窥视方向。
除了那种怀念，
除了在变化多端的时间形式里
拯救你神奇的古书，你的礼拜仪式，
你同上帝的形影相吊之外，
你又是什么，以色列？
并非如此。最古老的民族
也最年轻。
你打动人们的不是花园，
黄金和你的厌烦，
而是你的艰辛，最后的土地。
以色列默默地告诉他们：
忘掉你是谁吧。

忘掉抛弃你的另一个人。
忘掉你曾在那里
度过下午和早晨的土地，
你能给土地的只是怀念。
忘掉你父辈的语言，学会天国的语言吧。
你将成为以色列人，成为战士。
你将在沼泽和沙漠上建立祖国。
你的从未谋面的兄弟将和你一起干活。
我们向你许诺：
你在战斗中将有一席之地。

《骑士、死神与魔鬼》的两种解释

一

在兽形装饰的头盔下面，
严厉的容貌像护剑一般残忍。
在劫后狼藉不堪的树林里，
骑士沉着地坐在马上。

一群丑恶的东西把他团团围住：
奴颜媚骨的魔鬼，
纠缠不清的蜥蜴，
拿着沙漏的白发老人。

铁盔铁甲的骑士，见到你的人
都知道你没有半点虚伪，
你英勇无畏，
命令和轻蔑是你的本分。

不容置疑，你不会辱没
日耳曼人、魔鬼和死亡。

二

路有两条。一条是那个铁盔铁甲、
高傲的人，信仰坚定，
在世界的茫茫丛林里策马前行，
不顾魔鬼和死神的
嘲弄和凝固的舞蹈。
另一条比较短，是我的道路。
在哪个朦胧的夜晚或者过时的早晨，
我的眼睛发现了虚幻的史诗，
丢勒永久的梦想，
寻觅我、窥视我、找到我的英雄
和他的一群阴影？
那个蛇发虬结的白色老人
规劝的是我，不是那个勇士。
沙漏计量的是我流逝的时间，
不是他永恒的现在。

我将成为灰烬和黑暗；
达到我生命的终点；你却不然，
你，手持长剑的骑士，
只要人们存在，
你将在丛林里行进。
沉着、虚幻、永恒。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

是疲倦而幸福的人在美洲战斗归来的五月广场①。

是我们在飞机上望到的灯火的迷宫，飞机下面是屋顶、人行道、庭院、宁静的事物。

是拉雷科莱塔执行枪决的大墙，我的一个先辈就在那里死去。

是胡宁街的一株大树，它给了我们阴凉而我们却不知。

是两旁房屋低矮的长街，它使西区变了模样。

是南码头，《土星号》和《宇宙号》从那里启航。

是金塔纳路，我的失明的父亲在那里失声痛哭，因为他看到了旧时的星辰。

是一扇有门牌号的大门，我在那里面的黑暗中一动不动躺了十天十夜，但记忆中那些日日夜夜只是瞬间。

是一座沉重的金属骑士塑像，随着太阳位置变化，从高处投下一连串周而复始的影子。

是雨中同一座骑士塑像。

是秘鲁街的一个角落，胡利奥·塞萨尔·达沃韦在那里对我说，人所能犯的最大罪恶是生一个儿子，让他遭受这种可怕的生活。

是埃尔维拉·德阿尔韦亚尔，他在笔记本上细心地创作一部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广场，位于该市东部，其东侧为总统府玫瑰宫。

长篇小说，开头写的是字，最后是难以辨认的笔画。

是诺拉的手，她在画一个女友的面孔，也是天使的面孔。

是一把经历过战争的剑，与其说它是武器，不如说它是记忆。

是一个退色的标记，或者磨损的银版照相，已经事过境迁。

是我们同一个女人分手和一个女人离我们而去的日子。

是玻利瓦尔街[1]的一个拱门，从那里可以望见图书馆。

是图书馆的房间，1957 年我们在那里悟出了撒克逊人艰深的语言，勇敢和悲惨的语言。

是隔壁的房间，保罗·格罗萨克在那里去世。

是照出我父亲面孔的最后的镜子。

是基督的面庞，我在慈悲圣母教堂的中殿里见它已被砸碎，散落尘埃。

是南区的一座房屋，我妻子[2]和我在那里翻译惠特曼的诗歌，但愿这首诗里有他伟大声音的回响。

是卢戈内斯，他在火车里望着窗外消逝的景色，心想如今已不必用文字把它们固定下来，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旅行。

是九月十一日广场夜晚阒无一人的角落，已经去世的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向我解释死亡只是假象。

我不想写下去了；这些事物个人色彩太重，太就事论事，代表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我从未到过的另一条街，是街区和最深的庭院的隐秘中心，是门脸掩盖的东西，是我的敌人(假如我有敌人的话)，是不喜欢我的诗歌的人(我自己也不喜欢)，是我们可能进去过但已经忘记的小书店，是为我们演奏而我们不熟悉的米隆加舞曲，是已经消失和将要出现的东西，

---

① 玻利瓦尔街南北走向，与国立图书馆所在的、东西走向的墨西哥街交叉。

② 指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1967 年与博尔赫斯结婚，1970 年离婚。

是后来的、陌生的、次要的，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城区，是我们不了解而又喜爱的东西。

经外福音书片断

3. 精神贫乏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地下的事物将是目前地上的事物。
4. 哭泣的人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可怜的哭泣习惯。
5. 知道受苦并不是荣耀的人有福了。
6. 要成为人上人,光吃得苦中苦是不够的。
7. 不坚持认为自己有理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谁都没有理,或者大家都有理。
8. 饶恕别人和饶恕自己的人有福了。
9. 温顺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在不和前面他们从不迁就。
10. 不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不论如何不幸或令人怜悯,都是偶然现象,是不可探知的。
11. 仁慈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幸福在于行善,而不在于企盼奖赏。
12. 心地洁白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见到了上帝。
13. 为了正义而遭到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正义比他们的人生境遇更重要。
14. 谁都不是世上的盐;在生命的某一时刻,谁都不是人间精英。
15. 即使没有人看见,也点亮灯盏吧。上帝将会看到。
16. 没有不可违反的戒律,包括我所说的和先知们说过的。
17. 出于正义,或者出于他认为是正义而杀人的人是无罪的。

18. 人的所作所为既不值得下地狱也不值得上天国。

19. 不要恨你的敌人，因为一有了恨，你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奴隶。你的恨永远不会比你的平常心好。

20. 如果你的右手冒犯了你，饶恕它吧；你的肉体和灵魂都是你自己，要划一条分界线是困难的或者不可能的。

24. 不要夸大真理崇拜；一天之内，谁都合情合理地说过多次谎话。

25. 不要发誓，因为任何誓言都是装腔作势。

26. 要反抗恶，但不要惊怒。谁打了你的右脸，你可以转过左脸给他，只要不是出于恐惧。

27. 我不谈报复或饶恕；遗忘是唯一的报复和唯一的饶恕。

28. 善待你的敌人可以成为义举，做起来并不困难；但爱你的敌人是天使的行为，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

29. 善待你的敌人是满足你的虚荣心的最好办法。

30. 不要在世上积攒财宝，因为财宝是好逸恶劳的根源，而好逸恶劳会带来悲哀和烦恼。

31. 要相信别人是清白的，或者会是清白的；若非如此，错不在你。

32. 上帝比人慷慨，他用另一种尺度来衡量人。

33. 把圣物给狗，把珍珠丢在猪前；重要的是给予。

34. 为寻找的愉快而寻找，不要为找到之后的愉快而寻找。

39.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40. 勿以果实判断树，勿以行为判断人；树和人都可能更坏或更好。

41. 磐石上的建筑是没有的，所有建筑的根基都在沙上，我们的责任是建筑时要把沙当成磐石。

47. 穷不怨尤，富不骄横，那种人是幸福的。

48. 勇敢的人、以一样的心情接受失败和胜利的人是幸福的。

49. 记住维吉尔或基督的话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话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光明。

50. 被爱的人、爱的人、可以不要爱的人都是幸福的。

51. 幸福的人是幸福的。

传 说

亚伯死后，亚伯和该隐二人又见面了。他们在沙漠里行走，老远就互相辨认出来，因为两人身材都很高大。兄弟二人席地而坐，升起一堆篝火，吃着东西。和日暮黄昏感到劳累的人一样，他们都不做声。天际出现一颗还没有起名字的星辰。在火光辉映下，该隐看到亚伯额头被石块砸破的伤痕，刚拿到嘴边的面包掉了下来，他请求亚伯宽恕他的罪行。

亚伯回答说：

“是你杀了我，还是我杀了你？我记不清了；眼前我们待在一起，和以前一样。”

“现在我知道你确实宽恕了我，”该隐说，“因为忘怀意味着原谅。我也要试图忘怀。”

亚伯缓缓说道：

“正是这样。只要内疚不止，罪责就继续存在。”

祈 祷

我的嘴曾用我熟悉的两种语言千百次地说过祈祷文，以后也会再说，但我对它只是一知半解。今天，1969 年 7 月 1 日早晨，我想试着说一遍我自己创意而非传统的祈祷。我知道这是一件要求超乎常人的真诚才能做到的工作。首先，我显然不能提出要求。要求我的视力不衰退是痴心妄想；我知道千千万万眼睛明亮的人并不特别幸福、正直、明智。时间的进程是因果联系，因此要求任何恩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恩惠，也就等于要求打断那铁的联系中的因果环节，要求打乱时间的进程。谁都没有指望这种奇迹的资格。我不能请求宽恕我的过错；宽恕是别人的行为，只有我才能拯救自己。宽恕能净化被伤害的人，而不是伤害者，宽恕同伤害者几乎毫不相干。实际上，我意志的自由也许并不存在，但我可以给予，或者在幻想中给予。我可以给予我所没有的勇气；我可以给予与我无缘的希望；我能激起人们学习我自己不太明了的东西的愿望。我希望人们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诗人留在他们记忆之中；希望有谁吟诵邓巴①、弗罗斯特②或者那个午夜看到淌血的树，看到十字架的人的诗句，想到第一次是从我嘴里听到那诗句的。此外，我什么都

---

① 邓巴（1872—1906），美国黑人诗人，著有《低微生活抒情》等诗集。

② 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诗人，他的诗往往以描写新英格兰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开始，进入哲理境界，有“新英格兰农民诗人”之称，在 1924、1931、1937、1943 这四个年度里，四次获得普利策奖。

不在意；我希望早早被人忘掉。我们不了解宇宙的安排，但是知道清晰的推论和公正的行为将有助于这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安排。

我愿彻底死去；我望同我的伙伴——我的躯体——一起死去。

他的结局与开始

经过临终的痛苦之后，他孑然一身，带着落寞、怅惘和局外人的心情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周围仍是日常的琐事和环境；他暗忖道，前晚的事不能想得太多，精神顿时一振，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他在办公室凑合着完成了该做的工作，只觉得像是重复某些烦人的、已经做过的事情，感到有些不快。他仿佛注意到别人老是避开他的目光；也许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那晚他开始做恶梦；梦见什么一点也记不清了，只害怕梦境再次显现。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横插在他和他想写的稿纸和想看的书之间。字母推推搡搡，挤在一起；一些面庞，一些熟悉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和事纷纷离他而去。他仿佛突然发了狠心似的，他的思想死死地依附着那些变化不定的形象。

尽管看来奇怪，他对真相从没有怀疑；他突然恍然大悟。他明白自己不可能记住梦中见到的形状颜色和听到的声音，那不是梦；是他的现实状况，超越阒寂、视觉，因而超越记忆的现实。他从死去的一刻开始，不停地在毫无意义的形象的旋涡里挣扎，现在的状况更使他惶惑。他听到的人声只是回音；一张张脸都是面具；他的手指成了影子，当然模糊虚幻，但仍亲切熟悉。

他隐隐约约觉得，他应该把这些东西抛到身后；如今他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远离过去，远离现在和将来。这个世界逐渐包围了他。他经受了许多痛苦，穿过绝望和荒凉的地区。那些漫游简直难以忍受，因为它们贯穿了他以前所有的感觉、回忆和希望。全部恐怖崭

新锃亮地展现在他眼前。他当之无愧地蒙受了天恩，从他死去的一刻开始，他一直在天上。

读 者

别人可以为他们写的东西炫耀；
我只为我读过的书自豪。
我成不了语言学家，
我没有弄明白名词变格、
动词式、字母变换，
硬化成“特”的“德”，
以及“格”和“克”的对应，
但是我一生怀有对语言的激情。
充实我夜晚的是维吉尔的作品；
学过和忘了拉丁文是一种拥有，
因为遗忘是记忆的一种形式，
是它模糊的地下室，
是钱币秘密的另一面。
当那些亲切而模糊的形象，
那些书页和面庞
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
我开始学习
我的先辈们用来歌颂
剑和孤寂的铁的语言，
如今，斯诺里·斯图鲁松，
你的声音

跨越了七个世纪，
从世界的尽头
来到了我的身边。
年轻人读书有精确的课程，
他们追求精确的知识；
我到了这种年纪，
来日无多，
做任何事都是强弩之末。
我吃不透北方古老的语言，
我热切的手探索不到西古尔德的宝藏；
我着手的工作无穷无尽，
将陪伴我到生命的终结，
它的神秘程度不下于宇宙，
我只是末学后进。

影子的颂歌

老年（这是人们起的名称）
也许是我们的幸福时光。
动物已经或者快要死去。
人仍旧活着，还有灵魂。
我周围的东西隐隐发光，
还不是漆黑一片。
布宜诺斯艾利斯，
以前分散为许多郊区，
向无边的平原伸延，
现在重新成为雷科莱塔，雷迪罗，
九月十一日广场的凌乱街道，
和我们仍叫做南区的
老旧破败的房屋。
我一生遇到的事物太多；阿布德拉的
德谟克利特[①] 自剜双目，
以便更好地思考；
时间是我的德谟克利特。
我的昏暗发展缓慢，并不痛苦；
顺着斜坡缓缓流动

①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57），古希腊哲学家，因嘲笑世人的愚蠢和虚荣，有“嘲笑的哲学家”之称。据说他自剜双目，以便专心思考。

和永恒相仿佛。
我看不清朋友们的面庞，
妇女们仍是多年前的容貌，
街道可能变了模样，
书页模糊一片。
这一切原应使我惊骇，
但却是回归，让我感到亲切。
世上多少代的书本中间，
我读过的十分有限，
我仍在记忆里阅读，
一边默读，一边琢磨，
东西南北的道路汇合，
把我带到我隐秘的中心。
那些道路是回声，是步伐，
是女人、男人、痛苦、新生，
白天黑夜，
幻想梦境，
昨天的每一个极小的瞬间，
世界所有的昨天，
丹麦人的钢剑和波斯人的弯刀，
死者的动作，
分享的爱，语言，
爱默生，雪，种种事物。
现在我可以把它们统统忘掉。
我到达了我的中心，
我的代数，我的密码，
我的镜子。
我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谁。